金瓶梅

E 46
139
鷗外

不天奇
昔

康熙歲次乙亥清明中浣
秦中覺天者謝頤題於
皐鶴堂

立架

雜錄小引

凡看一書。必看其立架處。如金瓶梅內房屋花園。以及使用人等。皆其立架處也。何則。既要寫他六房妻小。不得不派他六房居住。然全分開。既難使諸人連合。全合攏。又難使各人的事實入來。且何以見西門豪富。看他妙在將月樓寫在一處。嬌兒在隱現之間。後文說挪廂房與大姐住。前又說大妗子見西門慶揭簾子進來。慌的往嬌兒那邊跑不迭。然則嬌兒雖居廂房。卻又緊連上房東間。或有門可通者也。雪娥在後院。近厨房。特特將金瓶梅三人。放在前邊花園內。見得三人雖為侍妾。却似外室。名分不正。贅居其

戲臺
舞臺

家反不若李嬌兒以娼家娶來猶爲名正言順則殺夫奪妻之事斷斷非千金買妾之目而金梅合又分出瓶兒爲一院分者理勢必然必緊鄰一墻者爲妬寵相爭地步而大姐住前廂花園在儀門外又爲敬濟偷情地步見得西門慶一味自滿託大意謂惟我可以調弄人家婦女誰敢狎我家春色全不想這樣妖淫之物乃令其居于二門之外墻頭紅杏關且關不住而况于不關也哉金蓮固是冶容誨淫而西門慶實自慢藏誨盜然則固不必罪陳敬濟也故云寫其房屋是其間架處猶欲耍獅子先立一塲而唱戲先設一臺恐看官混混看過故爲之明白開出使看官如身入其中然後好看書内有名人數進進出出穿穿走走做這些故事也他如西門慶的家人婦女皆書内聽用者亦錄出之令看者先已了了俟後遇某人做某事分外眼醒而西門慶淫過婦人名數開之足令看者傷心慘目爲之不忍也若夫金蓮不異夏姬故于其淫過者亦錄出之令人知懼

終

第一奇書金瓶梅趣談

提傀儡兒上場還少一口氣兒哩

兩隻脚還趕不上一張嘴哩（駟不及舌）

婆兒燒香當不的老子念佛

老鼠尾靶生瘡兒有膿也不多

着緊處鎚把兒也不動

馬蹄刀木杓裏切菜水也不漏

山核桃差着一槅兒

賣粉團的撞見敲板兒蠻子叫冤屈麻飯肐胆帳

離城四十里見蜜蜂兒㨫屎出門交癩象絆了一交

原來覷遠不覷近

[illegible]藏書

穿插

亦不遺金蓮當獨遺西門慶與春梅耳兩番搬見托夢蓋又单補西門而葉頭陀相面總爲敬濟一番結束也 四

未出金蓮先出瓶兒既娶金蓮方出春梅未娶金蓮却先娶玉楼未娶瓶兒又先出敬濟文字穿插之妙不可名言若夫夾寫蕙蓮王六兒賁四嫂如意兒諸人又極盡天工之巧矣 五

會看金瓶者看下半部亦惟會看者单看上半部如生子加官時唱韓湘子尋叔嘆浮生猶如一夢等不可枚舉細玩方知 六

金瓶有板定大章法如金蓮有事生氣必用玉樓在傍百遍皆然一絲不易是其章法老處他如西門至人家飲酒臨出門時必用一人或一官來拜留坐此又是生子加官後数十回大章法 七

金瓶一百回到地俱是兩對章法合其目爲二百件事然有一回前後兩事中用一語過節又有前後兩事暗中一笋過下如第一回用元壇的虎是也又有兩事兩段寫者寫了前一事半段即寫後一事半段再完前半段再完後半段者有二事而參伍錯綜寫者有夾入他事寫者總之以目中二事爲條幹逐回細玩即知 八

金瓶一回兩事作對固矣却又有兩回作遥對者如

金蓮琵琶瓶兒象棋作一對偷壺偷金作一對等又不可枚舉。九

前半處處冷令人不耐看後半處處熱而人又看不出前半冷當在寫最熱處玩之即知後半熱看孟玉樓上墳放筆描清明春色便知十

內中有最沒正經沒要緊的一人却是最有結果的人如韓愛姐是也一部中諸婦人何可勝數乃獨以愛姐守志結何哉作者蓋有深意存于其間矣言愛姐之母爲娼而愛姐自東京歸亦曾迎人獻笑乃一留心敬濟之死靡他以視瓶兒之于子虛春梅之于守備二人則當媿死若金蓮之遇西門亦可如愛姐之逢敬濟乃一之于琴童再之于敬濟且下及王潮兒何其比回心之娼妓亦不若哉此所以將愛姐作結以愧諸婦且言愛姐以娼女回頭還堪守節奈之何身居金屋而不改過悔非一竟喪廉寡恥于死路而不返哉十一

讀金瓶須看其大間架處其大間架處則分金梅在一處分瓶兒在一處又必合金瓶梅在前院一處金梅合而瓶兒孤前院近而金瓶妒月娘遠而敬濟得以下手也十二

讀金瓶須看其入筍處如玉皇廟講笑話插入打虎請子虛即插入後院緊鄰六回金蓮纔熱即借嘲罵

入筍

處插入玉樓。借問伯爵連日那里。卽插出桂姐。借蓋捲棚卽插入敬濟。借翟管家。插入王六兒。借翡翠軒插入瓶兒生子。借梵僧藥。插入瓶兒受病。借碧霞宮插入普淨。借上墳插入李衙內。借拿皮襖插入琴童小玉。諸如此類。不可勝數。蓋其用筆不露痕迹處也。其所以不露痕迹處。總之善用曲筆逆筆。不肯另起頭緒用直筆順筆也。夫此書頭緒何限。若一一起之。是必不能之數也。我執筆時。亦必想用曲筆逆筆。但不能如他曲得無痕迹。逆得不覺耳。此所以妙也。十三

金瓶有節節露破綻處。如窓內淫聲。和尚偏聽見。私

外寵 男色

金蓮偏看見。蕙蓮偷期。金蓮偏撞着。翡翠軒自謂打聽。瓶兒葡萄架早已照入鐵棍。總受贓。卽動大廵之怒。總乞恩便有平安之讒。調婿後西門偏就撰着處陰戶。胡秀偏就看見。諸如此類。又不可勝數。總之用險筆以寫人情之可畏。而尤妙在旣已露破。乃一語卽解。絕不費力累贅。此所以爲化筆也。十四

金瓶有特特起一事生一人。而來旣無端。去亦無謂。如書童是也。不知作者蓋幾許經營。而始有書童之一人也。其描寫西門淫蕩。並及外寵不必說矣。不知作者蓋因一人之出門。而方寫此書童也。何以言之。瓶兒與月娘始疎。而終親。金蓮與月娘始親。而終疎。

文章公共之物

其易。三十四

每見批此書者必貶他書以褒此書不知文章乃公共之物此文妙何妨彼文亦妙我偶就此文之妙者而評之而彼文之妙固不掩此文之妙者也即我自作一文亦不得謂我之文出而天下之文皆不妙且不得謂天下更無妙文妙于此者奈之何批此人之文即若據爲已有而必使凡天下之文皆不如之此其用心偏私狹隘决做不出好文夫做不出好文又何能批人之好文哉吾所謂史記易於金瓶蓋謂史記分做而金瓶合做即使龍門復生亦必不謂予左袒金瓶而予亦並非謂史記反不妙于金瓶然而金瓶却全得史記之妙也文章得失惟有心者知之我止賞其文之妙何暇論其人之爲古人爲後古之人而代彼爭論代彼謙讓也哉三十五

作小說者槩不留名以其各有寓意或暗指某人而作夫作者既用隱惡揚善之筆不存其人之姓名並不露自已之姓名乃後人必欲爲之尋端竟委說出名姓何哉何其刻薄爲懷也且傳聞之說大都穿鑿不可深信總之作者無感慨亦必不著書一言盡之矣其所欲說之人即現在其書內彼有感慨者反不忍明言我沒感慨者反必欲指出眞沒搭撒沒要緊也故別號東樓小名慶兒之說槩置不問即作書之

Gottschallが言ふ小説論と合看すべし

一百回不是一日做出却是一日一刻創成人想其創造之時何以至于創成便知其內許多起盡費許多經營許多穿揷裁剪也三十九

看金瓶把他當事實看便被他瞞過必須把他當文章看方不被他瞞過也四十

看金瓶將來當他的文章看猶須被他瞞過必把他當自己的文章讀方不被他瞞過四十一

將他當自己的文章讀是矣然又不如將他當自己纔去經營的文章我先將心與之曲折算出夫而後謂之不能瞞我方是不能瞞我也四十二

做文章不過是情理二字今做此一篇百回長文亦只是情理二字於一個人心中討出一個人的情理則一個人的傳得矣雖前後夾雜衆人的話而此一人開口是此一人的情理非其開口便得情理由於討出這一人的情理方開口耳是故寫十百千人皆如寫一人而遂洋洋乎有此一百回大書也四十三

金瓶每於極忙時偏夾叙他事入内如正未娶金蓮先揷娶孟玉樓娶玉樓時即夾叙嫁大姐生子時即夾叙吳典恩借債官哥臨危時乃有謝希大借銀瓶兒死時乃人玉簫受約擇日出殯乃有請六黃太尉等事皆於百忙中故作消閒之筆非才富一石者何以能之外如武松問傳夥計西門慶的話百忙裡說

Character

出二兩一月等文。則又臨時用輕筆討神理。不在此等章法内算也。四十四

金瓶梅妙在善於用犯筆而不犯也。如寫一伯爵。更寫一希大。然畢竟伯爵是伯爵。希大是希大。各人的身分。各人的談吐。一絲不紊。寫一金蓮。更寫一瓶兒。可謂犯矣。然又始終聚散。其言語舉動。又各各不亂一絲。寫一王六兒。偏又寫一賁四嫂。寫一李桂姐。偏又寫一吳銀姐。鄭月兒。寫一王婆。偏又寫一薛媒婆。一馮媽媽。一文嫂兒。一陶媒婆。寫一薛姑子。偏又寫一王姑子。劉姑子。諸如此類。皆妙在特特犯手。却又各各一款。絶不相同也。四十

金瓶梅于西門慶。不作一文筆。于月娘。不作一顯筆。於玉樓。則純用俏筆。于金蓮。不作一鈍筆。于瓶兒。不作一深筆。于春梅。純用傲筆。于敬濟。不作一韻筆。於大姐。不作一秀筆。于伯爵。不作一呆筆。於玳安兒。不着一蠢筆。此所以各各皆到也。四十六

金瓶梅起頭放過一男一女。結末又放去一男一女。如卜志道。卓丟兒。是起頭放過者。錦雲與李安。是結末放去者。夫起頭放過去。乃云卜志道是花子虛的署缺者。不肯直出子虛。又不肯明明于十個中止寫九個。單留一個缺。去尋子虛頂補。故先着一人。隨手去之。以出其缺。而便於出子虛。且于出子虛。隨手

讀金瓶當看其避難處。子弟看其避難就易處。必能放重筆拿輕筆。異樣使乖脫滑也。六十六

讀金瓶當看其手閒事忙處。子弟會得。便許作繁衍文字也。六十七

讀金瓶當看其穿插處。子弟會得。便許他作花團錦簇五色眩人的文字也。六十八

讀金瓶當看其結穴發脈。關鎖照應處。子弟會得。纔許他讀左國莊騷史子也。六十九

讀金瓶當知其用意處。大會得其處處所以用意處。方許他讀金瓶梅。方許他自言讀文字也。七十

幼時在館中讀文。見窓友爲先生夏楚。云我教你字想來不曾教你囫圇吞。予時尚幼。旁聽此言。卽深自儆省。于念文時。卽一字一字作昆腔曲。拖長聲調轉數四念之。而心中必將此一字念到是我用出的一字方罷。猶記念的是好古敏以求之一句的文字。如此不三日。先生出會課題。乃君子矜而不爭。自覺做時不甚怯力。而文成。先生大驚。以爲抄寫他人。不然。何進益之速。予亦不能自白。後先生留心驗予動靜。見予念文。以頭伏棹。一手指文。一字一字唱之。乃大喜曰。子不我欺。且回顧同窓輩曰。爾輩不若也。今本不通。然思讀書之法。斷不可成片念過去。豈但讀文。卽如讀金瓶梅小說。若連片念去。便味如嚼蠟。止

皋鶴堂批評第一奇書金瓶梅

第一回

西門慶熱結十兄弟　武二郎冷遇親哥嫂

一解　上解空去財

豪華去後行人絕　簫箏不響歌喉咽

雄劍無威光彩沉　寶琴零落金星滅

二解　下解空去色

玉階寂寞墜秋露　月照當時歌舞處

當時歌舞人不回　化爲今日西陵灰

色箴

二八佳人體似酥。腰間仗劍斬愚夫。

東京大學圖書
B 23475

淨見得人生在世一件也少不得、到了那結果時、一件也也用不着。又单一句與上看破句作对。隨着你舉鼎盪舟的神力、到頭來少不得骨軟筋麻。虛陪一句。餘着你銅山金谷的奢華、正好時却又要冰消雪散。爲西門慶說法。假饒你閉月羞花的容貌、一到了垂眉落眼、人皆掩鼻而過之。爲金蓮輩說法。比如你陸賈隋何的機鋒、若遇着齒冷唇寒、吾未如之何也已。爲伯爵輩說法。到不如削去六根清淨、披上一領袈裟、參透了空色世界、打磨穿生滅機關、直超無上乘、不落是非窠、倒得箇清閒自在、不向火坑中翻筋斗也。爲普淨作案。正是這一箇正是冷熱俱無

三寸氣在千般用。一旦無常萬事休。氣箴

說話的爲何說此一段酒色財氣的緣故。只爲當時有一箇人家、先前恁地富貴、到後來煞甚淒涼、權謀術智、一毫也用不着、親友兄弟、一箇也靠不着、享不過幾年的榮華、倒做了許多的話靶。內中又有幾箇鬬寵爭强、迎姦賣俏的、起先好不妖嬈嫵媚、到後來也免不得屍横燈影、血染空房。此一段是一部小金瓶如世所云總綱也。正是這一箇正是天不肯使人冷熱到地。

善有善報、惡有惡報。
天網恢恢、疏而不漏。

以上一部大書總綱、此四句又總綱之總綱、信乎金瓶之純體天道以立言記澁也、記清

話說大宋徽宗皇帝政和年間、山東省東平府清河縣中、有一箇風流子弟、生得狀貌魁梧、一病根性情瀟灑、二病根饒有幾貫家貲、三病根年紀二十六七、這人覆姓西門、單諱一

箇慶字他父親西門達原走川廣販賣藥材就在這淸河縣前開着一箇大大的生藥舖現在着門面五間到底七記淸進的房子家中呼奴使婢騾馬成羣雖算不得十分富貴爲後得几王横財生子加官陞步卻也是淸河縣中一箇殷實的人家爲後奢華又照只爲這西門達員外夫婦去世的早單生這箇兒子卻又百般愛惜聽其所爲是不讀書的病根所以這人不甚讀書大書特書一部作孽的病根終日閒遊浪蕩一自父母亡後專一在外眠花宿柳惹草招風學得些好拳棒又會賭博雙陸象棋抹牌道字無不通曉是他一件作業的本事預先說明結識的朋友也都是些幇閒抹嘴不守本分的人第一箇最相契的姓應名伯爵表字光侯應伯爵如此出法所謂抹嘴者也原是開紬段舖應員外

的第二箇兒子落了本錢跌落下來專在本司三院幇嫖貼食因此人都起他一箇諢名叫做應花子又會一腿好氣毬雙陸棋子件件皆通第二箇姓謝名希大字子純謝希大如此出法所謂幇閒者也乃淸河衛千戶官兒應襲子孫自幼父母雙亡遊手好閒把前程丟了亦是幇閒勤兒會一手好琵琶自這兩箇與西門慶甚合得來一束二人再敘下八人文字漸落有致其餘還有幾箇都是些破落戶沒名器的一箇叫做祝實念表字貢誠一箇叫做孫天化表字伯脩綽號孫寡嘴一箇叫做吳典恩乃是本縣陰陽生因事革退專一在縣前與官吏保債以此與西門慶往來順手爲放債一照還有一箇雲叅將的兄弟叫做雲理守字非去一箇叫做常峙節表字堅

初一箇叫卜志道、一箇叫做白賚光表字光湯說這白賚光衆人中也有道他名字取的不好聽的、他卻自己解說道、不然我也改了、只爲當初取名的時節、原是一箇門館先生、說我姓白、當初有一箇甚麼故事、是白魚躍入武王舟又說有兩句書是周有大賚于湯有光取這箇意思、所以表字就叫做光湯、我因他有這段故事也便不改了

看他敘出十弟兄雖一篇小小文章卻參差錯落而與西門慶親疎厚薄以及後文各人的行事終身皆不煩言而畢見眞化工之筆也惟古史遷可以似之

說這一千共十數人見西門慶手裡有錢、又撒漫肯使、所以都亂撮哄着他要錢飲酒嫖賭齊行、正是、

把盞啣盃意氣深　兄兄弟弟抑打親
一朝平地風波起　此際相交纔見心

總起西門交遊

說話的這等一箇人家、生出這等一箇不肖的兒子、又撘了這等一班無益有損的朋友、隨你怎的豪富也要窮了、還有甚長進的日子、卻又有一箇緣故、只爲這西門慶生來秉性剛強、作事機深詭譎、又放官吏債就是那朝中高楊童蔡四大奸臣他也有門路與他浸潤所以專在縣裡管些公事、與人把攬說事過錢、因此滿縣人都懼怕他因他排行第一人都叫他是西門大官人這西門大官人、先頭渾家陳氏早逝、身邊止生得一箇女兒、叫做西門大姐、就許與東京八十萬禁軍楊提督的親家陳洪的兒子陳

敬濟為室（說西門浸潤下接手敘出大姐敬濟盖明陳洪者西門浸潤之門路也因陳洪而通楊戩因楊戩而通蔡京故大姐敬濟後報獨慘）尚未過門、只為亡了渾家、無人管理家務、新近又娶了本縣清河左衛、吳千戶之女、填房為繼室。這吳氏年紀二十五六、是八月十五生的（秋月正明）小名叫做月娘、後來嫁到西門慶家、都順口叫他月娘、卻說這月娘、秉性賢能、夫主面上百依百隨（二語全為西門罪不是讚月娘也已于卷首講明）房中也有三四箇丫鬟婦女、都是西門慶收用過的（伏雪娥玉簫諸人）。又嘗與勾欄內李嬌兒打熱、也娶在家裡做了第二房娘子。南街又占着窠子卓二姐、名卓丟兒、包了些時、也娶來家、做了第三房。只為卓二姐身子瘦怯、時常三病四痛、（只上止出三房妻妾是兩實一虛）郤又去飄風戲月、調弄人家婦女（文氣[illegible]一頭敘上西門[illegible]身上一篇小文字）

東家歌笑醉紅顏、又向西鄰開玳筵。
幾日碧桃花下臥、牡丹開處總堪憐。

總起西門、潘孽

話說西門慶一日在家閑坐、對吳月娘說道、如今是九月廿五日了。（九月廿五日起頭九月十七日拋兒死自七至五中餘七日七日來復之義西門三十三歲正月廿一日死三十三老陽廿一少陽老變少所以有孝哥也）出月初三日、卻是我兄弟們的會期、到那日也少不的要整兩席齊整酒席、叫兩箇唱的姐兒、自恁在咱家、與兄弟們好生頑耍一日、你與我料理料理、吳月娘便道、你也便別要說起這干人、那一箇是那有良心的行貨、無過每日來勾使的遊魂撞屍、我看

你自搭了這起人幾時會着箇家裏（逆入熱結）現今卓二姐自
恁不好我勸你把那酒也少要吃了西門慶道你別的話
倒也中聽今日這些說話我卻有些不耐煩聽他依你說
這些兄弟們沒有好人別的倒也罷了自我這應二哥這
一箇人本心又好又知趣着人使着他沒有一箇不依順
的做事又十分停當（將後文薦引諸騷計與說諸事俱提出內有王六兒諸人在也）就是
那謝子純這箇人也不失為箇伶俐能事的好人（又陪希大一句）
咱如今是這等計較罷只管恁會來會去終不着箇切實
咱不如到了會期都結拜了兄弟罷明日也有箇靠傍些
吳月娘接過來道結拜兄弟也好只怕後日還是別箇靠
的你多哩若要你去靠人提傀儡兒上戲場還少一口氣

兒哩西門慶笑道咱恁長把人靠得着卻不更好了咱只
等應二哥來與他說這話罷（出結拜又是這等出法）正說着話只見
一箇小廝兒生得眉清目秀伶俐乖覺原是西門慶貼身
伏侍的喚名玳安兒走到面前來說應二叔和謝大叔在
外見爹說話哩（順手出玳安）西門慶道我正說他他卻兩箇就
來了一面走到廳上來只見應伯爵頭上戴一頂新盔的
玄羅帽兒身上穿一件半新不舊的天青夾縐紗褶子腳
下絲鞋淨襪坐在上首下首坐的便是姓謝的謝希大（希大處處陪寫故名希大）
見西門慶出來一齊立起身來連忙作揖道哥
在家連日少看西門慶讓他坐下一面喚茶來吃說道你
們好人兒這幾日我心裡不耐煩不出來走跳你們通不

來傍箇影兒試問出筆不如此却如何開口伯爵向希大道何如我說哥要說哩妙純是白描却是放重筆拿輕筆法切須學之也因對西門慶道哥你樁的是連咱自也不知道成日忙些甚麼自咱們這兩隻腳還趕不上一張嘴哩西門慶因問道你這兩日在那裡來伯爵道昨日在院中李家瞧了箇孩子兒就是哥這邊二嫂子的姪女兒重親桂卿的妹子重親叫做桂姐兒幾時兒不見他就出落的好不標緻了到明日成人的時候還不知怎的樣好哩昨日他媽再三向我說二爹千萬尋箇好子弟梳籠他敢怕明日還是哥的貨兒哩帶出桂姐西門慶道有這等事等咱空閑了去瞧瞧謝希大接過來道哥不信委的生得十分顏色希大說話逼是隨着伯爵[illegible]西門慶道昨日便在他家前幾日却在那裡去來伯爵道便是前日卜志道兄弟死了咱在他家幫着亂了幾日發送他出門他娘子再三向我說叫我拜上哥承哥這裡送了香楮奠禮去因他沒有寬轉地方兒晚夕又沒甚好酒席不好請哥坐的甚是過不意去西門慶道便是我聞得他不好得沒多日子就這等死了我前日承他送我一把真金川扇兒我正要拿甚答謝答謝不想他又做了故人既云兄弟乃于生死時只如此冷淡殺人寫十兄弟身分如此一筆直照西門死後也謝希大便嘆了一口氣道咱會中兄弟十人却又少他一箇了因向伯爵說出月初三日又是會期咱每少不得又要煩大官人這裡破費兄弟們須要一日哩希大說出便不及伯爵一步所以妙也西門慶便道正是我

剛纔正對房下說來咱兄弟們似這等會來會去無過只
是吃酒頑耍不着一箇切實倒不如尋一箇寺院裡寫上
一箇疏頭結拜做了兄弟到後日彼此扶持有箇靠傍到
那日咱少不得要破些銀子買辦三牲衆兄弟也便隨多
少各出些分資不是我科派你們這結拜的事各人出些
也見些情分是大老官口吻伯爵連忙道哥說的是婆兒燒香當
不的老子念佛各自要盡自的心一承認只是俺衆人們老
鼠尾靶生瘡兒有膿也不多便自謙寫盡幫閒醜態西門慶笑道怪
狗才誰要你多來你說這話謝希大道結拜須得十箇方
好必須十箇妙如此方是這班人結拜也如今卜志道兄弟沒了卻教誰補
西門慶沉吟了一回說道試想其沉吟為何一箇花二眞只在其沉吟中也妙絕咱

這間壁花二哥原是花太監侄兒手裡肯使一股濫錢伏後爨不寶
當在院中走動他家後邊院子與咱家只隔着一層
壁兒與我甚說得來咱不如叫小廝邀他邀去筭出子虛應
伯爵拍着手道敢就是在院中包着吳銀兒的花子虛麼
順出銀兒西門慶道正是他伯爵笑道哥快叫那箇大官兒邀
他去與他往來了咱到日後敢又有一箇酒舖兒西門慶
笑道傻花子你敢害饞癆痞哩說着的是吃大家笑了一
回西門慶旋叫過玳安兒來說你到間壁花家去對你花
二爹說如此這般俺爹到出月初三日要結拜十兄弟敢
叫我請二爹上會哩看他怎的說你就來回我話你二爹
若不在家就對他二娘說罷巧出瓶兒此沉吟之故也所以必拉他上會玳安

花子虛

兒應諾去了伯爵便道到那日還在哥這里是還在寺院里好希大道咱這裡無過只兩箇寺院僧家便是永福寺道家便是玉皇廟這兩箇去處玉皇廟永福寺須記清白是一部起結也明明說出全以二處作終始的柾子乃鈐批伏出可笑可笑隨分那里去罷西門慶道這結拜的事不是僧家管的然則道家单管結拜乎寫愚處映不讀書那寺裡和尚我又不熟倒不如玉皇廟吳道宮與我相熟他那裡又寛厰又幽靜伯爵接過來道哥說的是敢是永福寺和尚倒和謝家嫂子相好故要薦與他去的雖隨手戲趣亦映希帯講花二娘心事大笑罵道老花子一件正事說說就放出屁來了正說笑間只見玳安兒轉來了因對西門慶說道他二爹不在家俺對他二娘說來二娘聽了好此作者爲要出瓶兒也若[illegible][illegible]說道既是你西門爹講帶你二爹做兒弟那有箇不來的等來家我與他說又寫瓶兒作得主以照下文至期一定攛掇他來多拜上爹四字妙絕正對沉吟又與了小的兩件茶食來了又寫瓶兒爲人處照下西門慶對應謝二人道自這花二哥倒好箇伶俐標緻娘子方說畢又拿一盞茶吃了二人一齊起身道哥別了罷咱自去通知衆兄弟斜他分資來哥這裡先去與吳道官說聲西門慶道我知道了我也不留你罷于是一齊送出大門來應伯爵走了幾步回轉來道那日可要叫唱的西門慶道這也罷了弟兄們說說笑笑到有趣些說畢伯爵擧手和希大一路去了須知此段文字全爲子虛話休饒舌撚指過了四五日却是十月初一日初一日又起西門慶早起

剛在月娘房裡坐的只見一箇纔畱頭的小厮兒天福手。也者袖拿着箇描金退光拜匣走將進來向西門慶磕了一箇頭兒立起來站在傍邊說道俺是花家俺爹多拜上西門爹那日西門爹這邊叫大官兒請俺爹去俺爹有事出門了不曾當面領教的聞得爹這邊是初三日上會俺爹特使小的先送這些分資來說爹這邊胡亂先用着等明日爹這裡用過多少派開該俺爹多少再補過來便了西門慶拿起封袋一看後上爲者分資一兩便道多了不消補的到後日叫爹莫往那去起早就要同衆爹上廟去那小厮兒應道小的知道剛待轉身被吳月娘喚住叫大丫頭玉簫在食籮裡揀了兩件蒸酥果餡兒與他又出玉簫爲春梅一[illegible]然何以云大丫頭也影出春梅因說道這是與你當茶的你到家拜上你家娘你說西門大娘說遲幾日還要請娘過去坐半日兒哩那小厮接了又磕了箇頭兒應着去了西門慶纔打發花家小厮出門只見應伯爵家應寶夾着箇拜匣玳安兒引他進來見了磕了頭說道俺爹糾了衆爹們分資叫小的送來爹請收了西門慶取出來看共總八封也不拆看都交與月娘道你收了到明日上廟好湊着買東西說畢打發應寶去了立起身到那邊看卓二姐剛走到坐下只見玉簫走來說道娘請爹說話哩西門慶道怎的起先不說來隨即又到上房看見月娘攤着些紙包在面前指着笑道你看這些分子止有應二的是一錢二分八成銀子

過院又早是十月初十外了（十月初十外）一日西門慶正使小
厮請太醫診視卓二姐病症剛走到廳上只見應伯爵笑
嘻嘻走將進來西門慶與他作了揖讓他坐了伯爵道哥
嫂子病體如何西門慶道多分有些不起解不知怎的好
因問你們前日多咱時分纔散伯爵道承吳道官再三苦
留散時也有二更多天氣咱醉的要不的倒是哥早早來
家的便益些（又足前文）西門慶因問道你吃了飯不曾伯爵不
好說不曾吃因說道哥你試猜西門慶道你敢是吃了伯
爵擲口道這等猜不着（看靈極之筆却為武松作勢）西門慶笑道怪狗
才不吃便說不曾吃有這等張致的一面叫小廝看飯來
與二叔吃伯爵道不消不然咱也吃了來了又是這伯爵
說一件稀罕的事兒來與哥說要同哥去瞧瞧（看打虎前已安線在）
（吳道官口中今止用伯爵來說足矣乃又不肯直出却閑借不吃飯寫出則打虎真是好看武松又真是好看二十分身分在一問話描出金瓶筆法損用此等也）
西門慶道甚麼稀罕事伯爵道
就是前日吳道官所說的景陽崗上那隻大虫昨日被一
箇人一頓拳頭打死了西門慶道你又來胡說了咱不信
伯爵道哥說也不信你聽着等我細說于是手舞足蹈說
道（活現）這箇人有名有姓姓武名松排行第二先前怎的避
難在柴大官人庄上後來怎的害起病來病好了又怎的
要去尋他哥哥（武大郎已出矣）過這景陽崗來怎遇了這虎怎
的怎的被他一頓拳脚打死了一五一十說來就像是親
見的一般又像這隻猛虎是他打的一般（段文字武二出來武大亦出）

醉來打死山中虎　自此聲名播四方

却說武松一日在街上閑行只見背後一箇人叫道兄弟（二字刺人心肺）本縣相公擡舉你做了巡捕都頭怎不看顧我武松回頭見了這人不覺的

歡從額角眉邊出　喜逐歡容笑口開

這人不是別人却是武松日常間要去尋他的嫡親哥哥武大（方知伯爵口中及後文兩番敘說為此一句也）却說武大自從兄弟分別之後因時遭飢饉搬移在清河縣紫石街賃房居住人見他為人懦弱模樣猥衰起了他箇諢名叫做三寸丁谷樹皮俗語言其身上粗躁頭臉窄狹故也只因他這般軟弱朴實多欺負他這也不在話下（寫子虛武大是一類）且說武大無甚生意終日挑担子出去街上賣炊餅度日不幸把渾家故了丟下箇女孩兒年方十二歲名喚迎兒爺兒兩箇過活那消半年光景又消折了資本移在大街坊張大戶家臨街房居住張宅家下人見他本分常照顧他照顧他依舊賣些炊餅閑時在舖中坐地武大無不奉承因此張宅家人箇箇都歡喜在大戶面前一力與他說方便因此大戶連房錢也不問武大要却說這張大戶有萬貫家財百間房屋年約六旬之上身邊寸男尺女皆無媽媽余氏主家嚴厲房中並無清秀使女只因大戶時常拍胸嘆氣道我許大年紀又無兒女雖有幾貫家財終何大用媽媽道既然如此說我叫媒人替你買兩箇使女早晚習學

彈唱服侍你便了。大戶聽了大喜，謝了媽媽。過了幾時，媽媽果然叫媒人來，與大戶買了兩箇使女，一箇叫做潘金蓮，（出金蓮）一箇喚做白玉蓮。玉蓮年方二八，樂戶人家出身，生得白淨小巧。這潘金蓮却是南門外（南門外記清）潘裁的女兒，排行六姐。因他自幼生得有些姿色，纏得一雙好小脚兒，所以就叫金蓮。他父親死了，做娘的度日不過，從九歲賣在王招宣府裡，（王招宣須記清）習學彈唱，閑常又教他讀書寫字。他本性機變伶俐，不過十二三，就會描眉畫眼，傳粉施朱，品竹彈絲，女工針指，知書識字，梳一箇纏髻兒，着一件扣身衫子，做張做致，喬模喬樣。（金蓮小傳直與西門慶開卷數語相對）到十五歲的時節，王招宣死了，潘媽媽爭將出來，三十兩銀子

轉賣與張大戶家，與玉蓮同時進門。大戶教他習學彈唱，金蓮原自會的，甚是省力。金蓮學琵琶，（又點琵琶）玉蓮學箏。這兩箇同房歇臥。主家婆余氏，初時甚是擡舉二人，與他金銀首飾，裝束身子。後日不料白玉蓮死了，止落下金蓮一人，長成一十八歲，出落的臉襯桃花，眉彎新月。張大戶每要收他，只礙主家婆利害，不得到手。一日主家婆隣家赴席不在，大戶暗把金蓮喚至房中，遂收用了。正是

莫訝天台相見晚。劉郎還是老劉郎。

大戶自從收用金蓮之後，不覺身上添了四五件病症。端的那五件？（大戶五件病西門五件事遙遙相對然有事不愁無病也）第一腰便添疼，第二眼便添淚，第三耳便添聾，

裡婦人道一言難盡自從嫁得你哥哥吃他忒善了被人欺負纔到這裡來若是叔叔九這般雄壯誰敢道箇不字武松道家兄從來本分不似武松撒潑婦人笑道怎的顛倒說常言人無剛強安身不長奴家平生性快看不上那三打不回頭四打和身轉的武松道家兄不惹禍免得嫂嫂憂心（一路純是白描勾挑）二人在樓上一遞一句的說有詩爲證

叔嫂萍踪得偶逢　嬌嬈偏逞秀儀容
私心便欲成歡會　暗把邪言釣武松

話說金蓮陪着武松在樓上說話未了只見武大買了些肉菜菓餅歸家放在廚下走上樓來問道大嫂你且下來則箇那婦人應道你看那不曉事的叔叔（十）在此無人陪

王婆

侍卻交我撇了下去武松道嫂嫂請方便婦人道何不去間壁請王乾娘來安排只是這般不見便（又出王婆）武大便自去央了間壁王婆來安排端正都拿上樓來擺在桌子上無非是些魚肉菓菜點心之類隨即盪上酒來武大叫婦人坐了主位武松對席武大打橫三人坐下把酒來斟武大篩酒在各人面前那婦人拿起酒來道叔叔（十）休怪沒甚管待請盃兒水酒武松道感謝嫂嫂休這般說武大只顧上下篩酒那婦人笑容可掬滿口兒叫叔叔（將上文無數叔叔至此一總）怎的肉菓兒也不揀一箇兒揀好的遞將過來武松是箇直性的漢子只把做親嫂嫂相待誰知這婦人是箇使女出身慣會小意兒亦不想這婦人一片引人心那婦

拿着注子、一隻手便去武松肩上只一捏說道、叔叔（十四）只穿這些衣服不寒冷麽、武松已有五七分不自在也不理他、（上云八九分知了此云五七分不自在從八九分知變出五七分不自在來）婦人見他不應、匹手就來奪火筯口裏道叔叔（十五）你不會簇火我與你撥火只要一似火盆來熱便好、武松有八九分焦燥（又從五七分不自在变到八九分焦燥）只不做聲、這婦人也不看武松焦燥、便丟下火筯、却篩一盃酒來、自呷了一口、剩下半盞、看着武松道、你若有心、吃我這半盞兒殘酒、（忽下一你字與去叔叔二字妙）武松匹手奪過來、潑在地下、說道嫂嫂不要恁的不識羞耻、把手只一推、爭些兒把婦人推了一交、武松睜起眼來說道、（自稱武二）武二是箇頂天立地噙齒戴髮的男子漢、不是那等敗壞風俗傷人倫的猪狗、（不謂此書內有這樣一箇男人）嫂嫂休要這般不識羞耻、爲此等的勾當、倘有風吹草動、我武二眼裏認的是嫂嫂、拳頭却不認的是嫂嫂、婦人吃他幾句搶得通紅了面皮、便叫迎兒（○便○叫○迎兒妙）收拾了碟盞家伙、口裏說道、我自作耍子、不值得便當眞起來、好不識人敬、收了家伙自往廚下去了、正是

落花有意隨流水、　流水無情戀落花、

這婦人見勾搭武松不動、反被他搶白了一塲、武松自在房中氣忿忿自己尋思、天色却早申牌時分、武大挑着担兒大雪裏歸來、推門進來、放下担兒、進的裏間、見婦人一雙眼哭的紅紅的、便問道、你和誰鬧來、婦人道、都是你這

不爭氣的、交外人來欺負我。忽將外人二字換去叔叔妙武大道、誰敢來欺負你、婦人道、情知是誰、爭奈武二那廝。忽將外人換外人妙我見他大雪裡歸來、好意安排些酒飯與他吃、他見前後沒人、使把言語來調戲我、便是迎兒眼見好怜悧證見我不賴他、武大道、我兄弟不是這等人、從來老實、休要高聲、乞鄰舍聽見笑話。武大聖人、武二値得拚死。武大撇了婦人、便來武松房裡叫道、二哥你不曾吃點心、我和你吃些箇、武松只不做聲、尋思了半晌、一面出大門、武大叫道、二哥你那裡去、也不答應、一直只顧去了、武大回到房內、問婦人道、我叫他又不應、只顧往縣裡那條路去了、正不知怎的了、婦人罵道賊餛飩蟲、有甚難見處、那廝羞了、沒臉兒見你、走了出去、我

休書

猜他一定叫人來搬行李、不肯在這裡住、却不道你留他刺人心骨武大道、他搬了去、須吃別人笑話、婦人罵道、混沌魍魎、他來調戲我、到不吃別人笑話、你要便自和他過去、我却做不的這樣人、你與了我一紙休書、你自留他便了、武大那裡再敢開口、被這婦人倒數罵了一頓、正在家兩口兒絮聒、只見武松引了箇土兵、拿着條匾擔、逕來房裡收拾行李、便出門、武大走出來、叫道、二哥做甚麼便搬了去、武松道、哥哥不要問、說起來裝你的幌子、只繇我自去便了、武大那裡再敢問備細、繇武松搬了出去、那婦人在裡面喃喃吶吶罵道、却也好、只道是親難轉債、人不知道、一箇兄弟做了都頭、怎的養活了哥嫂、却不知反來咬嚼人、正是

着不接他的低聲（五〇廿六〇）笑道自手又不折怎的支使人西門慶
笑着道娘子不與小人安放小人偏要自已安放一面偉
手隔桌子搭到床炕上去却故意把桌上一拂拂落一隻
筯來却也是姻緣湊着那隻筯兒剛落在金蓮裙下西門
慶一面斟酒勸那婦人婦人笑着（〇六〇笑〇）不理他他却又待拿筯
子起來讓他吃菜兒尋來尋去不見了一隻這金蓮一面
低着頭（五遍低頭）把脚尖兒踢着笑道這不是你的筯兒西門
慶聽說走過金蓮這邊來道（走過來）原來在此蹲下身去且
不拾筯便去他繡花鞋頭上只一捏那婦人笑（〇七〇笑〇）將起來說
道怎這的囉唣我要叫起來哩西門慶便雙膝跪下說道
娘子可憐小人則箇一面說着一面便摸他褲子婦人叉
開手道你這歪廝纏人我却要大耳刮子打的呢西門慶
笑道娘子打死了小人也得箇好處（一段寫西門慶入馬已完文章通身氣力已放下下文乃餘言耳不知者乃謂下文方是正是不經事却不知究屁了人家正經用意寫的妙文也）于是不
繇分說抱到王婆床炕上脫衣解帶共枕同歡却說這婦
人自從與張大戶勾搭這老兒是軟如鼻涕膿如醬的一
件東西幾時得箇爽利（倘一）就是嫁了武大看官試想三寸
丁的物事能有多少力量（箇又一）今番遇了西門慶風月久
慣本事高强的如何不喜但見
交頸鴛鴦戲水並頭鸞鳳穿花喜孜孜連理枝生美甘
甘同心帶結（看官心事）一箇將朱唇緊貼一箇將粉臉斜偎
羅襪高挑肩膊上露兩彎新月金釵斜墜枕頭邊推一

一袖挽泥金帶喜孜孜宝髻斜歪恰便是月裡嫦娥下問
來不枉了千金也難買 濃艷妖淫

右調沉醉東風

西門慶誇之不足、摟在懷中、掀起他裙來、看見他一對小
脚、穿着老鴉段子鞋兒、恰剛半拃、心中甚喜、一遞一口與
他吃酒、嘲問話兒、婦人因問西門慶貴庚、西門慶告他說、
二十七歲、七月二十八日子時生。生日子此時逗出 婦人問家中
有幾位娘子、西門慶道、除下拙妻、還有三四個身邊人、只
是沒一個中我意的。婦人又問幾位哥兒、西門慶道、只是
一個小女、早晚出嫁、並無娃兒、伏後文生子 西門慶嘲問了一
回、向袖中取出銀穿心金裹面盛着香茶木樨餅兒來、用
舌尖遞送與婦人、兩個相摟相抱、嗚咂有声、那婆子只管
往來拿菜篩酒、那裡去管他閑事、綠着二人在房內做一
處取樂頑耍。少頃吃得酒濃、不覺哄動春心、西門慶色心
輒起、露出腰間那話、引婦人纖手捫弄。婦人捫 原來西門慶自幼
常在三街四巷養婆娘、根下猶帶着銀打就、藥煮成的托
子、那話煞甚長大、紅赤赤黑鬒鬒、直豎豎堅硬、好個東西、

一物從來六寸長、有時柔軟有時剛、
軟如醉漢東西倒、硬似風僧上下狂、
出牝入陰為本事、腰州臍下作家鄉、
天生二子隨身便、曾與佳人鬭幾場、西門慶

少頃婦人脫了衣裳、西門慶摸見牝戶上並無毳毛、猶如

面取下琵琶來，摟婦人在懷，看他放在膝兒上，輕舒玉笋，款弄冰弦，慢慢彈着，低聲唱道：

冠兒不帶懶梳粧，髻挽青絲雲鬟光，金釵斜插在烏雲上。喚梅香開籠箱，穿一套素縞衣裳，打扮的是西施模樣。出繡房，梅香你與我卷起簾兒，燒一炷兒夜香。

看官試想此曲何故唱來，而唱曲又何必此曲。試想三日何妨蓋兩喚梅香，而春梅呼吸欲動

西門慶聽了，歡喜的沒入腳處，一手摟過婦人粉頸來就親了個嘴，稱誇道：誰知姐姐有這段兒聰明，就是小人在構欄三街兩巷相交唱的，也沒你這手好彈唱。

直照雪夜琵琶

婦人笑道：蒙官人擡舉，奴今日與你百依百隨，是必過後休忘了奴

殢雨尤雲，調笑頑耍。少頃，西門慶又脫下他一隻繡花鞋兒，擎在手內，放一小盃酒在內，吃鞋盃耍子。

妙下文鬼卦

婦人道：奴家好小腳兒，你休笑話。不一時，二人吃得酒濃，掩閉了房門，解衣上床頑耍。王婆把大門頂着，和迎兒在廚房中坐地。二人在房內，顛鸞倒鳳，似水如魚，那婦人枕邊風月，比娼妓尤甚，百般奉承。西門慶亦施逞鎗法，打動兩個女貌郎才，俱在妙齡之際。

詩詞畫

寂靜蘭房簟枕涼，佳人才子意何長。
方纔枕上澆紅燭，忽又偷來火隔墻。
粉蝶探香花萼顫，蜻蜓戲水往來狂。
情濃樂極猶餘興，珍重檀郎莫背忘。

密雲迷晚岫、暗霧鎖長空、群星與皓月爭輝、綠水共青天同碧、曾投古寺深林中、嚷嚷鴉飛、急奔荒村閭巷內、汪汪犬吠、

當下西門慶分付小廝、回馬家去、就在那人家歇了、到晚夕二人儘力盤桓、淫慾無度、常言道樂極悲生、光陰迅速、单表武松自領知縣書禮馱担、離了清河縣、竟到東京朱大尉處、下了書禮、交割了箱馱、等了幾日、討得回書、領一行人取路回山東而來、去時三四月天氣、回來却淡暑新秋、路上雨水連綿、遲了日限、前後往回也有三箇月光景（方知王婆迴兩之妙）（一總前後事）在路上行往坐臥、月覺得神思不安、身心恍惚、不

書與他哥哥武大、說他只在八月內准還、那土兵先下了知縣相公禀帖、然後遲來抓尋武大家、可可天假其便、王婆正在門首、那土兵見武大家門閉着、纔要叫門、婆子便問、你是尋誰的、土兵道、我是武都頭差來下書與他哥哥、婆子道、武大郎不在家、都上墳去了、（葫芦的妙）你有書信、交與我、等他歸來、我遞與他、也是一般、那土兵向前唱了一箇喏、便向身邊取出家書來、交與王婆、忙忙騎上頭口去了、這王婆拏着那封書、從後門（後門十二）走過婦人家來、原來婦人和西門慶做了一夜、約睡至飯時、還不起來、王婆叫道大官人、娘子起來、和你們說話、如今武二差土兵寄書來與他哥哥說、他不久就到、我接下、打發他去了、你們不可

金蓮

來到佛前參拜衆和尚見了武大這箇老婆一箇箇都迷
了佛性禪心關不住心猿意馬七顛八倒酥成一塊但見
班首輕狂念佛號不知顛倒維摩昏亂誦經言豈顧高
低燒香行者推倒花瓶秉燭頭陀誤拿香盒宣盟表白
大宋國錯稱做大唐國懺罪闍黎武大郎幾念出武大
娘長老心忙打鼓錯拿徒弟手沙彌情蕩磬搥敲破老
僧頭從前苦行一時休萬箇金剛降不住
婦人在佛前燒了香僉了字拜禮佛畢回房去依舊陪伴
西門慶擺上酒席葷腥自去取樂西門慶分付王婆有事
你自答應便了休教他來聒噪六姐婆子哈哈笑道你兩

武大老婆喬模喬樣多記在心裡到午齋往寺中歇晌回
來婦人正和西門慶作房裡飲酒作歡原來婦人臥房與
佛堂止隔一道板壁有一個僧人先到走在婦人窗下水
（方是金蓮娘矣）
盆裡洗手忽听見婦人作房裡顫聲柔氣呻呻吟吟哼哼
唧唧恰似有人交姤一般遂推洗手止住腳听只聽得婦
人口裡喘聲呼叫達達你只顧擂打到幾時只怕和尚來
听見饒了奴快些丟了罷西門慶道你且休慌我還要在
蓋子上燒一下兒哩不想都被這禿厮听了箇不亦樂乎
落後衆和尚到齊了吹打起法事來一箇傳一箇都知婦
人有漢子在屋裡不覺都手之舞之足之蹈之遶佛事完
滿曉夕送靈化財出去婦人又早除了孝髻拱一身艷服

李逵殺了全家老小梁中書與衆人各自逃生這李氏帶了一百顆西洋大珠二兩重一對鴉青寶石與養娘走上東京投親那時花太監由御前班直陞廣南鎮守因姪男花子虛沒妻室就使媒婆說親娶爲正室太監到廣南去也帶他到廣南住了半年有餘不幸花太監有病告老在家因是淸河縣人在本縣住了如今花太監死了一分錢多在子虛手裏每日同朋友在院中行走與西門慶都是前日結拜的弟兄終日與應伯爵謝希大一班十數個每月會在一處叫些唱的花攢錦簇頑耍衆人又見花子虛乃是內臣家勤兒手裏使錢撒漫與着他在院中請婊子

本爲春梅定情卻能使瓶兒情

紫陌春光好　紅樓醉管絃
人生能有幾　不樂是徒然

此事表過不題且說當日西門慶率同妻妾合家歡樂在芙蓉亭上飲酒至晚方散歸到潘金蓮房中已有半酣乘着酒興要和婦人雲雨婦人連忙薰香打鋪和他解衣上床西門慶且不與他雲雨明知婦人第一好品簫于是坐在青紗帳內令婦人馬爬在身邊雙手輕籠金釧捧定那話在口裏吞放西門慶垂首玩其出入之妙嗚咂良久淫情倍增因呼春梅進來遞茶婦人恐怕丫頭看見連忙放下帳子來西門慶道怕怎麽的因說起隔壁花二哥房裏到有兩個好丫頭今日送花來的是小丫頭還有一個也

大書西門之罪為後月娘罷裝齊一

猶可惜有潘金蓮這婦人青春未及三十歲慾火難禁一丈高每日打扮的粉粧玉琢皓齒朱唇無日不在大門首倚門而望（與桂姐何異）只等到黃昏到晚來歸入房中單枕孤幃鳳臺無伴睡不着走來花園中款步花苔看見那月漾水底便疑西門慶情性難拿偶遇着玳瑁猫兒交歡越引逗的他芳心迷亂當時玉樓帶來一箇小厮名喚琴童年約十六歲纔留起頭髮生的眉清目秀乖巧伶俐西門慶叫他看管花園晚夕就在花園門首一間耳房內安歇金蓮和玉樓白日裏常在花園亭子上一處做針指或下棋這小厮專一獻小殷勤（與金蓮技量相同）常觀見西門慶來就先告報（為上文下注脚）以此婦人喜他常叫他入房賞酒與他吃兩箇朝朝暮暮眉來眼去都有意了（偏又將下文一頓文字頓挫之妙）不想到了七月西門慶生日將近吳月娘見西門慶留戀烟花因使玳安拿馬去接這潘金蓮暗暗修了一箇柬帖交付玳安教悄悄遞與你爹說五娘請爹早些家去罷這玳安兒一直騎馬到李家只見應伯爵謝希大祝實念孫寡嘴常峙節衆人正在那里伴着西門慶摟着粉頭歡樂飲酒西門慶看見玳安來到便問你來怎麼家中沒事玳安道家中沒事西門慶道前邊各項銀子叫傅二叔討討等我到家筭帳玳安道這兩日傅二叔討了許多等爹到家上帳西門慶道你桂姨那一套衣服稍來不曾玳安道已稍在此便向毡包內取出一套紅衫藍裙遞

甜言美語三冬煖　惡語傷人六月寒

不說李嬌兒與潘金蓮結仇單表金蓮歸到房中捱一刻似三秋盼一時如半夏知道西門慶不來家把兩箇丫頭打發睡了推往花園中遊玩將琴童叫進房與他酒吃把小厮灌醉了掩上房門褪衣解帶兩箇就幹做一處但見

一箇不顧綱常貴賤一箇那分上下高低一箇色胆歪邪管甚丈夫利害一箇淫心蕩漾從他律法明條百花園內翻爲快活排場主母房中變作行樂世界霎時一滴驢精髓傾在金蓮玉體中

自此爲始每夜婦人便叫琴童進房如此未到天明就打發出來背地把金裹頭簪子兩三根帶在頭上又把裙邊帶的錦香囊葫蘆兒也與了他豈知這小厮不守本分常常和同行小厮街上吃酒耍錢頗露機關常言若要不知除非莫爲（二語是一部的金鑰也）有一日風聲吹到孫雪娥李嬌兒耳朶內說道賊淫婦往常家撇清如何今日也做出來了齊來告月娘月娘再三不信說道（寫月娘偏愛）不爭你們和他合氣惹得孟三姐不怪只說你們擠撮他的小厮說的二人無言而退落後婦人夜間和小厮在房中行事忘記關厨房門不想被丫頭秋菊出來淨手看見了次日傳與後邊小玉小玉對雪娥說雪娥同李嬌兒又來告訴月娘如此這般他屋裏丫頭親口說出來又不是俺們葬送他大娘不說俺們對他爹說若是饒了這箇淫婦除非饒了蝎

金蓮

金蓮道、我且不打你、你上來、我問你要椿物兒、你與我不與我。婦人道、好親親、奴一身骨朵肉兒都屬了你、隨要甚麼、奴無有不依隨的、不知你心裏要甚麼兒、西門慶道、我要你頂上一柳兒好頭髮一逼婦人道、好。心肝、情極處却是軟打欲寫骨越越可畏奴身上隨你怎的、揀着燒遍了也依、這箇剪頭髮却依不的又遠可不嚇死了我罷了、奴出娘胞兒活了二十六歲、從沒幹這營生、打緊我頂上這頭髮近來又脫了好些、只常可憐見我罷、西門慶道、你只怪我惱、我說的你就不依、婦人道、我不依你、再依誰、因問你實對、奴說要奴這頭髮做甚麼、西門慶道、我要做網巾、婦人道、你要做網巾、奴就與你做、休要拿與淫婦、教他好壓鎮我、西門慶道、我不與人便了、要你髮兒做頂線兒。婦人道、你既要做頂線待奴剪與你、當下婦人分開頭髮、西門慶拿剪刀〇〇〇如畫在此無情亦在此寫得西門越越可畏却其寔可笑按婦人頂上、齊臻臻剪下一大柳來、用紙包放在順袋內、婦人便倒在西門慶懷中、嬌聲哭道、奴凡事依你、只願你休變了心腸、隨你前邊和人好、只休拋閃了奴家、是夜與他歡會異常、到次日西門慶起身、婦人打發他吃了飯、出門騎馬、逕到院裏、桂姐便問、你剪的他頭髮在那裏、西門慶道、有在此、便向順袋內取出遞與桂姐、打開看、果然黑油也一般好頭髮、就收在袖中、西門慶道、你看了還與我、他昨日爲剪這頭髮、好不煩難、吃我變了臉惱了他、纔容我剪下這一柳子來、我哄他只說要做

西門慶深深道箇萬福道一向感謝官人蒙官人又費心
賜苔使奴家心下不安今日奴自治了這杯淡酒請官人
過來聊盡奴一點薄情又撞着兩箇天殺的涎臉只顧坐
住了急的奴要不的剛纔吃我都打發到院裏去了西門
慶道只怕二哥還來家麼婦人道奴已分付過夜不來了
兩箇小廝都跟去了家裏再無一人只是這兩箇丫頭一
箇馮媽媽看門首他是奴從小兒養娘心腹人前後門都
已關閉了西門慶聽了心中甚喜兩箇于是並肩叠股交
盃換盞飲酒做一處迎春旁邊斟酒繡春往來拿菜兒吃
得酒濃時錦帳中香薰鴛被設放珊瑚兩箇丫鬟同開酒
桌拽上門去了兩人上床交歡原來大人家有兩層窓寮
外面爲窓裏面爲寮婦人打發丫鬟出去關上裏面兩扇
窓寮房中掌着燈燭外邊通看不見這迎春丫頭今年已（句綿到迎春有春要漸出虎水帰源之妙）
十七歲頗知事体見他兩箇今夜偷期悄悄向窓下用頭
上簪子挺簽破窓寮上紙往裡窺覰（寫餅兒家特特與金蓮作貧富對照也而餅兒必用迎春眼中照出固爲迎春作地二者爲餅兒少留身分不似金蓮之盡情不堪也）端的二人
怎樣交接但見

燈光影裏鮫鮹帳中一箇玉臂忙搖一箇金蓮高舉一
箇鶯聲嚦嚦一箇燕語喃喃好似君瑞遇鶯娘猶若宋
玉偷神女山盟海誓依稀耳中蝶戀蜂恣未能即罷正
是被翻紅浪靈犀一點透酥胸帳挽銀鉤眉黛兩彎垂
玉臉（看其句句是迎春眼中故妙）

俺兩箇點着燈看着上面行事爲瓶兒只是在金蓮處寫來妙與迎春秋窺章法遥對一筆而兩處皆出也金蓮接在手中展開觀看有詞爲証

内府衢花綾裱牙籤錦帶粧成大青小綠細描金鑲嵌十方乾净女賽巫山神女男如宋玉郎君雙雙帳内慣交鋒廝各二十四春意動關情

金蓮從前至尾看了一遍不肯放手就交與春梅道好生收在我箱子内早晚看着耍子西門慶道你看兩日還交與我此是人愛的物兒我借了他來家瞧瞧還與他金蓮道他的東西如何到我家我又不曾從他手裏要將來就是打也打不出去西門慶道怪小奴才兒休作耍閙赶着[illegible]得稀爛大家看不成寫金蓮特特與前受辱相反又極力揚之也西門慶笑道我也没法了隨你看完了與他罷麽你還了他這箇去他還有箇稀奇物件兒哩到明日我要了來與你金蓮道我兒誰養得你恁乖你拿了來我方與你這手卷去兩箇絮聒了一回晚夕金蓮在房中香薫鴛被款設銀燈艷粧澡牝與西門慶展開手卷在錦帳之中效于飛之樂瓶兒文字却以金蓮終然金蓮事内是瓶兒文字妙絶妙絶看官聽說巫蠱魘時之物自古有之金蓮自從門劉瞎子回背之後不上幾時使西門慶變嗔怒而爲寵愛化憂辱而爲歡娛再不敢制他月娘之罪也正是饒你奸似鬼也吃洗脚水有詞爲証

記得書齋年會時　雲踪雨跡少人知

問把我做第幾箇也罷又說熱極能不反於哉親親奴舍不的你說銀去財空反
求子人心事畢露
着眼淚紛紛的落將下來西門慶怏把汗巾兒抹拭說道
你的情意我也盡知待你這邊孝服滿三字襯得不堪我那邊房
子蓋了纔好不然娶你過去沒有住房婦人道既有寔心
娶奴家去然則擁兒心尚不定總是心事到明日好歹把奴的房蓋的與
他五娘在一處奴捨不的他好箇人兒與後邊孟家三娘
見了奴且親熱兩箇天生的打扮也不相兩箇姊妹只相
一箇娘兒生的一般又襯玉樓惟有他大娘性兒不是好的快
斜眼裏掃人西門慶說道俺吳家的這箇掯刺他到是好
性兒哩不然手下怎生容得這些人明日這邊與那邊一
纂鑑三[illegible]

婦人道我的哥哥這等纔可奴之意心事如畫于是兩箇顛鸞
倒鳳淫慾無度狂到四更時分一語中千萬描寫方纔就寢枕上
並肩交股直睡到次日飯時不起來只如此描寫已盡婦人且不與情
感二回對時照應
梳頭迎春拿進粥來只陪着西門慶吃了半盞粥兒又拿
又與讒間月娘時伏鎖
酒來二人又吃原來李瓶兒好馬爬着教西門慶坐在枕
上他倒插花往來自動情景因擁字生出也兩箇正在美處只見玳
安兒外邊打門騎馬來接西門慶與他在窓下問他話玳
安說家中有三箇川廣客人在家中坐着有許多細貨要
科兌與傳二叔只要一百兩銀子押合同約八月中找完
銀子大娘使小的來請爹家去理會此事雖間中照管藥店卻是為敬濟
一引西門慶道你沒說我在這里玳安道小的只說爹在往

南方勉甸國出來的好的也值四五兩銀子婦人道此物使到那里西門慶道先把他放入爐內然後行事妙不可言婦人道你與李瓶兒也幹來（画出兩層妙絶）西門慶于是把晚間之事從頭告訴一遍說得金蓮淫心頓起兩箇白日裏掩上房門解衣上床交歡正是

不知子晉緣何事　　纔學吹簫便作仙

話休饒舌一日西門慶會了經紀把李瓶兒的香蠟等物都秤了斤兩共賣了三百八十兩銀子李瓶兒只留下一百八十兩盤纏其餘都付與西門慶收了湊着蓋房使教陰陽擇用二月初八日與工動土將五百兩銀子委付大家人來招并主管賁四卸轉磚瓦木石管工計帳這賁四名喚賁第傳年少生的浮浪囂虛百能百巧原是內相勤兒出身因不守本分被趕出來初時跟着人做兒弟次後投入大人家做家人把人家奶子拐出來做了渾家（四嫂）又伏賣却在故衣行做經紀琵琶簫管都會西門慶見他這般本事常照管他在生藥鋪中秤貨討中人錢使以此凡大小事情少他不得當日（了○却○此○墻）賁四來招督管各作匠人興工先折毀花家那邊舊房打開墻垣築起地腳蓋起捲棚山子各亭臺耍子去處非止一日不必盡說光陰迅速日月如梭西門慶起蓋花園約箇月有餘却是三月上旬乃花子虛百日李瓶兒預先請過西門慶去和他計議要把花子虛靈燒了房子賣的賣不的你着人來看守你早把奴娶過

家到日西時分又騎馬接去走到西街口上撞見馮媽媽問道馮媽媽那里去馮媽媽道你二娘使我來請你爹顧銀匠整理頭面完備今日送來請你爹那里瞧去你二娘還和你爹說話哩玳安道俺爹今日在守備府周老爺處吃酒我如今接去你老人家回罷等我到那里對爹說就是了馮媽媽道累你好歹說聲你二娘等着哩這玳安打馬逕到守備府衆官員正飲酒間玳安走到西門慶席前說道小的回馬家來時在街口撞遇馮媽媽二娘使了來說顧銀匠送了頭面來了請爹瞧去還要和爹說話哩西門慶聽了就要起身那周守備那里肯放攔門拿巨杯相勸西門慶道蒙大人見賜寧可飲一杯還有些小事不能盡情恕罪恕罪于是一飲而盡辭周守備上馬逕到李瓶兒家婦人接着茶湯畢西門慶分付玳安回馬家去明日來接玳安去了李瓶兒叫迎春盒兒內取出頭面來與西門慶過日黃烘烘火焰般一付好頭面收過去單等二十四日行禮出月初四日准娶婦人滿心歡喜連忙安排酒來和西門慶暢飲開懷吃了一回使丫鬟房中搽抹涼蓆乾淨兩個在紗帳之中香焚蘭麝衾展鮫鮹脫去衣裳並肩叠股飲酒調笑良久春色橫眉淫心蕩漾西門慶先和婦人雲雨一回然後乘着酒興坐于床上令婦人橫躺于衽蓆之上與他品簫但見

不竹不絲不石　肉音別自唔咿

一路寫去摠作滿心滿意之筆為下文一冷反照故知與前將娶下樓羅

又被張勝攔住說曾華你不知他老人家性兒你不收恰似咱每推脫的一般一面接了銀子扒到地下磕了頭說道你老人家只顧家裡坐着不消兩日管情穩拍拍教你笑一聲張勝道只望大官人到明日把小人送與提刑夏老爹那裡答應就勾了小人了西門慶道這箇不打緊後來西門慶果然把張勝送在守備府做了箇親隨此係後事表過不提（敬濟邊動念張勝之名早出淫近殺可畏哉）那兩箇搗子得了銀子依舊耍錢去了西門慶騎馬來家已是日西時分月娘等眾人聽見他進門都往後邊去了只有金蓮在捲棚內看收家活西門慶不往後邊去逕到花園裡來見婦人在亭子上收家伙便問我不在你在這裡做甚麽來金蓮笑

道俺們今日和大姐姐開門看了看誰知你來的恁早西門慶道今日夏大人費心庄子上叫了四箇唱的只請了五位客到我恐怕路遠來的早婦人與他脫了衣裳因說道你沒酒教了頭看酒來你吃西門慶分付春梅把別的菜蔬都收下去只留下幾碟細菓子兒篩一壺葡萄酒來我吃坐在上面椅子上因看見婦人上穿沉香色水緯羅對衿衫兒五色縐紗眉子下着白碾光絹挑線裙兒裙邊大紅段子白綾高底鞋兒頭上銀絲鬏髻金鑲分心翠梅鈿兒雲鬢簪着許多花翠越顯出紅馥馥朱唇白膩膩粉臉不覺淫心輒起攙着他兩隻手兒摟抱在一處親嘴不一時春梅篩上酒來兩箇一遞一口兒飲酒咂舌婦人一

月娘

老婆的營生、你拴住他身、拴不住他心、你長拿封皮封着他也怎的、（金蓮且難封皮封住）西門慶道、你說的是、于是打發了鬟出去、脫衣上牀、要與月娘求歡、月娘道、教你上炕就撈食是吃、（豈淑女口角）今日只容你在我床上就勾了、要思想別的事、却不能勾、西門慶把那話露將出來、向月娘戲道、都是你氣的他中風不語了、大睜着眼兒說不出話來、（豈教妻的法則）月娘罵道、好個汗邪的貨、教我有半個眼兒看的上、西門慶不孫分說、把月娘兩隻白生生腿、扛在肩膊上、那話插入牝中、（帶描妙）一任其鶯恣蝶採、行雨行雲、未肯即休、正是得多少

　　海棠枝上鶯梭急、　翡翠梁間燕語頻、

不覺到靈犀一點、美愛無加、麝蘭半吐、脂香滿唇、西門慶情極、低聲求月娘叫達達、月娘亦低聲睥幃𥇽㧱態有餘妍、口呼親親不絕、是夜兩人雨意雲情、並頭交頸而睡、正是

　　亂鬢雙橫興已饒、　情濃猶復厭通宵、
　　曉來獨向妝臺立、　淡淡春山不用描、

當夜夫妻交歡不題、却表次日清晨、孟玉樓走到潘金蓮（所以說玉樓終始金、瓶、梅、三人看、此處收拾瓶兒文字、便知）房中、未曾進門、先叫道六丫頭起來了不曾、春梅道、俺娘纔起來梳頭哩、三娘進屋裡坐、玉樓進來、只見金蓮正在梳臺前整掠香雲、因說道、我有椿事兒來告訴你、你知道不知、金蓮道、我在這背哈喇子、誰曉的、因問甚麼事、玉樓

雖故地下籠着一盆炭火兒還冷的打兢婆娘在床上先
伸下舖上面還蓋着一件貂鼠禪衣掩上雙扉兩個上床
就寢西門慶脫去上衣白綾道袍坐在床上把婦人褪了
褲抱在懷裡兩隻脚蹺在兩邊那話突入牝中兩個摟抱
正做得好却不防潘金蓮打聽他二人入港了在房中摘
去冠兒輕移蓮步悄悄走來竊聽到角門首推開門二角門
遂潛身悄步而入也不怕蒼苔氷透了凌波花刺抓傷了
裙褶躡跡隱身在藏春塢月窗下站聽良久只見裡面燈
燭尚明婆娘笑聲說如聞其聲冷舖中捨氷把你賊受罪不濟
的老花子就没本事尋個地方兒走在這寒氷地獄裡來
了口裡啣着條繩子凍死了往外拉又道冷合合的睡了

罷怎的只顧端詳我的脚你看過那小脚兒的來相我没
雙鞋面兒那個買與我雙鞋面兒也怎的看着人家做鞋
不能彀做西門慶道我兒不打緊到明日替你買幾錢的
各色鞋面誰知你比你五娘脚兒還小細看此婦人道拿甚
麼比他昨日我拿他的鞋畧試了試還套着我的鞋穿倒
也不在乎大小只是鞋樣子周正纔好小人得志大都如此金蓮在
外聽了這個奴才淫婦等我再聽一回他還說甚麼又聽
說多時只聽老婆問西門慶說你家第五的秋胡戲你娶
他來家多少時了是女招的是後婚兒來西門慶道也是
回頭人兒婦人說嗔道恁久慣牢成原來也是個意中人
兒露水夫妻這金蓮不聽便罷聽了氣的在外兩隻胧膊

但打了休來家對你嫂子說只說衙門中一下兒也沒打他監幾日便放出來衆小廝應諾了這宋蕙蓮自從拿了來旺兒去頭也不梳臉也不洗黃着臉兒只是關閉房門哭泣茶飯不吃西門慶慌了使玉簫幷賁四娘子兒再三進房解勸他說道你放心爹因他吃酒狂言監他幾日耐他性兒不久也放他出來蕙蓮不信使小廝來安兒送飯進監去回來問他也是這般說哥見官一下兒也不打一兩日就來家教嫂子在家安心這蕙蓮聽了此言方纔不哭了每日淡掃蛾眉薄施脂粉出來走跳西門慶要便來回打房門首走老婆在簷下叫道房裡無人爹進來坐坐不一時西門慶進入房裡與老婆做一處說話西門慶哄他

說道我兒你放心我看你面上寫了帖兒對官府說也不曾打他一下兒監他幾日耐匕他性兒还放他出來还叫他做買賣婦人摟抱着西門慶脖子說道我的親達匕你已是痛心恨恨故作嚴語乞憐好歹看奴之面奈何他兩日放他出來隨你教他做買賣不教他做買賣也罷這一出來我教他把酒斷了隨你去近到遠使他匕敢不去再不你若嫌不自便替他尋上箇老婆他也罷了我常遠不是他的人了總是爲金蓮反襯見金蓮之于武大也不堪西門慶道我的心肝你話是了我明日買了對過喬家房收拾三間房子與你住搬你那里去咱兩箇自在頑耍婦人道着來親匕隨你張王便了說畢兩箇閉了門兒原來婦人夏月常不穿褲兒只单吊着兩條裙子補註遇見

還不梳頭去、（即從散髮披襟四字生來。文生情情生文妙絕。）西門慶道、你教丫頭拿水來、我這里梳頭罷、金蓮叫來安、你且放下噴壺、去屋裡對丫頭說、教他快拿水拿梳子來、來安應諾去了、金蓮看見那瑞香花、就要摘來戴、西門慶攔住道、怪小油嘴、趁早休動手、我每人賞你一朶罷、原來西門慶把傍邊少開頭早已摘下幾朶來、浸在一隻碎磁膽瓶內、金蓮笑道、我兒、你原來掐下恁幾朶來、放在這里、不與娘戴、于是先搶過一枝來、插在頭上、西門慶遞了枝與李瓶兒、只見春梅送了抿鏡梳子來、秋菊拿着洗面水、西門慶遞了三枝花、教送與月娘、李嬌兒、孟玉樓戴、就請你三娘來、教他彈回月琴我聽、（月琴）金蓮道、你把孟三兒的拿來、等我送與他、教春梅送他大娘和李嬌兒的去、回來你再把一朶花兒與我、我只替你教唱的、也該與我一朶兒、（教玉樓來、却先是支金蓮去。作者之巧如此。）西門慶道、你去回來與你、金蓮道、我的兒、誰養的你恁乖、你哄我替你叫了孟三兒來、你却不與我、我不去、你與了我、我纔叫去、西門慶笑道、賊小淫婦兒、這上頭也掐箇先兒、于是又與了他一朶、金蓮簪于雲髩之傍、方纔往後邊去了、止撇下李瓶兒、（先寫瓶兒）西門慶見他紗裙內罩着大紅紗褲兒、日影中玲瓏剔透、露出玉骨冰肌、不覺淫心輙起、見左右無人、且不梳頭、把李瓶兒按在一張凉椅上、揭起湘裙、紅裩初褪、倒掬着、隔山取火、幹了半晌、精還不洩、兩人曲盡于飛之樂、不想金蓮不曾往後邊叫玉樓去、

金蓮

○琴○十○緒○往○月琴

把月琴倚了和西門慶投壺只見春梅拿着酒秋菊掇着
菓盒盒子上一碗冰湃的菓子婦人道小肉兒你頭裡使
性兒去了如何又送將來了春梅道教人還往那里
尋你每去誰知驀地這里來秋菊放下去了西門慶一面 寫出春梅
揭開盒裡邊攢就的八槅細巧菓菜一小銀素兒葡萄酒
兩箇小金蓮蓬鍾兒兩雙牙筯兒安放一張小 寫盡春梅可見可見
凉杌兒上西門慶與婦人對面坐着投壺耍子須臾過橋
翎花倒入雙飛鴈連科及第二喬觀書楊妃春睡烏龍入
洞珍珠倒捲簾 各色皆趣 投了十數壺把婦人灌的醉了不覺
桃花上臉秋波斜睨西門慶要吃藥五香酒又叫春梅取
酒去金蓮說道小油嘴兒再央你央兒往房內把凉席和

枕頭取了來我困的慌這里略儻儻兒那春梅故作撒嬌
說道罷麽偏有這些支使人的誰替你又拿去西門慶道
你不拿教秋菊抱了來你拿酒就是了那春梅搖着頭兒
去了遲了半日只見秋菊抱了凉席枕衾來婦人分付
放下鋪蓋拽上花園門一 闔門 往房裡看去我叫你便來那
秋菊應諾放下衾枕一直去了這西門慶起身脫下玉色
紗褂兒搭在欄杆上徑往牡丹臺畔花架下小淨手去了
回來 好接金蓮脫衣之筆 婦人早在架兒底下鋪設凉簟枕衾停
當脫的上下沒條絲仰臥于袵蓆之上脚下穿着大紅鞋
兒 伏紅鞋一此鞋 手弄白紗扇兒搖凉 又陪白扇一 西門慶看見怎
不觸動淫心于是乘着酒興亦脫去上下衣坐在一凉墩

第二十八回

陳敬濟徼倖得金蓮　西門慶糊塗打鐵棍

詩曰

幾日深閨綉得成。看來便覺可人情。
一灣暖玉凌波小。兩瓣秋蓮落地輕。
南陌踏青春有跡。西廂立月夜無聲。
看花又濕蒼苔露。晒向窗前趁晚晴。

話說西門慶扶婦人到房中、脫去上下衣裳、(再脫衣)赤着身子、婦人止着紅紗抹胸兒、兩箇並肩疊股而坐、重斟杯酌、西門慶一手摟過他粉頸、一遞一口、和他吃酒、極盡溫存之態、睨視婦人雲鬟斜軃、酥胸半露、嬌眼乜斜、猶如沉醉

鹽谷藏書
東京大學圖書之印
B 23475
000452903 8

○人○又○育○螺○鈿○床○一○時○討○線○細○極○都○都○是○房○春○梅○一○哭○作○
教西門慶使了六十兩銀子替他也買了這一張螺鈿有
○地○也○
欄杆的床兩邊槅扇都是螺鈿攢造花草翎毛掛着紫紗
帳幔錦帶銀鈎婦人赤露玉体止着紅綃抹胸兒盖着紅
紗衾枕着鴛鴦枕（比武大家自是不同）在涼席之上睡思正濃西門
慶一見不覺淫心頓起令春梅帶上門出去悄悄脫了衣
褲上的床來掀開紗被見他玉体互相掩映戲將兩股輕
開按麈柄徐徐插入牝中比及星眸驚欠之際已抽拽数
十度矣婦人睜開眼笑道怪强盜三不知多咱進來奴家
着了就不知道奴睡的甜甜的搁混死了我（遺心語）西門慶道我
便罷了若是個生漢子進來你也推不知道罷婦人道我
不好罵的誰人七箇頭八箇膽敢進我這房裏來只許你

恁沒大沒小的罷了（此語似對敬濟說者）原來婦人因前日西門慶
○此○是○立○門○戶○後○第○一○
在翡翠軒誇奨李瓶兒身上白淨就暗暗將茉莉花蕋兒
○下○手○指○
攪酥油定粉把身上都搽遍了搽的白膩光滑異香可愛
欲奪其寵西門慶見他身体雪白穿着新做的兩隻大紅
睡鞋一面蹲踞在上兩手兜其股極力而提之垂首觀其
出入之勢婦人道怪貨只顧端詳甚麽奴的身上黑不似
李瓶兒身上白就是了他懷着孩子你便輕怜痛惜俺每
是拾的由着這等擺弄（又點醋胎）西門慶問道說你等着我洗
澡來婦人問道你怎的知道來西門慶道是春梅說的婦
人道你洗我教春梅擺水來不一時把浴盆擺到房中注
了湯二人下床來同浴蘭湯共效魚水之歡洗浴了一回

是了、伯爵道、哥王張的有理、只怕蠻子停留長智、推進貨
來就完了帳、于是同來保騎頭口、打着銀子、逕到門外店
中成交易去、誰知伯爵背地與何官兒砸殺了、只四百二
十兩銀子、打了三十兩背工、對着來保當面只拏出九兩
用銀來、二人均分了、僱了車脚、即日推貨進城、堆在獅子
街空房內、鎖了門、來回西門慶話、西門慶教應伯爵擇吉
日領韓夥計來見、其人五短身材、三十年紀、言談滾滾滿
面春風、西門慶即日與他寫立合同、同來保領本錢雇人
染絲、在獅子街開張鋪面、發賣各色紙絲、一日也賣數十
兩銀子、不在話下、光陰迅速、日月如梭、不覺八月十五日、
月娘生辰來到、請堂客擺酒、留下吳大妗子、潘姥姥、楊姑
娘并兩箇姑子住兩日、晚夕宣唱佛曲兒、常坐到二三更
纔歇、那日西門慶因上房有吳大妗子在這裡、不方便、走
到前邊李瓶兒房中看官哥兒、心裡要在李瓶兒房裡睡、
李瓶兒道、孩子纔好些兒、我心裡不耐煩、往他王媽媽房
裡睡一夜罷、西門慶笑道、我不惹你、于是走過金蓮這邊
來、那金蓮聽見漢子進他房來、如同拾了金寶、一般連忙
打發他潘姥姥過李瓶兒這邊宿歇、他便房中高點銀燈、
款伸錦被、薰香澡牝、夜間陪西門慶同寢、枕畔之情、百般
難述、無非只要牢籠漢子之心、使他不往別人房裡去、正
是鼓鬣遊蜂、嫩蕋半勻春蕩漾、餐香粉蝶、花房深宿夜風
流、李瓶兒見潘姥姥過來、連忙讓在炕上坐的、教迎春安

書童

碟兒裏教他吃、（無禮之甚）那小廝一連陪他吃了兩大盃、怕臉紅、就不敢吃、就出來了、到了前邊鋪子裡、還剩了一半點心嗄飯、擺在櫃上、又打了兩提鐔酒、請了傅夥計、賁四、陳敬濟來、與玳安兒、平安兒、衆人、都一陣風捲殘雲吃了箇淨光、就忘了教平安兒吃、那平安兒坐在大門首、把嘴谷都着、不想西門慶約後晌從門外拜了客來家、平安看見也不說、那書童聽見喝道之聲、慌的收拾不迭、兩三步扠到廳上、與西門慶接衣服、西門慶便問、今日沒人來、書童道、沒人、西門慶脫了衣服、摘去冠帽、帶上巾幘、走到書房內坐下、書童兒取了一盞茶來遞上、西門慶呷了一口、放下、因見他面帶紅色、便問你那裡吃酒來、書童就向桌上硯臺下取出一緘柬帖、與西門慶瞧、說道、此是後邊六娘叫小的到房裡與小的的、說是花大舅那裡送來說車淡等事、六娘教小的收着與爹瞧、因賞了小的一盞酒吃、不想臉就紅了、西門慶把帖觀看、上寫道、犯人車淡四名乞青目、看了、遞與書童、分付放在我書篋內、教答應的明日衙門裏稟我、書童一面接了、放在書篋內、又走在旁邊侍立、西門慶見他吃了酒、臉上透出紅白來、紅馥馥唇兒露着一口糯米牙兒、如何不愛、于是淫心輙起、摟在懷裡、兩箇親嘴、咂舌頭、那小郎口噙香茶桂花餅、身上薰的噴鼻香、西門慶用手撩起他衣服、褪了花褲兒、摸弄他屁股、因囑付他少要吃酒、只怕糟了臉、書童道、爹分付、小的知道、兩箇

書童

會了、不往衙門裡去、都往門外永福寺置酒與須坐營送行去了、直到下午纔來家、下馬就分付平安、但有人來只說還沒來家、說畢、進到廳上、書童兒接了衣裳、西門慶因問今日沒人來、書童道沒有、管甎的徐老爹送了兩包螃蟹、十斤鮮魚、小的拿回帖打發去了、與了來人一錢銀子、又有吳大舅送了六個帖兒、明日請娘們吃三日、原來吳大舅子吳舜臣、娶了喬大戶娘子侄女兒鄭三姐、做媳婦兒、西門慶送了茶去、他那里來請、西門慶到後邊月娘拏了帖兒與他瞧、西門慶說道、明日你們都收拾了去、說畢出來到書房裡坐下、書童連忙拿炭火爐內燒甜香餅兒雙手遞茶上去、西門慶擎茶在手、他慢慢挨近站立在桌邊良久、西門慶撇了個嘴兒、使他把門關上、用手摟在懷裡、一手捧着他的臉兒、西門慶吐舌頭、那小郎口裡噙着鳳香餅兒、遞與他、下邊又替他弄玉莖、西門慶問道、我兒、外邊沒人欺負你、那小厮乘機就說、小的有樁事不是爹問、小的不敢說、西門慶道、你說不妨、書童就把平安一節告說一遍、前日爹叫小的在屋裏、他和畫童在窗外聽覷、寬平回畫童小的出來、替水與爹洗手、親自看見、他又在外邊對着人罵小的蠻奴才、百般欺負小的、西門慶聽了、心中大怒、說道、我若不把奴才腿卸下來、也不算、這里書房中說話不題、且說平安兒專一打聽這件事、一聞知、走去報與金蓮、原該打、金蓮使春梅前邊來請西門慶說話、剛轉過松

做做伴兒婆子道只怕我一時來不成我舉保個人兒來
與你做伴兒肯不肯（筆尖狡滑之甚）婦人問是誰婆子掩口笑道
一客不煩二主宅裡大老爹昨日到那邊房子裡如此這
般對我說見孩子去了丟的你冷落他要來和你坐半日
兒你怎麼說這里無人你若與他凹上了（凹字妙絕六書所爲象形也）愁沒吃的穿的
使的用的（可嘆總是爲此）走熟了時到明日房子也替你尋得一
所强如在這僻格剌子里婦人聽了微笑說道他宅裡神
道相似的幾房娘子他肯要俺這醜貨兒（反如此接來眞天工化工之筆）
婆子道你怎的這般說自古道情人眼內出西施一來也
是你緣法湊巧他好閑人兒不留心在你時他昨日巴巴
的肯到我房子裡說又與了一兩銀子說前日孩子的事
累我落後沒人在跟前就和我說教我來對你說你若肯
時他還等我回話去典田賣地你兩家願意我莫非說謊
不成婦人道既是下顧明日請他過來奴這里等候這婆
子見他吐了口兒坐了一回去了到次日西門慶來到一
五一十把婦人話告訴一遍西門慶不勝歡喜忙稱了一
兩銀子與馮媽媽拏去治辦酒菜那婦人聽見西門慶來
收拾房中乾淨薰香設帳預備下好茶好水不一時婆子
拏籃子買了許多嗄飯菜蔬菓品來厨下替他安排婦人
洗手剔甲又烙了一箸麵餅明間內揩抹桌椅光鮮西門
慶約下午時分便衣小帽帶着眼紗玳安棋童兩個小厮
跟隨逕到門首下馬進去分付把馬回到獅子街房子裡

碟菜蔬節上酒來婦人滿斟一盞雙手遞與西門慶纔待
磕下頭去西門慶連忙用手拉起說頭里已是見過不消
又下禮了只拜拜便了婦人笑吟吟道了萬福旁邊一個
小杌兒上坐下廚下老媽將嗄飯菜菓一一送上又是兩
筯軟餅婦人用手揀肉絲細菜兒裹捲了用小碟兒托了
遞與西門慶吃兩個在房中盃來盞去做一處飲酒玳安
在廚房裡老馮陪他另有坐處打發他吃(細)不在話下彼此
飲勾數巡婦人把座兒挪近西門慶跟前一處(語合攏)與他做一
處說話遞酒兒然後西門慶與婦人一遞一口兒吃酒見
無人進來摟過脖子來親嘴咂舌婦人便舒手下邊籠揝
(西門慶正是初被此淫心蕩漾把酒停住不吃了掩上)

房門褪去衣褲婦人就在裏邊炕床上伸開被褥那時已
是日色平西時分(偏有閒筆)西門慶乘着酒興順袋內取出銀
托子來使上婦人用手打弄見奢稜跳腦紫強光鮮沉甸
甸(是手中分量)甚是粗大一壁坐在西門慶懷裏一面在上兩
個且摟着脖子親嘴婦人乃蹻起一足以手導那話入牝
中兩個揍一回西門慶摸見婦人肌膚柔膩牝毛踈秀(是初
會是既入後事是正做時情)先令婦人仰臥于床背把雙手提其雙足
置之于腰眼間肆行搧送怎見得這場雲雨但見
威風迷翠榻殺氣瑣鴛衾珊瑚枕上施雄翡翠帳中鬬
勇男兒氣急使鎗只去扎心窩女帥心忙開口要來吞
腦袋一個使雙鎚的往來攻打內襠兵一個輪傍牌的

定把酒來斟不一時兩個並肩疊股而飲吃的酒濃時兩
個脫剝上床交歡自在頑耍婦人早已床炕上鋪的厚厚
的被褥被褥薰的噴鼻香西門慶見婦人好風月一徑要
打動他家中補了一個錦包兒來打開裏面銀托子相思
套硫黃圈藥煮的白綾帶子（此處已露綾帶後都是試金蓮的）懸玉環封臍膏勉鈴一弄兒
淫器那婦人仰臥枕上玉腿高蹺鷄舌內吐西門慶先把
勉鈴抖婦人牝內然後將銀托束其根硫黃圈套其
首臍膏貼于臍上婦人以手導入牝中兩相迎湊漸入大
半婦人呼道達達我只怕你墩的腿酸（然副婦人反拿過不怕酸也）
抱頭來你熱着半等我淫婦自家動罷又道只怕你不自
在你把淫婦腿[illegible]門慶真個把
他腳帶解下一條來拴他一足吊在床欄子上低着拽拽
的婦人牝中之津如蝸之吐涎綿綿不絕又拽出好些白
漿子來西門慶問道你如何流這些白絕待要抹去婦人
道你休抹等我吮咂了罷下是蹲跪他面前吮吞數次嗚
咂有聲咂的西門慶淫心頓起形過身子兩個幹後庭花
龜頭上有硫黃圈研艱澁婦人蹙眉隱忍半晌僅沒其稜
西門慶頗作抽送而婦人用手摸之漸入大半把屁股坐
在西門慶懷裏回首流眸作顫聲叫達達慢着些後越發
粗大叫淫婦怎生挨忍西門慶且扶起披觀其出入之勢
因叫婦人小名王六兒我的兒你達不知心裡怎的只好
這一庄兒不想今日遇你正可我之意我和你明月生死

入睡法得露者一用姑老完是經力上第叟
敘錯之二脈說燕帝筆以共四

怎生成正果、王姑子復從爹娘怎的把千金小姐赶出小
姐怎的逃生來到仙人庄、又怎的降生五祖、落後五祖養
活到六歲、又怎的一直走到濁河邊、取了三椿寶貝、逕往
黃梅寺聽四祖說法、又怎的遂成正果、後邊還度脫母親
生天。直說完了經罷、月娘聽了、越發好信佛法了、以上一反特為
孝哥作根 有詩為証

聽法聞經怕無常　紅蓮舌上放毫光
何人留下禪空話、　留取尼僧化飯粮

蹋滑

第四十回

抱孩童瓶兒希寵　粧丫鬟金蓮市愛

詞曰

種就藍田玉一株。看來的的可人娛。多方珍重好
支持。掌中珠。　僊僊漫驚新態變。妖嬈偏與舊時
殊。相逢一見笑成癡。少人知。

右調山花子

話說當夜月娘和王姑子一處睡、王姑子因問月娘你老
人家怎的就沒見點喜事兒、月娘道、又說喜事哩、前日八
月裏因買了對街喬大戶房子、平白俺每都過去看、上他
那樓梯、一腳蹋滑了、把個六七個月身扭吊了、至今再不

Abort.

兒什麽喜兒來、王姑子道、我的奶奶、有七個月也成形了、月娘道、半夜裏吊在橺子裏、我和丫頭點灯撥看、倒是個小廝兒、王姑子道、我的奶奶可惜了、怎麽來扭着了、還是胎氣坐的不牢、人即插你老人家養出個兒來、強如別人、你看前邊六娘進門多少時兒、倒生了個兒子、何等的好、月娘道、他各人的兒女、隨天罷了、○閱○錯○一○滿腔希福之心王姑子道、也不打緊、俺每同行、一個薛師父、一紙好符水藥、前年陳郎中娘子、也是中年無子、常時小產了幾胎、白不存、一箇也是、一箇也是○吃了薛師父符藥、如今生了好不好一箇滿抱的小廝兒。二箇也是一宗兒歡喜的、要不得、只用着一件物件兒難尋、月娘問道、什麽物件兒、王姑子道、用着頭生孩子的衣胞、拿酒洗了、燒成灰兒、伴着符藥、揀壬子日、人不知、鬼不覺、空心用黃酒吃了、算定日子兒不錯、至一個月就坐胎氣、好不准、月娘道、這師父是男僧女僧、在那里住、王姑子道、他○也是俺女僧、也有七十多歲、原在地藏菴兒住來、如今搬在南首法華菴兒做首座、好不有道行、他好少經典兒、又會講說金剛科儀、各樣因果寶卷、成月說不了、專在大人家行走、要便接了去、十朝半月、不放出來。月娘道、你到明日請他來走走、王姑子道、我知道、等我替你老人家討了這符藥來着、止是這一件兒難尋、這里没尋處、恁般如此、你不如把前頭這孩子的房兒、借情跑出來使了罷、可殺月娘道、緣何損別人、安自己、我與你銀子、你替我慢慢另尋

你把南邊新治來那衣裳、一家分散幾件子、裁與俺們穿了罷、只顧放着敢生小的兒也怎的、到明日咱家擺酒請衆官娘子、俺們也好見他、不惹人笑話、我常是說着你把臉兒憨着、要物每在歡時可歎世情西門慶笑道、既是恁的、明日叫了趙裁來、與你們裁了罷、金蓮道、及至明日叫裁縫做、只差兩日兒、做着還遲了哩、西門慶道、對趙裁說、多帶幾個人來、替你們攢造兩三件出來就勾了、剩下別的慢慢再做也不遲、金蓮道、我早對你說過、好歹揀兩套上色兒的與我、我難比他們、都有、我身上你沒與我做什麼大衣裳、西門慶笑道、賊小油嘴兒、去處掐個尖兒、兩個說話飲酒、到一更時分、方上床、兩個如被底鴛鴦、帳中鸞鳳、整狂了半夜、寫出固妙不寫又有不寫的妙處到次日、西門慶衙門中回來、開了兩櫃、拿出南邊織造的羅段尺頭來、每人做件粧花通袖袍兒、一套遍地錦衣服、一套粧花衣服、惟月娘是兩套大紅通袖遍地錦袍兒、四套粧花衣服、在捲棚內一面使琴童兒叫將趙裁來、趙裁見西門慶、連忙磕了頭、桌上鋪着毡條、取出剪尺來、先裁月娘的、一件大紅遍地錦五彩粧花通袖襖、獸朝麒麟補子段袍兒、一件玄色五彩金遍邊葫蘆樣鸞鳳穿花羅袍、一套大紅段子遍地金通袖麒麟補子襖兒、翠藍寬拖遍地金裙、一套沉香色粧花補子遍地錦羅襖兒、大紅金枝綠葉百花拖泥裙、其餘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四個都裁了一件大紅五彩通袖粧花

前總一穷接手細開真正文錦光輝奪目不知特爲下回賣富員扳觀地

挨肩擦膀、不知其數、都說西門大官府在此放烟火、誰人不來觀看、果然紮得停當好烟火、但見

一丈五高花椿、四圍下山棚熱鬧、最高處、一隻仙鶴、口裏銜着一封丹書、乃是一枝起火、一道寒光、直鑽透斗牛邊、然後正當中一個西瓜砲迸開、四下裏人物、皆着觱剁剁萬個轟雷皆透徹、彩蓮舫、賽月明、一個趕一個、猶如金灯冲散、滿天星紫葡萄萬架千株好似驪珠倒掛、水晶簾、霸王鞭、到處响喨、地老鼠、串遶人衣、瓊盞玉臺端的旋轉得好看、銀蛾金彈施真巧妙難移、八仙捧壽、名顯中通、七聖降妖通身是火、黃烟兒綠烟兒氤氳籠罩萬推霞、緊吐蓮、慢吐蓮燦爛爭開十段錦、一丈菊與烟蘭相對、火梨花共落地桃爭春、樓臺殿閣頃刻不見巍峩之勢、村坊社鼓、彷彿難聞歡鬧之聲、貨郎担兒上下光烟齊明、鮑老車兒首尾分散粉碎、五鬼鬧判、焦頭爛額見猙獰、十面埋伏、馬到人馳無勝負、總然費却萬般心、只落得火滅烟消成煨燼

應伯爵見西門慶有酒了、剛看罷烟火、下樓來、因見王六兒在這裏、推小淨手、拉着謝希大、祝實念、也不辭西門慶、就走了、玳安便道二爹那里去、伯爵向他耳邊說道、傻孩子、我頭裏說的那本帳、我若不起身、別人也只顧坐着、顯的就沒趣了、等你爹問、你只說俺每都跑了、落後西門慶見烟火放了、問伯爵等、那裏去了、玳安道應二爹和謝爹

都一路去了、小的問不回來多上覆爹西門慶就不再問
丁、因叫過李銘吳惠來、每人賞了一大巨杯酒與他吃、分
付我且不與你唱錢、你兩個到十六日早來荅應、還是應
二爹三個并衆夥計當家兒晚夕在門首吃酒、李銘跪下
道、小的告稟爹、十六日和吳惠左順、鄭奉三個都往東平
府新陞的胡爺那里到任、官身去只到後晌纔得來、西門
慶道、左右俺每晚夕閒吃酒、唖你只休悮了、就是了、二人
道、小的並不敢悮、兩個唱的也就來拜辭出門、西門慶分
付明日家中堂客擺酒、李桂姐、吳銀姐都在這裏、你兩個
好歹來走一走、二人應諾了、一同出門、不在話下、西門慶
分付來昭玳安琴童收家活、細滅息了灯燭、細就往後邊

房裏去了、且說來昭兒子小鐵棍兒、正在外邊
火、見西門慶進去了、就來樓上見他爹老子收
𥞤合的肉菜、一甌子酒、和些元宵拿到屋裏就
丈青討、被他娘打了兩下、偏到不防他走在後邊院子裏
頑耍、只聽正面房子裏笑聲、只說唱的還沒去、見房門
着就在門縫裏張看、見房裏掌着灯燭、原來西門慶和王
六兒兩個在床沿子上行房、西門慶見有人來、將這老婆
倒按在床沿上、褪去小衣、意在使一丈青看見那話兒朝着托上、幹
後庭花、一進一退、往來擺打、何止數百回、擺打的連聲響
喨、其喘息之聲、往來之勢、猶賽折床一般、無處不聽見、這
小孩子正在那里張看、不防他娘一丈青走來看見、揪着

頭角兒拖到荷邊、鑿了兩個栗爆、罵道賊𣲖膳根子、小奴才
、兒你還少第二遭死又往那裡張他去于是與了他些零
菓子吃了、不放他出來就謊住扒上炕睡了、西門慶和王
六兒頑勾有兩頓飯時絕了事、玳安打發抬轎的酒飯吃
了還送了到家、然後纔來與琴童兩個打着灯兒跟西門
慶回去正是、

不愁明月盡、　自有夜珠來、

眼圓睁、横觔皆見、色若紫肝、約有六七寸長、比尋常分外粗大、西門慶心中暗喜、果然此藥有些意思、婦人脫得光赤條條、坐在他懷裡、一面用手籠揩、說道、怪道你要燒酒吃、原來幹這營生、因問你是那里討來的藥、西門慶把胡僧與他的藥告訴一遍、先令婦人仰臥床上、背靠雙枕、手拿那話往裡放、龜頭昂大、濡研半晌、方纔進入些須、婦人淫津流溢、少頃滑落、已而僅沒龜稜、西門慶酒興發作、淺抽深送、覺翕翕然暢美不可言、婦人淫心如醉、酥癱于枕上、口內呻吟不止、口口聲聲只叫大𩭐𩭐達達、淫婦今日可死也、淫態是六兒非金蓮又道、我央及你、好歹留些工夫在後邊耍耍、西門慶于是把老婆倒撅在床上、那話頂入而中、扶其股而極力搧磞、搧磞的連声响喨、老婆道、達達、你好生搧打着淫婦、休要住了、再不你自家拿過灯來照着頑耍、西門慶于是移灯近前、令婦人在下直舒雙足、他便騎在上面、兜其股、蹲踞而提之、活畫出來老婆在下一手揉着花心、扳其股而就之、顫聲不已、西門慶因對老婆說道、等你家的來、我打發他和來保崔本揚州支鹽去、支出鹽來賣了、就交他往湖州織了絲紬來、好不好、與六兒交合時必講買賣見六兒原利財而爲此西門亦止以財動之也老婆道、好達達、隨你交他那里只顧去、閑着怎人在家裡做甚麼、因問鋪子都交誰管、西門慶道、我交賁四且替他賣着、王六兒道、也罷、且交賁四看着罷、這里二人行房、不想都被琴童兒窓外聽了、玳安從後邊來

氣我到明日死了你也只尋我又是一番卜龜手是吃逼勒不過
交迎春掇了水下來澡牝乾淨方上床與西門慶交會可
霎作怪李瓶兒慢慢拍哄的官哥兒睡下只剛扒過這頭
來那孩子就醒了一連三次李瓶兒交迎春拿博浪鼓兒
哄着他抱與奶子那邊屋裡去了又点睛物之眾這里二人方纔
自在頑耍西門慶坐在帳子裡李瓶兒便馬爬在他身上
西門慶倒插那話入牝中已而燈下窺見他雪白的屁股
兒用手抱着且細觀其出入那話已被吞進半截興不可
遏李瓶兒恐怕帶出血來不住取巾帕抹之西門慶抽搜
了一個時辰兩手抱定他屁股只顧揉搓那話盡入至根
不[illegible]

瓶兒

兒道達達慢着些頂的奴裡邊好不疼西門慶道你既害
疼我丢了罷于是向桌上取過冷茶來呷了一口登時精
來一泄如注正是四體無非暢美一團都是陽春西門慶
方知梵僧有如此之妙藥睡下時已三更天氣且說潘金
丨文兩番点金蓮以此
蓮見西門慶在李瓶兒屋裡歇了只道他偷去淫器包兒
和他頑耍更不體察外邊勾當是夜睛交銀牙關門睡了
金蓮自有金蓮之心事月娘和薛姑子王姑子在上房宿睡王姑子
把整治的頭男衣胞并薛姑子的藥悄悄遞與月娘薛姑
子叫月娘揀個壬子日用酒吃下晚夕與官人同床一次
就是胎氣不可交一人知道月娘連忙將藥收了拜謝了
兩個姑子月娘又有月娘之事之心可嘆可畏又向王姑子道我正房裡好

金蓮噯可可兒的起來巳兒裏硬着那脚步兒且是去的快寫品玉掫如此上篇妙絕來到房裡西門慶已是吃了胡僧藥教春梅脫了衣裳然則春梅又先試了也在床上帳子裡坐着哩金蓮看見笑道我的兒今日好呀不等你娘來就上床了俺每在後邊吃酒被李桂姐唱着灌了我幾鍾好的獨自一箇兒黑影子裡一步高一步低不知怎的走來了叫春梅你有茶倒甌子我吃總爲春梅先試藥臨中工夫作地也豈是寫金蓮吃酒那春梅真箇點了茶來金蓮吃了摋了箇嘴兒與春梅那春梅就知其意那邊屋裏早已替他熱下水婦人抴些檀香白礬在裏面洗了牝未寫西門之玉先寫金蓮之牝蓋玉是簇新咬過牝亦當一番刷洗也就燈下摘

一手二字妙絕言其一手下帳一手脫褌一面兩脚早已上床矣情具如画

些脂胭口中噙着香茶好工夫然則與牝一時刷洗也走過這邊來春梅床頭上取過睡鞋來與他換了帶上房門出去這婦人便將燈臺挪近傍邊桌上放着一手放下半邊紗帳子來腿去紅褌露出玉體西門慶坐在枕頭上那話帶着兩箇脫子一耍弄的大大的與他瞧婦人燈下看見諕了一跳一手搭不過來一見便搭也紫巍巍沉甸甸便眤瞅了西門慶一眼說道我猜你沒別的話已定吃了那和尚藥弄聳的恁般大一味要來奈何老娘吃春方者大抵此意好酒好肉王里長吃的去你在誰人跟前試了新後文新試綾帶作爲點睛處剔目這回剩了些殘軍敗將纔來我這屋裏來了俺每是睢剩鬢髮合的你還說不偏心哩嗔道那一日我不在屋裏三不知把那行貨包子偷的往他屋裏

[illegible]寫潘六兒後庭特與王六兒二映總是見後文兩人用死西門同此一乎也則此時試藥已而入合符矣

替他脫衣裳、春梅點茶吃了、打發上床歇息、見婦人脫得
光赤條身子、（又金蓮先脫）坐着床沿、低垂着頭、將那白生生腿
兒橫抱膝上纏腳、換了雙大紅平底睡鞋兒、西門慶一見、
淫心輒起、麈柄挺然而興、因問婦人要淫器包兒、婦人忙
向褥子底下摸出來、遞與他、西門慶把兩箇托子都帶上、
一手摟過婦人在懷裡、因說、你達達今日要和你幹箇後庭
花兒、你肯不肯、那婦人聽了一眼、說道、好箇沒廉耻冤家、
你成日和書童兒小厮幹的不值了、又纏起我來了、你和
那奴才幹去、不是、西門慶笑道、怪小油嘴兒、罷麼、你若依
了我、又稀罕小厮做甚麼、你不知你達心裡好的是這樁
兒、管情放到裡頭去就過了、婦人被他再三纏不過說道、
奴只怕挨不得你這大行貨、你把頭子上圈去了、我和你
耍一遭試試、西門慶真箇除去硫黃圈、根下只束着銀托
子、令婦人馬爬在床上、屁股高蹶、將唾津塗抹在龜頭上、
往來濡研頂入、龜頭昂健、半晌僅沒其稜、婦人在下蹙眉
隱忍、口中咬汗巾子難捱、叫道、達達、漫着些、這箇比不的
前頭、撑得裏頭熱炙火燎的疼起來、這西門慶叫道、好心
肝、你叫着達達、不妨事、到明日買一套好顏色粧花紗衣
服與你穿、婦人道、那衣服倒也有在、我昨日見李桂姐穿（過入春婦無迹）
的那玉色綠掐羊皮挑的金抽銀黃銀條紗裙子、倒好看
說是裡邊買的、他每都有、只我沒這裙子、倒不知多少銀
子、你倒買一條我穿罷了、西門慶道、不打（也是一閒與上文品玉作對、）

嘲臂一回見桂姐之交與西門自此全疎後雖有來往亦只淡然而已小人浮薄之情如此則此回算結住桂

唱耻、謝希大道、罷罷、叫畫童兒接過琵琶去。等我酧勞桂
姐一杯酒兒消消氣罷、伯爵道、等我賓菜兒我本領兒不
濟事、拏勤勞准折罷了、桂姐道、花子過去、誰理你、你大拳
打了人、這回拏手來摸挲。當下希大一連遞了桂姐三杯
酒、拉伯爵道、咱每還有那兩盤雙陸打了罷。于是二人又
打雙陸、西門慶遞了箇眼色與桂姐、就往外走、伯爵道、哥、
你往後邊去、稍些香茶兒出來、頭裡吃了些蒜、這回子倒
反惡泛泛起來了、西門慶道、我那里得香茶來、伯爵道、哥
你還哄我哩、杭州劉學官送了你好少兒、你獨吃也不好、
西門慶笑的後邊去了、桂姐也走出來、在太湖石畔推摘
花兒戲、他不見了伯爵與希大、一連打了三盤雙陸、等西
門慶白不見出來、問畫童兒、你爹在後邊做甚麼哩、畫童
兒道、爹在後邊就出來了、伯爵道、就出來、有些古怪、因交
謝希大、你這里坐着、等我尋他尋去、那謝希大且和書童
兒兩箇下象棋、原來西門慶只走到李瓶兒房里吃了藥、
就出來了、在木香棚下看見李桂姐就拉到藏春塢雪洞
○木○香○棚○又一為後故齊、金蓮伏線以插、下文
兒裡把門兒掩着、坐在矮床兒上、把桂姐摟在懷中腿上
調、寄之筍也
坐的、一徑露出那話來與他瞧、把桂姐諕了一跳、便問怎
的就這般大、西門慶悉把吃胡僧藥告訴了一遍、先交他
低垂粉頸、款啓猩脣品咂了一回、然後輕輕摟起他兩隻
小小金蓮來、跨在兩邊肐膊上、抱到一張椅兒上、兩箇就
幹起來、不想應伯爵到各亭兒上尋了一遭、尋不着、打滴

六娘的都在這裡了、又道、汗巾兒、買了來、你把甚來謝我于是把臉子挨的他身邊、被金蓮舉手只一推、不想李瓶兒抱着官哥兒、並奶子如意兒、跟着從松墻那邊走來、見金蓮手拏白團扇一動不知是推敬濟只認做撲蝴蝶忙叫道、五媽媽、撲的蝴蝶兒、把官哥兒一個耍子、慌的敬濟趕眼不見、兩三步、就鑽進山子裡邊去了、金蓮恐怕李瓶兒瞧見故意問道、陳姐夫與了汗巾不曾、李瓶兒道、他還沒有與我哩、金蓮道、他剛纔袖着、對着大姐姐不好與咱的、悄悄遞與我了、于是兩個坐在芭蕉叢下花臺石上打開分了、兩個坐了一回、李瓶兒說道、這答兒裡到且是蔭涼、天下偏有此事 因使如意兒你去叫迎春、屋裏取孩子的小枕頭、并涼蓆兒來、就帶了骨牌來、我和五娘在這里抹回骨牌兒、不知山洞中人急壞了 你就在屋裡看罷、如意兒去了、不一時、迎春取了枕蓆并骨牌來、李瓶兒鋪下蓆、把官哥兒放在小枕頭兒上、倘着教他頑耍、他便和金蓮抹牌、抹了一回、交迎春往屋裡、拿一壺好茶來、不想孟玉樓在臥雲亭上看見、點手兒、叫李瓶兒說、大姐姐叫你說句話兒、李瓶兒撇下孩子、教金蓮看着、我就來、那金蓮記挂敬濟在洞兒裡、那里又去顧那孩子、趁空兒、兩三步走入洞門首、教敬濟說、沒人、你出來罷、敬濟便叫婦人進去瞧蘑菇裏面長出這些大頭蘑菇來了、哄的婦人入到洞裏、就折叠腿跪着、要和婦人雲雨、兩個正接着親嘴、也是天假其便、

口下○既○說○過○與○我○了○此○又偏一問是心忙

口强如画

○故○作○險○筆○

○故○作○千○分○險○筆○

○閙○

又一惡

○錢○蓮○全○不○難○拆○

金蓮不曾得手、耐不住滿身慾火、見西門慶吃酒到晚還
○愛○苗○青○晚○在○出○。
未來家、依舊閃入捲棚後面、探頭探腦張看、原來金蓮被
敬濟鬼混了一場、也十分難熬、正在無人處手托香腮沉
吟思想、不料敬濟三不知走來、黑影子裡看見了、恨不的
一碗水嚥將下去、就大着膽悄悄走到背後、將金蓮雙手
抱住、便親了箇嘴、說道、我前世的娘、起先吃孟二一見那冤
家打開了、幾乎把我急殺了、金蓮不隄防吃了一嚇、回頭
看見是敬濟、心中又驚又喜、便罵道、賊短命、閃了我一閃、
快放手、有人來撞見怎了、敬濟那裡肯放、便用手去解他
褲帶、金蓮猶半推半就、早被敬濟一扯扯斷了、金蓮故意
○○○添○明○如○何○不○容○易○又○知○何○
失驚道、怪賊囚、好大膽、就這等容容易易、要奈何小丈母

爲奈何哉

敬濟再三央求道、我那前世的親娘、要敬濟的心肝煮湯
吃、我也肯割出來、沒奈何、只要今番成就成就、敬濟口裡
說着、腰下那話、已是硬幫幫的露出來、朝着金蓮單裙只
○○○○○○○○
顧亂插、金蓮桃頰紅潮、情動久了、初還假做不肯、及被敬
濟纍垂敖曹觸着、就禁不的把手去摸、敬濟便趁勢一手
掀開金蓮裙子、儘力往內一插、不覺沒頭露腦、原來金蓮
被纏了一回、滕水濕漉漉的、因此不費力送進了、兩個緊
傍在紅欄杆上、任意抽送、敬濟還嫌不得到根、教金蓮倒
在地下、待我奉承你、一箇不亦樂乎、金蓮恐散了頭髮、又
怕人來、推道今番且將就些、後次再得相聚、憑你便了、一
個達達連聲、一個親親不住、厮併了半箇時辰、只聽得隔

墻外簌簌的響、又有人說話、兩箇一鬨而散、敬濟雲情未
已、金蓮兩意方濃、郤是書童玳安拿着冠帶拜匣、都醉醺
醺的、嚷進門來、月娘聽見、知道是西門慶來家、忙差小玉
出來、看書童玳安道、爹隨後就到了、我兩人怕晚了、先來
了、不多時、西門慶下馬進門、已醉了、直奔到月娘房裡來、
摟住月娘、就待上床、月娘因要他明日進房應二十三壬
子日服藥行事、便不留他、道今日我身子不好、你往別房
裡去罷、西門慶笑道、我知道你嫌我醉了、不留我也罷、別
要惹你嫌我去了、明晚來罷、月娘笑道、我真有些不好、月（結○）
（○脫○分○明○）經還未淨、讒嫌你、明晚來罷、西門慶就往潘金蓮房裡去
了、金蓮正與敬濟不盡興、回房睏在炕上、一見西門慶進
來、忙起來笑迎道、今日吃酒這咱時纔來家、西門慶也不
荅應、一手摟將過來、連親了幾個嘴、一手就下邊一摸、摸（○發○又○不○得○上○文○照○）
（○見○香○蝶○二○十分矣○）着他牝戶道、怪小淫婦、你想着誰來、兀那話濕搭搭的金
蓮自覺心虛、也不做聲、只笑推開了、西門慶向後邊淨牝
去了、（龍使敬濟文字在西門處結是大奇大奇）當晚與西門慶雲情雨意不消
說得、且表吳月娘次日起身、正是二十三壬子日、梳洗畢、
就教小玉、擺着香桌、上邊放着寶爐、燒起名香、又放上白
衣觀音經一卷、月娘向西皈依禮拜、拈香畢、將經展開念
一遍、拜一拜、念了二十四遍、拜了二十四拜、圓滿、然後箱
內取出丸藥、放在桌上、又拜了四拜、禱告道、我吳氏上靠
皇天、下賴薛師父王師父這藥、仰祈保佑、早生子嗣、告畢、

月娘

身子不好、這咱搗鬼、月娘道、這不是搗鬼、果然有些不好、難道夫妻之間、恁地疑心、西門慶吃了十数盃酒、又吃了些鮮魚鴨腊、便不吃了、月娘交收過了、不玉薰的被窩香噴噴的、兩個洗澡巳畢、脫衣上床、就上綢繆、被中繾綣、言不可盡、這也是吳月娘該有喜事、恰遇月經轉、兩下似水如魚、便得了子了、此結胎（孝哥 加）正是

花有並頭蓮並蔕、　帶宜同挽結同心、

次日西門慶起身梳洗、月娘備有羊羔美酒、雞子腰子補腎之物、與他吃了、打發進衙門去、西門慶衙門散了、同來、就進李瓶兒房看哥兒、抱着孩子、（按寫官哥刃作李瓶兒者出孽自難存）

向西門慶道、前日我有些心願未曾了、這兩日身子有些（○孽○机○發○斷○憐○念○然）不好、坐淨桶時、常有些血水淋得慌、早晚要酬酬心愿、你又忙碌碌的、不得个閒空、西門慶道、你既要了愿時、我叫玳安去接王姑子來、與他商量、做些好事、就是了、便叫玳安分付接王姑子、玳安應諾去了、書童又報常二叔和應二爹來到、（巳爲借銀伏線）西門慶便出迎、廝見、應伯爵道、前日謝子純在這裡吃酒、我說的黃四李三的那事、哥應付了他罷、西門慶道、我那裡有銀子、應伯爵道、哥前日巳是許下了、如何又变了卦、哥不要瞞我、等地財主、說個無錢出來、隨分奏些與他罷、西門慶不荅應他、只顧呆了臉看常峙節、（寫心事蓋西門慶尚不知也）常峙節道、連日不曾來看哥、哥兒長養原、西門慶道生受、法念却總你、李家嫂子要酬心愿只得

酒來但見盤堆異菓酒泛金波十分齊整姊妹二人遞了酒在旁箏排雁柱欵跨鮫綃愛香兒彈箏愛月兒琵琶唱了一套挖的上心來恰端的詞出佳人口有裂石繞梁之聲唱畢促席而坐拿骰盆與西門慶搶紅猜枚飲勾多時鄭愛香兒推更衣出去了獨有愛月兒陪着西門慶吃酒先是西門慶向袖中取出白綾汗巾兒上頭束着箇金穿心盒兒鄭愛月兒只道是香茶便要打開西門慶道不是香茶是我逐日吃的補藥我的香茶不放在這裏面只用紙包着于是袖中取出一包香茶桂花餅兒遞與他那愛月兒不信還伸手往他袖子裏掏又掏出個紫縐紗汗巾兒上拴着一副揀金挑牙兒拿在手中觀看甚是可愛說

愛月初

愛月

道我見桂姐和吳銀姐都拿着這樣汗巾兒原來是你與他的西門慶道是我揚州船上帶來的不是我與他誰與他的你若愛與了你罷到明日再送一副與你姐姐說畢（西門只如此倖態可掬）西門慶就着鍾兒裡酒把穿心盒兒內藥吃了一服把粉頭摟在懷中兩箇一遞一口兒飲酒咂舌無所不至西門慶又舒手摸弄他香乳緊緊就就賽麻圓滑膩一面扯開衫兒觀看白馥馥猶如瑩玉一般揣摩良久淫心輒起腰間那話突然而興解開褲帶令他纖手籠揝粉頭見其粗大諕的吐舌害怕雙手摟定西門慶脖項說道我的親親你今日初會將就我只放半截兒罷若都放進去我就死了你敢吃藥養的這等大不然如何天生

氣破了不防一頭撞在門底下把粉額磕傷金釵墜地寫得
出慌的吳銀兒與孫雪娥向前攙扶起來、勸歸後邊去了、
到了房中見坑上空落落的只有他要的那壽星博浪鼓
見還掛在床頭上想將起來博浪鼓一件小小物事用入文字便令無窮血淚皆向此
中酒出真奇絕文字是掐了桌子又哭箇不了吳銀兒在旁扯着他
手勸說道、娘少哭了、哥哥已是抛閃你去了、那裡再哭得
活、你須自解自歎、休要只顧煩惱、無心人如画雪娥道、你又年
少青春、愁到明日養不出來也怎的這裡墻有縫壁有眼
俺每不好說的、他使心用心、反累已身、他將你孩子害了、
教他一還一報、問他要命、不知你我被他活埋了幾遭了、
只要漢子常守着他便好、到人屋裡睡一夜兒、他就氣生

氣死早是前者你每都知道漢子等閒不到我後邊纔到
了一遭兒、你看他就背地裡唧喳成一塊、對着他姐兒每
說我長、道我短、俺每也不言語、每日洗眼兒看着他、這个
淫婦到明日還不知怎麼死哩又有心事人如画李瓶兒道罷了
我也惹了一身病在這裡不知在今日明日死和他也爭
執不得了隨他罷一語直至碧落黃泉無分訢处正說着、只見㜺子如意
兒、向前跪下哭道小媳婦有句話、不敢对娘說、今日哥兒
死了、乃是小媳婦沒造化、只怕往後爹与大娘、打發小媳
婦出去、小媳婦男子漢又沒了那裡投奔、李瓶兒見他這
般說又心中傷痛起來、便道、怪老婆、孩子便沒了我還沒
死哩、總然我到明日死了你在我手下一場、我也不叫你

出門往後你大娘生下哥兒小姐来交你接了奶就是一
般了你慌乱的是甚麼、那如意兒方纔不言語了、如意自有心又
事又安如意後文之根　李瓶兒良久又悲慟哭起来莫是悲從中来雪娥与
吳銀兒兩個又解勸說道你肚中吃了些甚麼呂顧哭了
去、一面叫綉春、後边拿了飲来、擺在桌上陪他吃、那李瓶
兒怎生嚥下去、只吃了半甌兒、就丢下不吃了、西門慶在
墳上、叫徐先生画了穴、把官哥兒就埋在先頭陳氏娘懷
中、抱孫葬了、那日喬大户并衆親戚都有祭祀就在新蓋
捲棚管待飲酒一日来家李瓶兒与月娘、喬大户娘子、大
妗子磕着頭又哭了、向喬大户娘子說道親家、誰似奴養
的孩兒不氣長短命死了、既死了、累你家姐々做了望門
寡常而無功、親家休要笑話、喬大户娘子說道、親家怎的
這般說話、孩兒每各人壽數、誰人保的後来的事、常言先
親後不改親家每又不老往後總沒子孫須要慢々来親
家少要煩惱了說畢、作辭回家去了、親家休哭西門慶在前廳、
叫徐先生洒掃、各門上都貼辟非黄符死者煞高三丈向
東北方而去、遇日遊神冲回不出、斬之則吉、親人不忌、西
門慶拿出一疋大布、二兩銀子、謝了徐先生、管待出門、晚
夕入李瓶兒房中、陪他睡、夜間百般言語温存見官哥兒
的戲耍物件都還在根前恐怕李瓶兒看見思想煩惱都
令迎春拿到後边去了　攜手收拾博浪鼓如正是　撇金扇一撲章
思想嬌兒晝夜啼　寸心如割命懸絲

世間万般哀苦事　除非死別共生離

我重陽那日使人來接你去不去申二姐道老爹說那里話但呼喚怎敢違阻西門慶聽見他說話伶俐心中大喜不一時收杯換盞之間王六兒恐席間說話不方便叫他唱了幾套悄悄向韓道國說叫小廝玳安兒送過樂三嫂家歇去罷臨去拜辭西門慶向袖中掏出一包兒三錢銀子賞他買絃申二姐連忙磕頭謝了西門慶約下我初八日使人請你去王六兒道爹只使王經來對我說等我這里叫小廝請他去說畢申二姐往隔壁去了（一個去）韓道國與老婆說知也就往鋪子裡睡去了（又一個去）只落下老婆在席上（此句有胡秀在）陪西門慶擲骰飲酒吃了一回兩個看看吃的涎將上來西門慶推起身更衣就走入婦人房裡兩個頂門頭要王經便把燈燭移出來在前半間（又一個去）和玳安琴童兒做一處飲酒（又安頓下兩個）那後生胡秀在廚下偷吃了幾碗酒（方出胡秀）打發廚子去了走在王六兒隔壁供養佛祖先堂內地下鋪着一領蓆就睡着了睡了一覺起來忽聽見婦人房裡声喚又見板壁縫裡透過燈亮來只道西門慶去了韓道國在房中宿歇暗暗用頭上簪子剌破板縫中糊的紙往那邊張看見那邊房中亮騰騰點着燈燭不想西門慶和老婆在屋裡正幹得好（是板縫）伶伶俐俐看見把老婆兩隻腿却用腳帶吊在床頂上西門慶上身止着一件綾襖兒下身赤露（是胡秀眼中）就在床沿上一來一往一動一靜搧打的連声响喨老婆口裡百般言語都叫出來良

此勾當今日他男子漢陪我坐他又沒出來婦人道你拿這個話兒來哄我誰不知他漢子是個男忘八又放羊又拾柴一徑把老婆丟與你圖你家買賣做要賺你的錢使你這傻行貨子只好四十里聽銃響罷了西門慶脫了衣裳坐在床沿上婦人探出手來（是燈下情景一路不亂）把褲子扯開摸見那話軟叮噹的托子還帶在上面說道可又來你臘鴨子煮在鍋裡身子兒爛了嘴頭兒還硬見放着不語先生在這里強盜和那淫婦怎麼弄聳聳到這咱晚纔來家（甚不憤他這咱晚）弄的恁個樣兒（甚不忍他恁樣兒）嘴頭兒還強哩你賭個誓我叫春梅舀一甌子涼水你只吃了我就算你好膽子（論起來婦也是這般鹹是醋他是這般酸是是禿子包網巾）饒這一抿子兒也罷了若是信着你意兒把天下老婆都要遍了罷賊沒羞的貨一個大眼裡火行貨子你早是個漢子若是個老婆就養遍街合遍巷幾句說的西門慶睜睜的只是笑（一路開口一串鈴是金蓮的話作旌兒不得作玉樓月娘春梅亦不得敢妙）上的床來叫春梅篩熱了燒酒把金穿心盒兒內藥拈了一粒放在口裡嚥下去仰臥在床上令婦人我兒你下去替你達品品起來是造化（王六兒弄軟又要潘六兒弄硬王六兒遭造化時潘六兒几乎不造化潘六兒造化時照卻王六兒先造化過了待兩六重陰雙伐一硬不復軟之時兩六兒又各自尋造化正是西門可以造化人而自無造化以活于世可冀可畏）那婦人一徑做喬張致便道好乾淨兒你在那淫婦窟窿子裡鑽了來叫我替你咂可不髒殺了我西門慶道怪小淫婦兒單管胡說白道的那里

即跟來伺候、（寫出慣家）盆中淨手畢、拉着他手兒同到房中、房中又早月窓半啓、銀燭高燒、氣暖如春、蘭麝馥郁、于是脫了上蓋、止穿白綾道袍、兩個在床上、腿壓腿兒做一處、先是愛月兒問爹今日不家去罷了、西門慶道我還去今日一者銀兒在這里、不好意思、二者我居着官、今年考察任通、恐惹是非、只是白日來和你坐坐罷了、（有癡夢在）兒又說前日多謝你泡螺兒、你送了去、倒惹的我心酸了半日、當初止有過世六娘他會揀、他死了、家中再有誰會揀他、（凡三點出揔見傷心）愛月道揀他不難、只是要拿的着禁節兒便好、那瓜仁都是我日逐一個個兒磕的、說應花子倒撾了好些吃、西門慶道你們那[illegible]

下沒多、我吃了（所為痴心做處、人人愛也）、愛月兒道、倒便益了賊花子、恰好只孝順了他、又說多謝爹的衣梅、媽看見吃了一個兒歡喜的要不的、他要便痰火發了、晚夕咳嗽半夜、把人聒死了、常時口乾、得恁一個在口裡噙着、他倒生好些津液、我和俺姐姐吃了、沒多幾個兒、連罐兒他老人家都收在房內早晚吃、誰敢動他、（一絲不亂）西門慶道不打緊、我明日使小廝再送一罐來你吃、愛月又問爹連日會桂姐沒有、（入桂姐無痕）西門慶道自從孝堂內到如今、誰見他來、愛月兒道、六娘五七、他也送茶去來、西門慶道他家使李銘送去來、愛月道我有句話兒只放在爹心裡、西門慶問甚麼話、那愛月又想了想說、我不說罷、（浸潤之譖可畏可畏）若說了、[illegible]俺姐

愛月

人、他一年來此價買賣兩遭、正經他在裡邊歇不的一兩夜、倒只在外邊常和人家偷貓遞狗、幹此勾當、西門慶聽了、見粉頭所事合着他的板眼、亦發歡喜、說我兒、你既貼戀我心、我每月送三十兩銀子與你媽盤纏、也不消接人了、我過開就來、愛月兒道、爹你若有我心時、其麼三十兩二十兩、隨着掠幾兩銀子與媽、我自恁懶待留人、只是伺候爹罷了、西門慶道甚麼話、我決然送三十兩銀子來、說畢、與撫櫳桂姐一結、兩個上牀交歡、牀上鋪的被褥約一尺高、愛月道、爹脫衣裳不脫、西門慶道、咱連衣耍耍罷、只怕他們前邊等咱、一面扯過枕頭來、粉頭解去下衣、仰臥枕畔、西門慶把他兩隻小小金蓮扛在肩上、解開藍綾褲子、那話

愛月

上托子、但見花心輕折、柳腰款擺、正是

花嫩不禁柔、春風卒未休、

花心猶未足、脉脉情無極、

低低喚粉郎、春宵樂未央、畢

兩個交歡良久、至情欲洩之際、西門慶幹的氣喘吁吁、粉頭妖声不絕、鬓雲拖枕、滿口只教親達達、慢着些兒、少頃、樂極情濃、一泄如注、雲收雨散、各整衣理容、淨了手、同攜手來到席上、吳銀兒和愛香兒正與葵軒、伯爵擲色猜枚、觥籌交錯、耍在熱鬧處、衆人見西門慶進入、俱立起身來讓坐、伯爵道、你也下般的、把俺每丟在這里、你纔出來、拿酒兒且扶扶頭着、西門慶道、俺每說句話兒、有甚閒勾當、

林太太

身致謝大人、西門慶道、你我一家、何出此言、一句合攏說話之間、彼此眉目顧盼留情不一、時文嫂放桌兒擺上酒來、西門慶故意辭道、學生初來進謁、倒不曾送禮來、如何反承老太太盛情留坐、林氏道、不知大人下降、沒作整備、寒天聊具一杯水酒、表意而已、丫鬟篩上酒來、端的金壺斟美釀、玉盞貯佳餚、林氏起身捧酒、西門慶亦下席道、我當先奉老太太一杯、文嫂兒在傍插口說道、老爹且不消遞太太酒、這十一月十五日是太太生日、那日送禮來與太太祝壽就是了、便引入再調西門慶道、阿呀、早時你說、今日是初九、差六日、我在下一定來與太太登堂拜壽、林氏笑道、豈敢動勞大人、須臾大盤大碗、就是十六碗美味佳餚、旁邊

林太々

銀燭高燒、下邊金爐添火、交杯一盞、行令猜枚、笑雨嘲雲、酒爲色膽、看看飲至蓮漏已沉、窗月倒影之際、又映月兒一雙竹葉穿心、兩個芳情已動、文嫂已過一邊、連次呼酒不至、西門慶見左右無人、漸漸促席而坐、言頗涉邪、把手捏腕之際、挨肩擦膀之間、初時戲摟粉項、婦人則笑而不言、次後款啓朱唇、反是婦人啓唇西門慶則舌吐其口、鳴咂有聲、笑語密切、婦人於是自掩房門、解衣鬆珮、微開錦帳、輕展綉衾、鴛枕橫牀、鳳香薰被、相挨玉体、抱摟酥胸、一路用錦綉語是襯搭宜家也原來西門慶知婦人好風月、家中帶了淫器包在身邊、又服了梵僧藥、婦人摸見他陽物甚大、反是婦人先摸西門慶亦摸其牝戶、彼此歡欣、情與如火、展猿臂不覺蝶浪蜂狂、蹺玉

小去、經好、十分在衙門中、也不方便、說話之間、已有一更
天氣、西門慶說道、老公公請安置罷、學生亦不勝酒力了、
何太監方作辭歸後邊歇息去了、何千戶教家樂彈唱還
與西門慶吃了一回、方纔起身、送至後園三間書院亭榭、
湖山盆景花木、無一觧筆是好入夢之地、房內絳燭高燒、篆內香焚麝、
餅十分幽雅、何千戶陪西門慶叙話、又看茶吃了、方道安
置歸後邊去了、西門慶摘去冠帶、解衣就寢、王經玳安打
發了就往下邊暖炕上歇去了、西門慶有酒的人、睡在枕
畔、見滿窗月色、番來覆去、良久只聞夜漏沉沉、花陰寂寂、
寒風吹得那窗紙有聲、是好夢因、況離家已久、正要呼王經進 ○典○瓶○兒○
來陪他睡、忽聽得窗外有婦人語聲甚低、即披衣下

床、靸着鞋襪、悄悄啓戶視之、只見李瓶兒霧鬢雲鬟、淡妝
麗雅、素白舊衫、籠雪体、淡黃軟襪襯弓鞋、輕移蓮步、立于
月下、西門慶一見、挽之入室、相抱而哭、說道、冤家、你如何
在這里、李瓶兒道、奴尋訪至此、對你說、我已尋了房兒了、
今特來見你一面、早晚便搬去了、一句未搬耳在何處、西門慶忙問
道、你房兒在于何處、李瓶兒道、咫尺不遠、出此大街迤東
造釜巷中間便是、言訖、蔽龍未盡猶得折黃金今乃爲造釜者所用則瓶已消摧久矣、西
門慶共他相偎相抱、上床雲雨、不勝美快之極、已而整衣
扶髻、徘徊不捨、那瓶兒叮嚀囑付西門慶道、我的哥哥、切
記休貪夜飲、早早回家、那廝不時伺害于你、映後、千萬勿忘、
言訖、挽西門慶相送、走出大街上、見月色如畫、果然往東

兩雙鞋腳手西門慶道單單兒怎好拿去分付玳安我皮箱內有帶的玫瑰花餅取兩罐兒（愛姐消息已動）就把回帖付與王經穿上青衣跟了來人往府裏看愛姐不題這西門慶寫了帖兒送了一腔羊一罈酒謝了崔中書把一口豬一罈酒兩盒點心擡到後邊孝順老公公何千戶拜謝道長官你我一家如何這等計較且說王經到府內請出韓愛姐外廳拜見了打扮的如瓊林玉樹一般比在家出落自是不同長大了好些問了回家中事務管待了酒飯見王經身上單薄與了一件天青綜絲貂鼠氅衣兒（為道國生心之由）又與了五兩銀子拿來回覆西門慶西門慶大喜正與何千戶下棋忽聞綽道之聲門上人來報夏老爹來拜拿進兩個拜帖兒兩個忙迎接到廳敘禮何千戶又謝昨日房子之事夏公具了兩分段帕酒禮奉賀一公西門慶與何千戶再三致謝令左右收了夏公又賞了賫四玳安王經十兩銀子（細）一面分賓主坐下茶罷共敘寒溫夏公道請老公公拜見何千戶道家公公進內去了夏公又留下了一個雙紅拜帖兒說道多頂上老公公拜遲恕罪言畢起身去了何千戶隨即也具一分賀禮一疋金段差人送去不在言表到晚夕何千戶又在花園暖閣中擺酒與西門慶共酌家樂歌唱到二更方寢西門慶因昨日夢遺之事晚夕令王經拿鋪蓋來書房地平上睡半夜叫上牀摟在被窩內兩個口吐丁香舌融甜唾（又是書童之續）正是不能得

是分賓主而坐周守備問京中見朝之事西門慶一一說
了周守備道龍溪不來已差人來取家小上京去西門
慶道就取也待出月如今何長官且在衙門權住着理夏
公的房子與了他住也是我替他主張的守備道這等更
妙因見堂中擺設桌席問道今日所延甚客西門慶道聊
具一酌與何大人接風同僚之間不好意思二人吃了茶
周守備起身說道容日合衙列位與二公奉賀西門慶道
豈敢動勞多承先施作揖出門上馬而去百忙為周守備一熱又是春梅消
息西門慶回來脫了衣服又陪三人在書房中擺飯何千
戶到午後方來與大舅等各相見敘禮畢各敘寒溫茶湯
換罷各寬衣服何千戶見西門慶家道相稱酒筵齊整四
個小優銀箏象板玉阮琵琶遞酒上坐直飲至起更時分
何千戶方起身往衙門中去了吳大舅應伯爵溫秀才也
辭回去了西門慶打發小優兒出去分付收了家伙就往
前邊金蓮房中來一語引入婦人在房內濃施朱粉復整新粧
薰香澡牝正盼西門慶進他房來滿面笑容向前替他脫
衣解帶連忙叫春梅點茶與他吃了打發上床歇宿端的
被窩中相挨素體枕席上緊貼酥胸婦人雲雨之際百般
但生西門慶抽拽之後靈犀已透睡不着枕上把離言深
講交接後淫情未足又從下替他品簫這婦人只要拴西
門慶之心又況拋離了半月在家久曠幽懷淫情似火得
到身根不得鑽入他腹中將那話品弄了一夜再不離口

從來男女不通融、賣俏營前眞可羞、
三官不解其中意、饒貼親娘還磕頭、

遞畢酒、林氏分付王三官請大人前邊坐寬衣服、叫左右拿上
忠靖巾來換了、不一時交席坐下、小優彈唱起來、廚役上
前割道、玳安拿賞賜伺候、當下食割五道、歌吟二套、秉燭
上來、西門慶起身告辭、王三官再三固留、又邀到他書院
中、獨上的三間小軒裡、面花柳掩映、文物瀟洒、正面懸着
一個金粉箋扁、曰三泉詩舫、四壁挂四軸古畫、西門慶便
問三泉是何人、王三官只顧隱避不敢回答、半日纔說是
兒子的賤號、〔文映入下文月兒文內〕西門慶便一聲兒沒言語、擡過
高壺來、又殷勤飲酒、四個小優兒在傍彈唱、林氏後邊只
顧打發添換菜蔬菓碟兒上來、林氏〔又贈〕吃到二更時分、西
門慶已帶半酣、方纔起身、賞了小優兒并廚役、作辭回家
到家、逕往金蓮房中、原來婦人還沒睡、纔摘去冠兒、挽着
雲髻、淡粧濃抹、正在房內、茶烹玉蕊、香裊金猊、等待見西
門慶進來、歡喜無限、忙向前接了衣裳、叫春梅點了一盞
雀舌芽茶與西門慶吃、西門慶吃了、然後春梅脫衣解帶、
〔以春梅起〕打發上床、婦人在燈下摘去首飾、換了睡鞋、上床並
頭交股而寢、西門慶將一隻胳膊與婦人枕着、〔春雲初吐〕摟在
懷中、猶如軟玉溫香一般、兩個酥胸相貼、臉兒廝搵、嗚咂
其舌、不一時甜唾融心、靈犀春透、婦人不住手下邊捏弄
他那話、西門慶因問道、我的兒、我不在家、你想我不想、婦

金蓮

纏到三更方歇正是

帶雨籠烟世所稀　妖嬈身勢似難支

終宵故把芳心訴　留得東風不放歸

兩個並頭交股睡到天明婦人淫精未足還不住手捏弄那話登時把麈柄捏弄起來叫道親達達我一心要你身上睡睡（絶妙好床）一面扒伏在西門慶身上倒澆燭摟着他脖子只顧揉搓（一語寫盡）教西門慶兩手扳住他腰（教字妙）扳的緊緊的（此句乃金蓮說也）他便在上極力抽提一回那話漸沒至根餘者被托子所阻不能入（如此出白綾帶）婦人便道我的達達等我白日裏替你縫一條白綾帶子你把和尚與你那末子藥裝些在裏面我再墜上兩根長帶兒等睡時你拴他在根子上却拿這兩根帶拴在後邊腰裏拴的緊緊的又柔軟又得全放進（所謂不背招一分餘地也）却不强如這托子硬硬的格的人疼西門慶道我的兒你做下藥在磁盒兒內你自家裝上就是了婦人道你黑夜好歹來咱兩個試試看好不好（又爲後王子日相勾對針）于是兩個頑耍一番只見玳安拿帖兒進來問春梅爹起身不曾安老爹差人送分資來了又擡了[illegible]罈酒四盆花樹進來春梅道（以春梅結與打猫品簫一回對針）爹還沒起身教他等等兒玳安道他好少近路兒還要赶新河口閘上回話哩不想西門慶在房中聽見隔窗呼玳安問了話拿帖兒進去拆開看上寫道

奉去分資四封共八兩權少塘桌席餘者散酌而已仰

金蓮

第七十三回

潘金蓮不憤憶吹簫　西門慶新試白綾帶

詞曰

喚多情憶多情，誰把多情喚我名，喚名人可憎。為多情轉多情，死向多情心不平，休教情重輕。

右調長相思

話說應伯爵回家去了，西門慶就在藏春塢坐着，看泥水匠打地炕。墻外燒火，安放花草，庶不至煤烟熏觸。蓋為春梅一透消息，豈閑筆寫閑事也。忽見平安拿進帖兒稟說：帥府周爺差人送分資來了，盒內封着五封分資：周守備、荊都監、張團練、劉薛二內相，每人五星，粗帕二方，奉引賀敬。此十弟兄分資何如西門

鷗外藏書
東京帝國大學圖書印
B 23475
0004529129

生日　鍼線匣　安胎

慶令左右收入後邊拿回帖打發去了且說那日楊姑娘與吳大妗子、潘姥姥、坐轎子先來了、然後薛姑子、大師父王姑子、并兩個小姑子、妙趣妙鳳、并郁大姐、都買了盒兒來與玉樓做生日（玉樓生日起播雪以後熱事方濃玉樓生日結此後冷孤已動也）月娘在上房擺茶、眾姊妹都在一處陪待、須臾吃了茶、各人收便坐了、（先將眾人一總為下文也）潘金蓮想着要與西門慶做白綾帶兒、即便走到房裡、拿過針線匣、揀一條白綾兒、將磁盒內顫声嬌藥末兒、裝在裏面、周圍用倒口針兒撩縫的甚是細法、（此際芳心落想何處）預備晚夕要與西門慶雲雨之歡、不想薛姑子驀地進房來、送那安胎氣的衣胞符藥與他（正中下懷故作滿語為後作地）這婦人連忙收過（寫出私心）一面陪他坐的、薛姑子見左右無人便悄悄遞與他說道你揀個壬子日空心服到晚夕與官人在一處、管情一度就成胎氣、（越滿許越令後文不能寧耐也）你看後邊大菩薩、也是貧僧替他安的胎、今已有了半肚子了、我還說個法兒與你、縫個錦香囊、我書道朱砂符兒、安在裡面、帶在身邊、管情就是男胎、好不准驗、（更妙總是故作滿語）這婦人聽了、滿心歡喜、一面接了符藥、藏放在箱內、拿過曆日來看、二十九日是壬子日、于是就稱了三錢銀子、送與他、（是金蓮出手）說這個不當什麼、拿到家買菜吃、等坐胎之時、我尋疋絹與你做衣穿、（與月娘對照金蓮可矣月娘愈覺不堪）薛姑子道、菩薩快休計較、我不相王和尚、那樣利心重、（錯詞總是現身說法故能入妙）前者因過世那位菩薩念經、他說我撥了他的主顧好

中流淚。○○○文字眞是杓末不灑又是刻骨寫出不一時、李銘和兩個小優兒進
來、月娘分付你會唱比翼成連理不會、月娘亦驕極矣滿極矣南王金
箱將西翁之花已見于此、却是不知有蕭兒死者、然則墻
頭物已忍囊下物、又拜領今日又暢極矣寫此一曲與
憶吹簫反照出是韓佐道、小的記得、纔待拿起樂器來彈
刻骨寫月娘非淺唱被西門慶叫近前分付你唱一套憶吹簫我聽罷方去月娘
此番西門乃借吹簫躲中亦不知有月娘在者兩個小優連忙改調唱集賢賓憶
吹簫玉人何處也、唱了一回、唱到他為我褪湘裙杜鵑花
上血。○○下一路細點此血如梅花亂落潘金蓮見唱此詞、就知西門慶念思
李瓶兒之意。及唱到此句、在席上故意把手放在臉兒上、
這點兒那點兒羞他、淫態○月娘不爭而金蓮爭又奇說道孩兒那里豬
八戒走在冷鋪中坐着、你怎的醜的沒對兒、一個後婚老
婆又不是女兒、那里討杜鵑花上血來放倒自己說了好個沒羞
的行貨子、西門慶道、怪奴才、聽唱罷麼、我那里曉得什麼、
單管胡枝扯葉的、只見兩個小優又唱到一個相府內懷
春女、忽剌八拋去也、我怎肯恁隨邪又去把墻花亂折、那
西門慶只顧低着頭留心細聽刺骨相思曲曲寫出須臾唱畢、這潘
金蓮就不憤他兩個在席上只顧拌嘴起來揔一月娘有些
看不上便道、六姐、你也耐煩、兩個只顧強什麼、楊姑奶奶
和他大妗子去在屋裡冷清清的沒個人兒陪他、你每着
兩個進去陪他坐坐兒、我就來、可知炕屋安插是安頓數人却又是借此一頓當
下金蓮和李嬌兒就往房裡去了、不一時、只見來安來說
應二娘帖兒、送到了二爹來了、大舅便來、西門慶道你對

姑子就先宣念偈言講了一段五戒禪師破戒戲紅蓮方子轉世爲東坡佛法（此書內入東坡奇絕又是勾化一影）講說了良久方罷只見玉樓房中蘭香拿了兩盒細巧素菜菓碟茶食點心來收了香炉擺在桌上又是一壺茶與衆人陪三個師父吃了然後又拿葷下飯來打開一罈麻姑酒衆人圍炉吃酒月娘便與大妗子擲骰搶紅金蓮便與李嬌兒猜枚玉簫在後邊斟酒便替金蓮打桌底下轉子兒（寫玉簫總爲後文描寫然此回總爲撒潑作引也）須臾把李嬌兒贏了數杯玉樓道等我和你猜你只顧贏他罷却要金蓮拿出手來不許褪在袖子裡又不許玉簫近前（惟玉樓不怯金蓮作者自負氣不屈處）一連反贏了金蓮幾大鍾金蓮坐不住去了到前邊叫了半日角門纔開只見秋菊揉眼婦人罵道賊奴才你睡來秋菊道我沒睡婦人道見睡起來你哄我你到自在就不說往後來接我接見去因問你爹睡了秋菊道爹睡了這一日了婦人走到炕房裡摟起裙子來就在炕上烘火婦人要吃茶秋菊連忙傾了一盞茶來婦人道賊奴才好乾淨手兒我不吃這陳茶熬的怪泛湯氣你叫春梅來叫他另拿小銚兒頓些好甜水茶兒多着些茶葉頓的苦豔豔我吃秋菊道他在那邊床房裡睡哩等我叫他來婦人道你休叫他且叫他睡罷這秋菊不依走在那邊屋裡見春梅搖在西門慶脚頭睡得正好被他搖推醒了（此處是寫含恨影子蓋寫秋菊非单寫春梅也）道娘來了要吃茶你還不起來哩這春梅㨤他一口罵道見鬼

耳躲墜子

的奴才、娘來了罷了、平白諕人剌剌的（此處亦是後一面含恨影子）起來、慢條厮礼、撒腰拉袴、走來見婦人、只顧倚着炕兒揉眼、（是寫婦人來遲夜深非描美人春睡圖也婦人夜深來遲便是令其得意殺也）婦人反罵秋菊、恁奴才你睡的甜甜兒的、把你叫醒了、（總是夜深語）因叫他、你頭上汗巾子跳上去了、還不往下扯扯哩、又問你耳躲上墜子、怎的只帶着一隻、這春梅摸了摸、果然只有一隻、便點灯往那邊床上尋去、尋不見、良久、不想落在那脚踏板上、拾起來、（其淫情可想又是深夜如畫）婦人問在那里來、春梅道、都是他失驚打怪、叫我起來、吃帳鈎子抓下來了、纏在踏板上拾起來、婦人道、我那等說着、他還只當叫起你來、春梅道、他說娘要茶吃來、婦人道、我要吃口茶兒、嫌他那手不乾

撾炭

淨、這春梅連忙舀了一小銚子水、坐在火上、使他撾了些炭在火內、須臾就是茶湯、滌盞乾淨、濃濃的點上去、遞與婦人、婦人問春梅、你爹睡下多大回了、春梅道、我打發睡了這一日了、（如何打發金蓮將接着打發矣一笑）問娘來、我說娘在後邊還未來哩、這婦人吃了茶、因問春梅、我頭裡袖了幾個菓子和蜜餞、是玉簫與你姥姥吃的、交付這奴才接進來、你收了（又頓）春梅道、我沒見他、知道放在那里、婦人叫秋菊問他菓子在那里、秋菊道、我放在揀粧內哩、走去取來、婦人數了數兒、少了一個柑子、問他那里去了、秋菊道、我拿進來、就放在揀粧內、那個害饞癆爛了口、吃他不成、（描寫蠢虫總為後含恨作根）婦人道、賊奴才、還漲瘂嘴、你不偷那去了、我親手數

白醒

了交與你的怎就少了一個、原來只孝順了你、叫春梅你與我把那奴才、一邊臉上、打與他十個嘴巴子、春梅道、那臢臉彈子、倒沒的醃齪了我的手、（卿手乃至不肯打其臉、其相去為何如）婦人道、你與我拉過他來、春梅用雙手推顙、到婦人跟前、婦人用手、擰着他腮頰、罵道、賊奴才、這個柑子、是你偷吃了不是、你實實說了、我就不打你、不然、取馬鞭子來、我這一旋剝、就打個不數、我難道醉了、（說不醉正是醉、我難道醉、自亦不知其醉不醉也）你偷吃了、一徑裡鬼混我、因問春梅、我醉不醉、（問人却是不信自己）那春梅道、娘清省白醒、那討酒來、婦人不信、只掏他袖子、怕不的還有柑子皮兒在袖子裡哩、（言金蓮一籌在此、自露馬脚亦在此）婦人手是扯過他袖子來、用手去掏、秋菊慌用手撇着、不叫掏、（畫）春梅一面拉起手來、（畫）果然掏出些柑子皮兒來、被婦人盡力臉上擰了兩把、打了兩下嘴巴、罵道、賊奴才、你諸般兒不會、相這說舌偷嘴吃、偏會、與賍實犯、拿住你還賴那個、我如今茶前酒後、且不打你、到明日清省白醒、和你筭帳、（上云難道醉了、我醉不醉、此云到明日清省白醒、然則又明知是醉、寫醉人便活是醉人、醉話又活是醉話、故妙）春梅道、娘到明日、休要與他行行怨怨的、好生旋剝了、叫個人把他實辣辣打與他幾十板子、叫他忍疼、也俱怕些甚麼、鬪猴兒似、砍那幾棍兒、（高金蓮一籌處又在他、此雪娥能不聽落乎）總不放在心上、那秋菊被婦人擰得臉腫腫的、谷都着嘴往廚下去了、（春梅處處伏寫秋菊、亦處處伏寫、總為後文作引）婦人把那一個柑子、平分兩半、又拿了些蘋菓、石榴、遞與春梅、說道、這個與

你吃、把那個留與姥姥吃、這春梅也不瞧、接過來、似有如無、掠在抽替內、婦人把蜜餞也要分開、春梅道、娘不要分我懶得吃這甜行貨子、（寫春梅處處高金蓮一籌）留與姥姥吃罷、以此婦人不分都留下了、婦人走到桶子上小解了、（細是夜深酒醉又是將上床也）叫春梅掇進坐桶來、溺了牝、（是將有事于床上者）又問春梅、這咱天有多時分了、春梅道、睡了這半日、也有三更了、（將半夜一提）婦人摘了頭面、走來那邊床房裡、見桌上銀灯已殘、從新剔了剔、（是殘夜情景是半日說話來）向床上看西門慶正打鼾睡、于是解鬆羅帶、卸褪湘裙、（可有杜鵑血乎）上床鑽入被窩裡、與西門慶並枕而臥、睡下不多時、向他腰間摸他那話、弄了一回、白不起、（白不起是婦……）原來西門慶與春梅纔行房不久、春

（在西門家惟此回選寫其淫事而亦止此一句與貞春梅睹相照後俱留在守備府中寫之）那話綿軟急切提弄不起來、這婦人酒在腹中、慾情如火、蹲身在被底、把那話兒用口吮咂、挑弄蛙口、吞裹龜頭、只顧往來不絕、（為後文喪命漸漸一引）西門慶猛然醒了、便道、怪小淫婦兒、如何這咱纔來、婦人道、俺每在後邊吃酒、孟三兒又安排了兩大方盒酒菜、郁大姐唱着、俺每猜枚擲骰兒、又頑了這一回、被我把李嬌兒贏醉了、落後孟三兒和我五子三猜、俺到輸了好幾鍾酒、你到是便宜、睡這一覺兒來熬我、（可以不必受熬）你看我依你不依、（西門答云看我依你不依奈何）西門慶道、你整治那帶子有了、婦人道、在褥子底下不是、一面探手取出來、與西門慶看了、替他紮在塵柄根下、繫在腰間、拴的緊緊的、

扗腰子

又問你吃了不曾、西門道、我吃了、總為後文逢映須臾那話吃婦人一壁廂弄起來、只見奢稜跳腦、挺身直舒、那言人争也比尋常更舒半寸有餘、婦人扒在身上、婦人在上龜頭昂大、兩手搬着牝戶、往裡放、須臾突入牝中、所云突者半日而忽然入去之辭又婦人在上一入而直坐下突然到地之辭蓋難進易入之謂也婦人兩手摟着西門慶脖項、令西門慶亦扳抱其腰、在上只顧揉搓、上云突入蓋已到地此云揉搓即金蓮所云被扺子隔着之處今雖綾帶可進亦須揉搓也只顧揉搓者蓋不至一絲不進不止也那話漸沒至根、婦人叫西門慶達達、你取我的扗腰子、墊在你腰底下、正在只顧揉搓之時這西門慶便向床頭取過他大紅綾抹胸兒四摺、墊起墊着腰、婦人在他身上、馬伏着、所云揉搓之勢在此那消幾揉、那話盡入、方是揉搓進帶子去婦人道、達達、你把手摸摸、都全放進去了、撐的裡頭滿滿兒的、你自在不自在、反問人可想亦如問我醉不醉者夫我醉不醉我不知入自者不自在已反欲知之妙西門慶用手摸摸、見盡沒至根、間不容髮、止剩二卵在外、帶子亦在內矣心中覺翕翕然暢美不可言、婦人道、好急的慌、只是寒冷、自不得拿燈兒照着幹挺不上夏天好、直映後文龍溪去矣故云趕不上夏天因問西門慶說道、這帶子比那銀托子好不好、又不替的陰門生痛的、又長出許多來、你不信摸摸、我小肚子七八頂到奴心、深淺自知是到心止差二三分矣又道、你摟着我等我一發在你身上睡一覺、恐誤和尚行郗奈何西門慶道、我的兒你睡、達達摟着、那婦人把石頭放在他口裡含着、一面朦朧星眼、款抱香肩、睡不多時、未曾睡着止住不多時也怎禁那慾火燒身、芳心撩亂、于是兩手揉着他

二卵

肩膊一舉一坐、神化矣、抽徹至首、復送至根、婦人送也叫親心肝、
句能了、句六兒、句的、句死了、句一路不接續語神化之極蒜正說忽住又說又住皆摳
送時語也往來抽搖、又三百回、比及精洩、婦人口中只叫我的
親達達、把腰扱緊了。婦人至此勢不容已矣一面把奶頭叫西門慶
咂、淫極矣不覺一陣昏迷、淫水泄下、婦人心頭小鹿突突的
跳、作者何處得知、可謂無微不搭矣登時四肢困軟、香雲撩亂、淫婦泄矣那話
搜出來、猶剛勁如故、已過下品至婦人用帕抹之、說道我的達
達、你不過卻怎麼的、西門慶道、等睡一覺來再要罷、婦人
道、我的身子已軟癱熱化的、當下雲收雨散、兩個並肩交
股、相與枕籍于床上、不知東方之既白、正是

等閒試把銀缸照、一對天生連理人、

第七十四回

潘金蓮香腮偎玉　薛姑子佛口談經

詩曰

富貴如朝露。交遊似聚沙。
不如竹窓裏。對卷自趺跏。
靜慮同聆偈。清神旋煮茶。
惟憂曉雞唱。塵裏事如麻。

話說西門慶摟抱潘金蓮、一覺睡到天明、婦人見他那話、還直竪一條棍相似、便道、達達你饒了我罷、我來不得了、待我替你咂咂罷、如此過入品玉又與上打箇一回不同西門慶道、怪小淫婦兒、你若咂的過了、是你造化、恐金蓮云反不造化這婦人真個蹲

向他腰間按着他一隻腿用口替他吮弄那話吮勾一個
時分精還不過西門慶用手按着粉項往來只顧沒稜露
腦搖撼 寫主 那話在口裏吞吐不絕抽拽的婦人口邊白沫
橫流殘脂在莖 又是一樣品法却是在西門邊寫來大品 玉文字乃寫西門一邊其巧滑何加其生
動為何如又不犯 打徧一字以此 婦人一面問西門慶二十八日應二家
請俺每去不去西門慶道怎的不去婦人道我有樁事兒
央你依不依西門慶道怪小淫婦兒你有甚事說不是婦
人道你把李大姐那皮襖拿出來與我穿了罷 寫出毒心 同想雪夜
吳大妗子家 舉世生人當同声一哭 然後知我有衣裳之詩有深痛也 明日吃了酒回來他
們都穿着皮襖只奴沒件兒穿西門慶道有王招宣家當
的皮襖你穿就是了婦人道當的我不穿他你與李嬌兒

大把李嬌兒那皮襖却與雪娥穿你把李大姐那皮襖與
了我等我攘上兩個大紅遍地金鶴袖襯着白綾襖兒穿
也是與你做老婆一場沒曾與了別人西門慶道賊小淫
婦兒单管愛小便益兒他那件皮襖值六十兩銀子哩你
穿在身上是會搖擺婦人道怪奴才你與了張三李四的
老婆穿了左右是你的老婆替你裝門面沒的有這些聲
兒氣兒的好不好我就不依了 是品玉時 說的話 西門慶道你又
求人又做硬兒婦人道怪磣貨我是你房裏丫頭在你跟
前服軟一面說着把那話放在臉上只顧偎擦良久又吞
在口裏挑弄蛙口 挑一回又用舌尖底其琴絃 底攪其龜
稜 攪 然後將朱唇裹着 裹 只顧動動的 此方是在金蓮邊 正寫品玉然又不

與打猫一回相犯一字夫在西門邊不犯奇矣乃仍在金蓮邊寫依舊不犯作者亦以此能犯爲奇也西門
慶靈犀灌頂滿腔春意透腦良久精來呼小淫婦兒好生
褁緊着我待過也抑知後罷不及之日乎言未絕其精洩了婦人一
口婦人口口接着都咽了、比尿味又何如正是
　自有內事迎郎意、殷勤愛把紫簫吹。
當日是安郎中擺酒、西門慶起來、梳頭淨面出門、婦人還
睡在被裡、便說道、你趂閑尋尋兒出來罷、寫出雪夜吳妗家去心至此
等一時、你又不得閒了、這西門慶于是走到李瓶兒房中
妳子丫頭又早起來、頓下茶水、供養西門慶見如意兒薄
施脂粉長畫蛾眉、笑嘻嘻遞了茶、在旁邊說話兒、西門慶
一面使迎春往後邊討床房裡鑰匙去、如意兒便問爹討

來做什麼、西門慶道、我要尋皮襖與你五娘穿、如意道、是
娘的那貂鼠皮襖、西門慶道、就是他要穿穿、拿與他罷、迎
春去了、就把老婆摟在懷裡、摸他奶頭、說道、我兒你雖然
生了孩子、奶頭兒到還恁緊、就兩個臉對臉兒、親嘴咂舌、
頭做一處、絕蕩色劍又遇花刀安能不死如意兒道、我見爹常在五娘身
邊、沒見爹往別的房裡去、一路總寫金蓮通日妬罷太甚爲後文地也他老人
家別的罷了、只是心多容不的人、前日爹不在、爲個棒槌
好不和我大嚷了一場、多虧韓嫂兒和三娘來勸開了、落
後爹來家、也沒敢和爹說、不知甚麼多嘴的人對他說、說
爹要了我、他告爹來不曾、又是一番言語一人心事西門慶道、他也告
我來、你到明日替他陪個禮兒便了、他是恁行貨子、受不

的人個肉褁兒就喜歡的嘴頭子雖利害到也沒甚麼心打狗蓄猫之心彼安得知哉如意兒道前日我和他嚷了第二日爹到家就和我說好話說爹在他身邊偏多就是別的娘都讓我几分你凡事只有個不瞞我我放着河水不洗船又與說蕙蓮話一樣西門慶道既是如此大家取和些又許下老婆你每晚夕等我來這房裡睡藕斷絲連如意道爹真個來你俺每喜極語。西門慶道誰哄你來正說着只見迎春取鑰匙來西門慶叫開了床房門又開櫥櫃拿出那皮襖來抖了抖還用包袱包了叫迎春拿到那邊房裡去如意兒就悄悄向西門慶說悄悄二字探寫此房爲月娘據爲外府久矣我沒件好裙襖兒爹趁着手兒再尋件兒與了我罷有娘小衣裳兒再與我一件

兒又爲龐兒一哭西門慶連忙又尋出一套翠藍段子襖兒黃綿紬裙子又是一件藍潞紬綿褲兒又是一雙粧花膝褲腿兒與了他老婆磕頭謝了西門慶鎖上房門就使他送皮襖與金蓮房裡來金蓮纔起來在床上裹脚只見春梅說如意兒送皮襖來了婦人便知其意賊說道你教他進來問道爹使你來如意道是爹叫我送來與娘穿金蓮道也與了你些什麽兒沒有難兒有知放声一哭如意道爹賞了我兩件紬絹衣裳年下穿叫我來與娘磕頭于是向前磕了四個頭婦人道姐姐每這般却不好你主子既愛你常言船多不礙港車多不礙路那好做惡人你只不犯着我我管你怎的我這裡還多着個影兒哩又與對蕙蓮說一樣如意兒道俺娘

的是丫頭奶娘相伴故妙良久繡春取了酒來打開篩熱了如意兒斟
在鍾內遞上西門慶嚐了嚐十分清美如意兒就挨近桌
邊站立侍奉斟酒又親剝炒栗子與他下酒迎春知局就
往後邊門房內與繡春坐去了西門慶見無人在跟前就
叫老婆坐在他膝蓋兒上摟着與他一遞一口兒飲酒先起
站立蓋爲迎春在也一面解開他對衿襖兒露出他白馥馥酥胸膛
手揣摸他妳頭誇道我的兒你達達不愛你別的只愛你
到好白淨皮肉兒與你娘一般樣兒我摟你就如同摟着
他一般直與翡翠軒對照所以云是瓶兒後身如意兒笑道爹說的謊還是
娘身上白我見五娘雖好模樣皮膚也中中兒的紅白肉
色兒不如後邊大娘三娘倒白淨三娘只是多幾個麻兒
倒是他雪姑娘生得清秀又白淨又與蕙蓮雪洞中語一樣所云是蕙蓮小樣
又道我有句話對爹說迎春姐有件正面戴的仙子兒要
與我他要問爹討娘家常戴的金赤虎曾几何時諸物分散始盡此又獨提
赤虎蓋爲滿池嬌一照也正月裡戴爹與了他罷西門慶道你沒正面
戴的等我叫銀匠拿金子另打一件與你你娘的頭面箱
兒你大娘都拿的後邊去了細軟已盡去矣而如意迎春且不得知深文曲筆寫月娘
老奸巨猾隱利人財處可恨可畏與金蓮上氣大都在
爭瓶兒之物居多意者一爭一未不許人動也如意迎
春乃守瓶兒房中者瓶兒細軟俱去且不得知後金蓮烏
得而知之乎皮襖之要宜乎其不看頭勢也此處自是作
者用意寫月娘處豈是描寫如意
要物與蕙蓮要香茶同年而語也怎好問他要的老婆道
也罷你還另打一件赤虎與我罷一面走下來就磕頭謝
了兩個吃了半日酒如意兒道爹你叫姐來也與他一杯

酒吃惹他不惱麼西門慶便叫迎春不應總是寫死粧見的房中也老婆親走到廚房內說道姐姐爹叫你哩迎春一面到跟前西門慶令如意兒斟了一甌酒與他又揀了兩筯菜兒放在甌托兒上那迎春站立在傍邊一面吃了如意道你叫綉春姐來也吃些兒迎春去了回來說道他不吃了就向炕上抱他鋪蓋和綉春廚房炕上睡去了這老婆陪西門慶吃了一回酒收拾家伙又點茶與西門慶吃了原來另預備着一床兒鋪蓋與西門慶睡都是紬絹被褥扣花枕頭寫得在奸醜精粗之間是大人家奶娘的被褥又却是得寵的奶娘被褥故妙在薰籠內薰的煖烘烘的老婆便問爹你在炕上睡床上睡西門慶道我在床上睡罷如意兒便將鋪蓋抱在床上鋪下打發西門慶解衣上床他又在明間內打水洗了牝掩上房門將灯移近床邊方纔脫衣褲上床與西門慶相摟相抱並枕而臥婦人用手捏弄他那話兒上邊束着托子猙獰跳腦又喜又怕兩個口吐丁香交摟在一處西門慶見他仰臥在被窩內脫的精赤條條恐怕凍着他又取過他的抹胸兒替他蓋着胸膛上兩手執其兩足極力抽提老婆氣喘吁吁被他合得而如火發是仰面承受者又道這褲腰子還是娘在時與我的又暗暗寫其效金蓮蟹處蓋上文試褲帶金蓮固自云將褲腰舊腰此處不言止言褲腰舊了便情事如回西門慶道我的心肝不打緊處到明日鋪子裡拿半個紅段子做小衣兒穿在身上伏侍我老婆道可知好哩西門慶道我只是忘了是會過者問你今年多少年紀你姓甚

麽、排行幾姐、我只記你男子漢姓熊、老婆道、他便姓熊、叫熊旺兒、我娘家姓章、排行第四、今三十二歲、西門慶道、我原來還大你一歲、西門將死恐一路自氷鑒後未曾寫其年紀下文記其壽筭看官眼迷此處鬧中一醒一壁幹着、一面口中呼叫他章四兒、我的兒你用心伏侍我、我等明日後邊大娘生了孩子、你好生看奶着你若有造化、也生長一男半女、我就扶你起來與我做一房小就顛你娘的窩兒、金蓮前言不誣你心下何如、老婆道、奴男子漢已是沒了、娘家又沒人、奴情愿一心伏侍爹、就死也不出爹這門、立志如此若爹可怜見可知好哩、西門慶見他言語兒投着機會、心中越發喜歡、搭着他雪白的兩隻腿兒、摠為猧兒迭綵只顧沒稜露腦、搧幹抽提、抽提的老婆在下無般不叫出來、嬌聲怯怯、上言叫此云声叫不出止有声也星眼濛濛、此又声息俱無止見其眼濛濛也至此時作者與如意俱入化境也良久、又令他馬伏在下、直舒雙足、既馬伏矣那又直舒雙足是是伏而不伏中間懸空之景下便于投那話入內也又是出落下文雪白屁股一句西門慶披着紅綾被、騎在他身上、投那話入牝中、灯光下兩手按着他屁股雪白的只顧搧打、上文自馬伏在下數句特為此句身分蓋此句乃翡翠軒中影子也、一口中叫章四兒、你好生叫着親達達、休要住了、我丟與你罷那婦人在下舉股相就、真個口中顫聲柔語、呼叫不絕、二語與上呼叫嬌声又自不同蓋上是自用力處寫至不能當時此是自復整旗鼓寫至竭力抵當足須了一個時辰、西門慶方纔精泄、良久、拽出麈柄來、老婆取帕兒替他揩拭、摟着睡、到五更雞叫時方醒、老婆又替他吮咂、西門慶告他說、你五娘怎的替我咂下夜怕

我害冷、連尿也不叫我下來溺、都替我吞了、老婆道這不打緊等我也替爹吃了就是了如此等人這西門慶真個豈少也哉把胞尿都溺在老婆口內、當下兩個婍妮溫存、萬千囉唣、畣搗了一夜、次日老婆先起來、開了門預備火盆、打發西門慶穿衣梳洗出門、到前邊分付玳安、叫兩名排軍、把捲棚放的流金八仙鼎、寫帖兒、抬送到宋御史老爹察院內、交付明白討回帖來、宋御史不名喬年乎今日送鼎去是妙鼎送了長年也寓意分明又叫陳敬濟封了一疋金段、一疋色段、叫琴童用毡包拿着、預備下馬、要早往清河口拜蔡知府去、正在月娘房內吃粥、月娘問他應二那裏、他們莫不都去也、留一個兒看家、總是不快皮襖的意思、言他要皮襖去赴席、我偏不叫他去然又自知不能阻他故下文轉到書嬤地心事不快如畫留下他姐在家陪大妗子做伴兒罷、西門慶道我已預備下五分人情都去、走走罷、左右有大姐在家、陪大妗子、就是一般、我已許下應二了、月娘聽了一声兒也沒言語滿心不快金蓮非不快雪娥也明眼人自知李桂姐便拜辭說道、娘我今日家去罷、月娘道、慌去怎的、再住一日兒不是、桂姐道不瞞娘說、俺媽心裡不自在、家中沒人、改日正月間來住兩日兒罷、拜辭了西門慶、月娘裝了兩盤茶食、又與桂姐一兩鉼子、吃了茶、打發出門月桂復合夫前文留下瓊花月娘初曽怒罵玳安今日已忘之乎寫月娘便是十足奸險包藏禍心之人西門慶纔穿上衣服、往前邊去、忽有平安兒來報荊都監老爹來拜、又是出門人來直爲板定大章法蓋簇花之用也西門慶即出迎接、至廳上叙禮、荊都監叩拜、堂上道、荊棘生于堂上矣

疼的覓也没了、還要那等掇弄人、虧你也下般的、誰耐煩和你兩個只顧涎纏、總搭西門拉自虔西門慶笑道罷罷我的兒、我不吃藥了、咱兩個睡罷、那婦人一面吃畢藥、與西門慶兩個解衣上床同寢、西門慶在被窩内替他手撒撲着酥胸、揣摸香乳、一手摟其粉項、作枕頭也却為那一隻手下摟這一隻腿兒也問道、我的親親、你心口這回吃下藥、覺好些、婦人道疼便止了、還有些嘈雜、西門慶道不打緊消一回也好了、因說道你不在家、我今日兌了五十兩銀子與來興兒、後日朱御史擺酒、初一日燒紙、還願心、到初三日、再破兩日工夫、把太都請了罷、受了人家許多人情礼物、只顧挨着、也不是事、婦人道、你請也不在我、不請也不在我、與掃雪胃明日一遙對十日我叫小厮來攢帳交與你、随你交付與六姐叫他管去也該叫他管管兒、却是他昨日說的甚麼打緊處、雖然眼兒便難等我管可知玉樓與金蓮非真心相知益能顛倒金蓮耳、西門慶道你瞧那小淫婦兒、他勉强着緊處、他就慌了、亦發擺過這幾席酒兒、你交付與他就是了、玉樓道我的哥哥、誰養的你恁乖、還說你不護他、這些事兒就見出你那心兒來了、擺過酒兒交與他、俺們是合死的像這清早辰得梳個頭兒、小厮你來我去、稱銀換錢、氣也掏乾了、饒費了心、那個道個是也怎的、西門慶道我的兒、常言道當家三年狗也嫌、說着一面慢慢擱起這一隻腿兒、這一隻妙是欲行事而不便即入故借說話時擱腿然必先擱這一隻已有行事之勢下文說着便入處不費手跨在胱膊上、摟抱在懷

西門死

拍手大笑道還虧我指與爹這條路兒到明日連三官兒可惡
娘子不怕不屬了爹西門慶道我到明日我先燒與他一
炷香先字奇絕後則三官娘子也到正月裡請他和三官娘子往我家
看燈吃酒看他去不去粉頭道爹你還不知三官娘子生
的怎樣標致就是個燈人兒也沒他那一段風流妖艷今
年十九歲兒只在家中守寡王三官兒通不着家爹你肯
用些工夫兒不愁不是你的人兩個說話之間相挨相凑
只見丫鬟又拿上許多細菓碟兒來粉头親手奉與西門
慶下酒又用舌尖噙鳳香蜜餅送入他口中又用纖手解
開西門慶褲帶露出那話來替他捏弄那話弄得蹺腦紫
漲光鮮西門[illegible]
唇半吞半吐或進或出嗚咂有声品弄了一回靈犀已透
淫心似火便欲交歡粉頭便往後邊去了西門慶出房來
衣見雪越下得甚緊回到房中丫鬟向前打發脫靴解帶
先上牙床粉頭澡牝回來掩上雙扉共入鴛帳正是得多
少動人春色嬌還媚惹蝶芳心軟欲濃有詩為証

聚散無憑在夢中　起來殘燭映紗紅
鍾情自古多神合　誰道陽臺路不通

兩個雲雨歡娛到一更時分起來整衣理髮丫头復攞美
酒重整佳肴又飲勾幾杯問玳安有燈籠沒有玳安道
琴童家去取燈籠傘來了這西門慶方纔作别鴇子粉头
相送出門看着上馬鄭月兒揚声叫道爹若叫我遞些茶

們今日都往那里去來、西門慶道、楊姑娘沒了、今日三日
念經我這里備了張祭桌、又封了香儀兒都去弔問弔問、
伯爵道他老人家也高壽了、西門慶道敢也有七十五六、
男花女花都沒有、只靠侄兒那里養活材兒也是我替他
備下這幾年了、伯爵道好好老人家有了黃金入櫃就是
一塲事了、哥的大陰隲、說畢酒過數巡、伯爵與甘夥計作
辞去了、西門慶就起身走過來、分付後生王顯仔細火燭、
(到賁四嫂家必分付王顯明言背面落水頭黃一葉見春光已去諸事水冷也)王顯道小的知道
看着把門關上了、這西門慶見沒人兩三步就走入賁四
家來、只見賁四娘子兒在門首獨自站立已久、見對門關
的門响、西門慶從黑影中走到跟前、這婦人連忙把封門
一開、西門慶鑽入裡面、婦人還扯上封門說道、爹請裡邊
紙門內坐罷、原來裡間槅扇着、後半間紙門內又有個
小炕、兒籠着旺旺的火、(總是冷意)桌上點着燈、兩邊護炕糊的
雪白、婦人勒着翠藍銷金箍兒、上穿紫紬襖、青綃絲披襖、
玉色綃裙子、向前與西門慶道了萬福、連忙遞了一盞茶
與西門慶吃、因悄悄說只怕隔壁韓嫂兒知道、西門慶道
不妨事黑影子裏、就那里曉的、于是不繇分說、把婦人摟
到懷中就親嘴、拉過枕頭來、解衣按在炕沿子上、扛起腿
來就聳、那話上已束着托子、剛插入牝中、纔拽了幾拽、婦
人下邊淫水直流、把一條藍布褲子都濕了、西門慶拽出
那話來、向順袋內取出包兒顫聲嬌來、蘸了些在龜頭上、

八回內用意寘家人教一一皆四英是文章能爭而極力一描真熱下轉筆寫其冷淡便

慶待了一日入巳酒帶半酣至晚打發人去了同到上房歇了一夜到次早又出去賀節至晚歸來家中已有韓姨夫應伯爵謝希大常峙節花子繇來拜陳敬濟陪在廳上坐的西門慶到了見畢禮從新擺上酒來飲酒韓姨夫與花子繇隔門先去了剩下伯爵希大常峙節坐個定光湛見不去又擡見吳二舅來了見了禮又往後邊拜見月娘出來一處坐的頂吃到掌燈已後方散西門慶已吃的酩酊大醉送出伯爵走到門首眾人去了西門慶見玳安在旁跕立捏了一把手玳安就知其意說道他屋裡沒人道西門慶就撞入他房內老婆早巳在門裡迎接進去兩個也無閑話走到裡間脫衣解帶就幹起來原來老婆好並着腿幹兩隻手摟着只教西門慶攮他心子那浪水熱熱一陣流出來把床褥皆濕西門慶龜頭蘸了藥攮進去兩手扳着腰只顧揉搓麈柄盡入至根不容毫髮（比白綾帶何如）婦人瞪目（瞪目者呼不出也）口中只叫親爺（只叫言叫不出惟叫此也）那西門慶問他你小名叫甚麼說與我老婆道奴娘家姓葉（然則綠肥紅瘦）他排行五姐西門慶口中喃喃呐呐就叫葉五兒不絕那老婆原來妳子出身（又是如意同類）與賁四私通被拐出來（私通二字）（雙關名意）占為妻子今年三十二歲甚麼事兒不知道口裡如流水連叫親爺不絕情濃一泄如注西門慶拔出麈柄要抹婦人攔住休抹等淫婦下去替你吃淨了罷（又進金蓮一層）西門慶滿心歡喜婦人真個蹲下身子雙手捧定那話吮咂

護西門慶寬衣房內坐說道小兒從初四日往東京與他
叔岳父六黃太尉磕頭去了只過了元宵纔來西門慶一
面與武安脫去上蓋裡邊穿着白綾襖子天青飛魚氅衣
十分綽耀生平得意之衣婦人房裏安放桌席須臾丫鬟拿酒菜
上來杯盤羅列肴饌堆盈酒泛金波茶烹玉蕊婦人玉手
傳杯秋波送意猜枚擲骰笑語烘春話良久意洽情濃不
多時目邪心蕩看看日落黃昏又早高燒銀燭玳安琴童
自有文嫂兒管待細三官見娘子另是一所屋裡居住細
自有丫鬟養娘伏侍等閑不過這邊來婦人又倒扣角門
此處仍我內門何等深細僮僕誰敢擅入酒醋之際兩個共入裡間房
內裡開掀開繡帳先掀開上窗戶後簡輕剔銀缸再整

床也一時
情景如畫男子則解衣就寢婦人即洗牝上床枕設寶甚
方掩門閉句情事妙絕看他入裡間房內已情
能禁卽掀開繡帳因遍閱情事不甚未曾洗牝焉
則見窗猶未閉順手閉窗去剔殘燈乃又記起未
十是開門洗牝忽忽上床而男子則未已解衣上
被翻紅浪原來西門慶帶了淫器包兒來安心要鏖戰這
婆娘早把梵僧藥用酒吃在腹中那話上使着雙托子在
被窩中架起婦人兩股縱塵柄入牝中舉腰展力一陣撳
鼕鼓鳶連聲响喨是有心施驚者婦人在下沒口叫達達如流水
沒口二字從在下二字出在下沒口四字又在一陣連声
中出而連声又在一陣中出一陣又在舉腰展力中出也
正是抬海旋幢秋色裏擊天鼙鼓月明中但見
迷魂陣罷攝魄旗開迷魂陣上閃出一員酒金剛色魔
王能爭貫戰攝魂旗下擁一個粉骷髏花狐狸百媚千

來望只回不在家西門慶因害腿疼猛然想起任醫官與他延壽丹（此藥求壽選矣）用人乳吃于是來到李瓶兒房中叫如意兒擠乳那如意兒節間打扮着連忙擠乳打發吃了藥西門慶就圍爐坐的叫迎春拿菜兒篩酒來吃迎春打發了就走過隔壁和春梅下棋去了要茶要水自有如意兒打發西門慶見丫鬟不在屋裡就在炕上斜靠着扯開褲子露出那話來叫他用口吮咂一面斟酒自飲因叫道章四兒我的兒你用心替達達咂我到明日尋出件好花段子比甲兒來你正月十二日穿老婆道看爹可憐見咂弄勾一頓飯時西門慶道我兒我心裡要在你身上燒炷香兒老婆道隨爹揀着燒西門慶令他關上房門把裙褲

了仰臥在炕上西門慶袖內還有燒林氏剩下的三個酒浸的香馬兒撇去他抹胸兒一個坐在他心口內一個坐在他小肚子底下一個安在他毯蓋子上用安息香一齊點着那話下邊便插進牝中低着頭看着拽只顧沒稜露腦往來送進不已又取過鏡臺來旁邊照看（愈出愈幻色已全空）須臾那香燒到肉根前婦人蹙眉齧齒忍其疼痛口裡顫聲柔語哼成一塊（一塊者言兩樣學法合成一塊也）沒口子叫達達爹爹罷了我了好難忍也西門慶便叫道章四兒淫婦你是誰的老婆婦人道我是爹的老婆西門慶教與他你說是熊旺的老婆今日屬了我的親達達了（特為後文諸妾屬人一照）那婦人回應道淫婦原是熊旺的老婆今日屬了我的親達達

縱意奢淫來不知天道惡盈鬼錄來追死限臨頭、點到除
夕、堂中點起燈來小優兒彈唱還未到起更時分西門慶
陪人坐的就在席上齁齁的打起睡來、鳥晝臨死人伯爵便行
令猜枚鬼混他說道、哥你今日沒高興、怎的只打睡、西門
慶道我昨日沒曾睡不知怎的今日只是沒精神要打睡、
只見四個唱的下來伯爵叫洪四兒與鄭月兒兩個彈唱
吳銀兒與李桂姐遞酒、正要在熱鬧處忽玳安來報王太
太與何老爹娘子起身了、語驚醒睡魔西門慶就下席來黑影
裡走到二門裡首偷看、他上轎月娘衆人送出來前邊天
井內看放烟火、藍氏已換了大紅遍地金貂鼠皮襖、挽兒一枝
襖滴若干氣藍氏又一皮襖林太太是白綾襖、貂鼠
燃則燈蓋盧同一幻影耳

風帶着金釧玉珮家人打燈籠簇擁上轎而去這西門
止是餓眼將穿、饞涎空嚥、恨不的就要成雙、見藍氏去了、
悄悄從來道進來、當時沒巧不成話、姻緣會湊可霎作怪
來爵兒媳婦見堂客散了、正從後邊歸來開房門不想頂
頭撞見西門慶、沒處藏躲、原來西門慶見媳婦子生的喬
樣、安心已久、雖然不及來旺妻宋氏風流、也頗充得過第
二、百忙又爲蕙蓮遥照然則藍氏乃今月儀兒惠元又今日之宋氏蕙元爲藍氏之替身宋氏豈非挑見之前車乎吾前言可知非謬作者至此猶雙襯照出也于是乘着酒興兒雙關抱進他房
中親嘴、這老婆當初在王皇親家因是養主子被家人不
忿、嚷鬧打發出來、今日又撞着這個道路、如何不從了、一
面就遞舌頭在西門慶口中、兩個解衣褪褲、就按在炕沿

、每他那日原要不去來、倒是俺每攛掇了他去、落後罵了來、好不在這裏哭、俺每倒沒意思剌剌的、落後又叫爹娘費心、送了盒子、并一兩銀子來、安撫了他纔罷了、原來小大姐這等躁暴性子、就是打狗也看主人面、西門慶道、你不知這小油嘴、他好不兢達的性兒、着緊把我也擦刮的眼直直的、（極力寫春梅）也沒見他、叫你唱你就唱個兒與他聽罷了、誰叫你不唱、又說他來、婦人道、耶樂耶樂、他對我說、他幾時說他來、說小大姐走來、指着臉子就罵起來、在我這裏好不三行鼻涕兩行眼淚的哭、我留他住了一夜、纔打發他去了、說了一回、丫頭拿茶吃了、老馮婆子又走來與西門慶磕頭、西門慶與了他約三四錢一塊銀子、說道、從你娘沒了、就不往我那裏走走去（傷心語者點撥見　夢中語為下文點影）婦人道、沒他的主兒、那裏着落、倒常時來我這裏和我做伴兒、不一時、請西門慶房中坐的、問爹用了午飯不曾、西門慶道、我早辰家中吃了些粥、剛纔陪你二舅又吃了兩個點心、且不吃甚麼哩、一面放桌兒、安排上酒來、婦人今王經打開豆酒篩將上來、陪西門慶做一處飲酒、婦人問道、我稍來的那物件兒、爹看見來、都是奴旋剪下頂中一溜頭髮、親手做的、管情爹見了愛、西門慶道、多謝你厚情、飲至半酣、見房內無人、西門慶袖中取出來、套在龜身下、兩根錦帶兒、扎在腰間、用酒服下梵僧藥去、（點明梵僧）那婦人用手搏弄、弄得那話登時奢稜露腦、橫筋皆見、色若紫

只一驚跳、西門慶在馬上打了個冷戰、寫得冷氣浸人子虛武大皆來矣醉中把馬加了一鞭、那馬摇了摇鬃、玳安琴童兩個用力拉着嚼環、收煞不住、雲飛般望家奔將來、直跑到家門首方止、王經打着灯籠、後邊跟不上、西門慶下馬腿軟了、被左右扶進、逕往前邊潘金蓮房中來、此這一來、正是

失脫人家逢五道、濱冷餓鬼撞鍾馗、

原來金蓮從後邊來還沒睡、渾衣倒在炕上、等待西門慶、聽見來了、連忙一骨碌扒起來、所爲鍾馗者身也向前替他接衣服、見他吃的酩酊大醉、也不敢問他、西門慶一隻手搭伏膀上、摟在懷裏、口中喃喃吶吶說道、小淫婦兒你日醉了、收拾鋪、我睡也、那婦人扶他上炕、打發他歇下、那西門慶丢倒頭在炕上、鼾睡如雷、再摇也摇他不醒、然後婦人脫了衣裳、鑽在被窩内、慢慢用手、腰裏摸他那話、猶如綿軟、再没些硬朗氣兒、更不知在誰家來、翻來覆去、怎禁那慾火燒身、淫心蕩漾、不住用手只顧捏弄、扒下身子、被窩内替他百計品咂、只是不起、急的婦人要不的、妙景因問西門慶、和尚藥在那裏放着哩、推了半日推醒了、西門慶酩子裏罵道、怪小淫婦只顧問怎的、你又教達巳罷術你、匕達今日懶待動彈、藥在我袖中、金穿心盒兒内、你拿來吃了、有本事品弄的他起來、是你造化、那婦人便去袖内摸出穿心盒來、打開裏面只剩下三四丸藥兒、這婦人取過燒酒壺來、斟了一鍾酒、自己吃了一丸、還剩

玉樓李嬌兒就來問覷月娘，手按着害肚内疼，就知道決撒了。玉樓叫李嬌兒守着月娘，他就來使小厮快請蔡老娘去。玉樓寔終姑諸人。李嬌兒又使玉簫前邊叫如意兒來，比及玉樓回到上房，裏面不見了李嬌兒，原來李嬌兒趕月娘昏沉，房内無人，箱子開着，暗暗拿了五錠元寶，往他屋裏去了，手中拏將一搭紙，見了玉樓，只說尋不見草紙，我往房裏尋草紙去來。那玉樓也不留心，且守着月娘，拏褯子伺候，見月娘看看疼的緊了，不一時蔡老娘到了，登時生下一個孩兒來，這屋裏裝柳西門慶停當，口内總沒氣兒。一句緊接所以必孝哥爲西門化身所以分明官哥爲子虛化身也合家大小放声號哭，蔡老娘收裹孩兒，剪去臍帶，煎定心湯與月娘吃了。

月娘煖炕上坐的，月娘與了蔡老娘三兩銀子，蔡老娘嫌少，說道養那位哥兒，賞了我多少，還與我多少便了，休說這位哥兒是大娘生養的。月娘道，比不得當時有當家的老爹在此。一句冷字起頭傷心煞人如今沒了老爹，將就收了罷，待造三來再與你一兩就是了。那蔡老娘道，還賞我一套衣服兒罷。拜謝去了。月娘甦醒過來，看見箱子大開着，便罵玉簫賊臭肉，我便昏了，你也昏了，箱子大開着，恁亂烘烘人走，就不說鎖匕兒。玉簫道，我只說娘鎖了箱子，就不曾看見。于是取鎖來鎖，玉樓見月娘多心，就不肯在他屋裏，走出對着金蓮說，原來大姐姐恁樣的，死了漢子頭一日，就防範起人來了。玉樓已有去志殊不知李嬌兒已偷了五定元寶

玉蓮

姐不去了、先打發他姐姐桂卿家去了、到了晚夕、僧人散了、果然有許多街坊夥計主管、喬大戶、吳大舅、吳二舅、沈姨夫、花子繇、應伯爵、謝希大、常峙節、會中二人帶子繇等四人也有二十餘人、叫了一起偶戲、在大捲棚內擺設酒席伴宿、提演的是孫榮孫華殺狗勸夫戲文、寺言繼殺狗記而作此處可見蓋特為熱結文字一結堂客都在靈旁廳內、圍着幃屏、放下簾來、擺放桌席、朝外觀看、李銘吳惠在這裏答應、晚夕也不家去了、不一時、眾人都到齊了、祭祀已畢、捲棚內點起燭來、安席坐下、打動鼓樂、戲文上來、直搬演到三更天氣、戲文方了、原來陳敬濟自從西門慶死後、無一日不和潘金蓮兩個嘲戲、或在靈前溜眼、張子後調笑絕妙行[illegible]于是趕人散一亂、眾堂客都往後邊去了、小廝每都收家活、這金蓮趕眼錯、敬濟一把說道、我兒你娘今日成就了你罷、趁大姐[illegible]邊咱就往你屋裏去罷、敬濟聽了、得不的一聲、先往屋開門去了、婦人黑影裏抽身鑽入他房內、更不答話婦人不答話。解開褲子婦人解開褲子也仰臥在炕上、雙鳧飛肩、叫陳敬濟奸耍。婦人叫也正是色胆如天怕甚事、鴛幃雲雨百年情、真個是、

二載相逢、一朝配偶、數年姻眷、一旦和諧、一個柳腰款擺、一個玉莖忙舒、耳邊訴雨意雲情、枕上說山盟海誓、鶯恣蝶採、旖旎搏弄百十般、狂雨羞雲、嬌媚施逞千萬態、一個不住叫親親、一個摟抱呼達達、得多少柳色乍

了、以此瞞過月娘、少頃、月娘起身、過後邊上了、金蓮向袖
中取出拆開、却是湘妃竹金扇兒一把、與西門金扇作一遙對章法上
畫一種青蒲半溪、流水、寫着一首詞兒、
紫竹白紗、甚逍遙、綠青蒲、巧製成、金錠銀錢十分妙、
人兒堪用着、遮炎天少把風招、有人處常常袖着、無人
處慢慢輕搖、休教那俗人兒偷了、不俗者春梅也
婦人看了其詞、到于晚夕月上時、早把春梅秋菊兩個丫
頭打發些酒與他吃、關在那邊炕屋睡、放入春梅不得頓一頓又春梅如秋菊一類呆人屢寫其爲婦人酒醉關在那邊見春梅明知而不問是婦人心腹也與後叔豈不知一語相照則用筆暗描得雙之影矣然後自在房中綠窻半啟絳燭高燒是玄[illegible]人[illegible]

期西門大姐那夜、恰好被月娘請去後邊聽王姑子宣
卷去了、月娘可殺始終月娘壞事止、有元宵兒在屋裡、敬濟[illegible]與了
他一方手帕、分付他看守房中、我往你五娘那邊下棋去、
等大姑娘進來、你快來叫我、元宵兒應諾了、敬濟得手走
來花園中、只見花篩月影、參差掩映、走到荼蘼架下、葡萄架與荼蘼架對照作章法故前有琴童下添一木香棚作連鎖章法又出一春梅也遠遠望見婦人摘
去冠兒、亂挽烏雲、悄悄在木香棚下、獨立、這敬濟猛然從
荼蘼架下突出、雙手把婦人抱住、把婦人諕了一跳、說、呸、
小短命猛可鑽出來、諕了我一跳、早是我、你攮便將就罷
了、若是別人、你也恁膽大摟起來、敬濟吃得半醋兒笑道、
早是摟了你、就錯摟了紅娘也是沒奈何、原評謂此處是人春鶯亭子謂自

酒醉春梅開在旅屋己明點春梅心事矣兩個于是相摟相抱攜手進入房中
房中熒煌煌掌着燈燭桌上設着酒餚一面頂了角門並
肩而坐飲酒婦人便問你來大姐在那里敬濟道大姐後
邊聽宣卷去了我分付下元宵兒有事來這里叫我只說
在這里下棋說畢兩個懽笑做一處飲酒多時常言風流
茶說合酒是色媒人又題二句不覺竹葉穿心桃花上臉一個
嘴兒相親一個腮兒廝揾罩了燈上床交接有六娘子小
詞可知全寫金蓮不是寫敬濟為証

入門來將奴摟抱在懷奴把錦被兒伸開俏冤家頑的
十分怪嗏將奴腳兒抬抬腳兒抬揉亂了烏雲鬆髻兒歪

金蓮

這敬濟慌的穿衣去了正是

狂蜂浪蝶有時見　飛入梨花無處尋

原來潘金蓮那邊三間樓上中間供養佛像兩邊稍間堆
放生藥香料題明見金蓮春梅皆西門自送兩個自此以後情同肺腑意
合如漆無日不相會做一處一日也是合當有事潘金蓮
早辰梳粧打扮走來樓上觀音菩薩前燒香總為西門堆藥失計一塊
也

不想陳敬濟正拏鑰匙上樓開庫房門拏藥材香料撞
遇在一處這婦人且不燒香見樓上無人兩個摟抱着親
嘴咂舌西門有知夭復誰先一個叫親親五娘一個呼心肝短命因
說趂無人咱在這裡幹了罷一面解褪衣褲就在一張春
櫈上雙鳬飛肩靈根半入不勝綢繆當初沒巧不成話兩

個正幹得好不防春梅正上樓來拿盒子取茶葉看見着
（茶說合也合也）所為兩個湊手脚不迭都吃了一驚春梅恐怕羞了
他連忙倒退回身子（所以肯吃酒在那邊疣屋也）走下胡梯慌的敬濟
兜小衣不迭婦人穿上裙子忙叫春梅我的好姐姐你上
來我和你說話那春梅於是走上樓來金蓮道我的好姐
姐你姐夫不是別人（姐姐姐夫恰好湊攏）我今教你知道了罷（春梅圖早）
（已知道也）你這兩個情孚意合折散不開你千萬休對人說只放
在你心裡春梅便說好娘說那裡話（言你尚不知道我也）奴伏侍娘
這幾年豈不知娘心腹肯對人說（然則金蓮反夢夢也）婦人道你若
肯遮蓋他們越你姐夫在這里你也過來和你姐夫睡一

臉羞的一紅一白（所謂紅梅花對白梅花也）方只得依他
卸下湘裙解開褲帶仰在櫈上（知前文不謬乃一眼覷此耳）（反是春梅自解寫其素心如畫）盡着
敬濟受用有這等事正是明珠兩顆皆無價可奈檀郎盡
得饋有紅綉鞋為証
假認做女婿親厚往來和丈母歪偷人情裡包藏鬼胡
油明講做兒女禮暗結下燕鶯儔他兩個見今有（不堪言）
（雖有後報難償此孽之辜）
當下儘着敬濟與春梅耍完大家方纔走散自此以後
金蓮便與春梅打成一家（大閒日）與這小夥兒暗約偷期
非止一日只背着秋菊六月初一日潘姥姥老病沒了有人
來說與月娘買一張插桌三牲冥紙叫金蓮坐轎子往

外深衣祭祀去了。一遭回來到次日六月初三日金蓮起
來的早在月娘房裡坐着說了半日話出來走在大廳院
子裡墻根下急了溺尿正撩起裙子蹲踞溺尿原來西門
慶死了沒人客來往等閑大廳儀門只是關閉不開（用閑筆寫）
（出奇句）敬濟在東廂房住纔起來忽聽見有人在墻根溺的
尿刷刷的響悄悄向窻眼裡張看卻不想是他便道是那
個撒野在這里溺尿撩起衣服看濺濕了裙子這婦人連
忙繫上裙子走到窻下問道原來你在屋裡這咱纔起來
好自在大姐沒在房裡麼敬濟道在後邊幾時出來昨夜
三更纔睡大娘後邊拉着我聽宣紅羅寶卷坐到那咱晚（月娘如此）

（得平）金蓮道賊牢成的汝休搗謊哄我昨日我不在家你
時在上房內聽宣卷來丫鬟說你昨日在孟三兒房裡吃
飯來（便伏一線都是補入之筆）敬濟道早是大姐看着俺每都在上房
內幾時在他屋裡去來說着這小廝兒站在炕上扯那話
弄的硬硬的直豎的一條提隔窻眼裡舒過來婦人看見
笑的要不的（如此寫來一者見西門冷落之甚家中寂無人走而月娘醋夢顛倒如畫）罵道怪
賊牢拉的短命猛可舒出你老子頭來諕了我一跳你趁
早好好抽進去我好不好拿針刺與你一下子叫你忍痛
哩敬濟笑道你老人家這回兒又不待見他起來（寫其昨夜之淫）
你好夕打發他個好處去也是你一點陰騭婦人罵道好
個怪牢成久慣的囚根子一面向腰裡摸出面青銅小鏡

一陣花香幾點螢火婦人手拈紈扇伏枕而待春梅把角門虛掩正是

待月西廂下　迎風戶半開
隔墻花影動　疑是玉人來

原來敬濟約定搖木槿花樹為號（處處寫花園是一部大關目）就知他來了婦人見花枝搖影知是他來便在院內咳嗽接應他推開門進來兩個並肩而坐婦人便問你來房中有誰瞧敬濟道大姐今日沒出來我已分付元宵兒在房裡有事先來叫我因問秋菊睡了婦人道已睡熟了說畢相摟相抱二人就在院內欖上赤身露體席上交歡不勝繾綣但見

情興兩和諧摟定香肩臉貼腮手撚香乳綿似軟實奇哉掀起脚兒脫繡鞋玉體着郎懷舌送丁香口便開倒鳳顛鸞雲雨罷囑多才明朝千萬早些來（兩用小唱之又是章法）

兩個雲雨畢婦人拏出五兩碎銀子來遞與敬濟說門外你潘姥姥死了棺材已是你爹在日與了他三日入殮你大娘叫我去探喪燒紙來了明日出殯你大娘不放我去說你爹熱孝在身只見出門這五兩銀子交與你明日央你蚤去門外發送發送你潘姥姥打發擡錢看着下入土內你來家就同我去一般（敬濟專門假孝子）這敬濟一手接了銀子說這個不打緊我明日絕早就出門幹畢事來回他老人家說畢恐大姐進房老早歸廂房中去了一宿晚景休題到次日到飯時就來家金蓮纔起來在房中梳頭敬

人知他今晚必來、早已分付春梅、灌了秋菊幾鍾酒、同他
在炕房裡先睡了、以此把各門虛掩、這敬濟推開角門、便
挨身而入、進到婦人臥房、見紗窓半啓、銀燭高燒、桌上酒
果已陳、金尊滿泛、兩個並肩疊股而坐、婦人便問你既不
曾與孟三兒抅搭、這簪子怎得到你手裡、敬濟道、本是
昨日在花園荼蘼架下拾的、若哄你、便促死促滅、（荼蘼作幾
供案、不比葡萄架更甚乎）婦人道、既無此事、還把這根簪子與你、關
我不要你的、只要把我與你的簪子、香囊、帕兒物事收
着少了我一件兒、我與你答話、兩個吃酒下棋、到一更
上床安寢、顛鸞倒鳳、整在了半夜、婦人把昔日
邊風月、一旦盡付與情郎身上、却說秋菊在那

金蓮

聽見這邊房裡、恰似有男子聲音說話、更不知是那個、到
天明雞叫時分、秋菊起來溺尿、忽聽那邊房內開的門響、
朦朧月色、雨尚未止、打窓眼看見一人、披着紅臥单、從房
中出去了、恰似陳姐夫一般、原來夜夜和我娘睡、（秋菊此時方知
然則前在炕上睡、乃真睡也、與春梅睡自不同）我娘自來會撇清、乾淨暗裏養着
女婿、（怨毒之于人大矣哉）次日逕走到後邊廚房裡、就如此這般對
小玉說、不想小玉和春梅好、（月娘兩婢皆為他人所使、其齊家之法可知）又告
訴春梅說、秋菊說你娘養着陳姐夫、昨日在房裡睡了一
夜、今早出去了、大姑娘和元宵又沒在前邊睡、這春梅歸
房、一五一十對婦人說、娘不打與這奴才幾下、叫他騙口
張舌、葬送主子、金蓮聽了大怒、就叫秋菊到面前跪着罵

說道好姐姐你快些請他去罷春梅道等我先把秋菊那
奴才與他幾鍾酒灌醉了倒扣他在厨房內我方好去于
是篩了兩大碗酒打發秋菊吃了扣他在厨房內拿了個
筐兒走到前邊先撮了一筐草就悄悄到印子鋪門首低
聲叫門正直傅夥計不在鋪中往家去了獨有敬濟在炕
上總揺下忽見有人叫門聲音像是春梅連忙開門見是
他滿面笑道果然是小大姐沒人請裏面坐春梅進入房
內便問小廝們在那里（金蓮却帶丫鬟氣　春梅却有夫人氣）敬濟道玳安和
平安都在那邊生藥鋪中睡哩獨我一個在此受孤悽挨
冷淡春梅道俺娘多上覆你說你好人兒這幾日就門邊
兒也不往俺那屋裏走走去說你另有了對門主顧兒
不稀罕俺娘兒每了（又挽冷面　又伏揚州）敬濟道說那里話自從那
日着了諕驚散了又見大娘緊門緊戶所以不敢走動春
梅道俺娘為你這幾日心中好生不快逐日無心無緒茶
飯懶吃做事沒入脚處今日大娘留他後邊聽宣卷也沒
去就來了一心只是牽掛想你巴巴使我來好歹叫你快
去哩敬濟道多感你娘兒們厚情何以報答你略先走一
步兒我收拾了隨後就去一面開櫥門取出一方白綾汗
巾一副銀三事挑牙兒與他就和春梅兩個摟抱按在炕
上且親嘴咂舌不勝歡謔正是

無緣得會鶯鶯面　且把紅娘去解饞

兩個戲了一回春梅先拿着草歸到房來一五一十對婦

人說姐夫我叫了他便來也見我去好不喜歡又與了我一方汗巾一副銀挑牙兒婦人便叫春梅你在外邊看着只怕他來原來那日正直九月十二三月色正明陳敬濟旋到那邊生藥舖叫過平安兒來這邊來他只推月娘叫他聽宣卷徑往後邊去了月娘可殺何其此後寫月娘不堪一筆不放鬆也因前邊花園門關了打後邊角門走入金蓮那邊摇木槿花爲號春梅違忙接應引入房中婦人迎門接着笑罵道賊短命好人兒就不進來走走兒敬濟道我巴不得要來哩只怕弄出是非來帶累你老人家不好意思說着二人携手進房坐下春梅關上角門房中放桌兒擺上酒餚婦人和敬濟並肩疊股而坐春梅打橫把酒來斟穿杯換盞倚翠偎細吃了一回吃的酒濃上來婦人嬌眼乜斜烏雲半軃是乾渴情景取出西門慶淫器包兒裏面包着相思套顫聲嬌銀托子勉鈴一弄兒淫器所云傳受衣鉢叫敬濟便在燈光影下婦人便赤身露体仰卧在一張醉翁椅兒上敬濟亦脫的上下沒條絲又拿出春意二十四解本兒放在燈下有幾兒在內照着樣兒行事。。。。。方是西門一生報應婦人便叫春梅你在後邊推着你姐夫只怕他身子乏了那春梅真個在身後推送如此寫春梅至淫極田地却依舊爲之留些身分敬濟那話插入婦人牝中往來抽送十分暢美不可盡言不想秋菊在後邊廚下睡到半夜裡起來淨手見房門倒扣着推不開于是伸手出來拔開鳥吊兒大月亮地裡躡足潛踪走到前房窗下打窗眼裡

奏過也不征收都全放常住用度侍奉娘娘香火餘者接待四方香客這里說話下邊琥安平安跟從轎夫下邊自有坐處湯飯點心大盤大碗酒肉都吃飽了吳大舅飲了幾杯見天晚要起身伯才道日色將落晚了趕不下山去與下山還早一映儻不棄在小道方丈權宿一宵不棄小道妙甚然則不棄小僧奚明早下山從容些吳大舅道爭奈有些小行李在店內誠恐一時間人囉唣伯才笑道這個何須罣意決無絲毫差池聽得是我這裡進香的不拘村坊店面聞風害怕好不好把店家拿來本州夾打就叫他尋賊人下落步步是勢利有了徐知府方有高知州有了高知州方有此等一輩也吳大舅聽了就坐住了伯才拿大甕斟上酒來吳大舅見酒利害便推醉更衣亦無遂往後邊閣上觀看隨喜去了總敘賦月娘也這月娘覺身子乏困便在床上側側兒這石伯才一面把房門拽上外邊去了月娘方纔床上揌着忽聽裡面响喨了一聲床背後紙門內跳出一個人來貴四嫂不在紙門內乎淡紅面貌三柳髭鬚約三十年紀頭戴滲青巾身穿紫錦袴衫雙手抱住月娘說道小生殷天錫乃高太守妻弟久聞娘子乃官豪宅眷天然國色思慕如渴今既接英標乃三生有幸倘蒙見憐死生難忘也一面按着月娘在床上求歡月娘諕的慌做一團高聲大叫清平世界朗朗乾坤沒事把良人妻室强霸攔在此做甚就要奪門而走被天錫抵死攔擋不放便跪下說娘子禁聲此王婆坑上何如下顧小生懇求憐允那月娘越高

映春臨出門小玉送金蓮悄悄與了金蓮兩根金頭簪兒
梅此處又以小玉之簪映轉金蓮玉樓瓶兒諸簪爲離合大關目金蓮道我的姐姐你倒有
一點人心兒在我王婆又早顧人把箱籠桌子擡的先去
了獨有玉樓小玉送金蓮到門首坐上轎子纔回玉樓是終始金
蓮瓶兒春梅三人正是

世上萬般哀苦事　無非死別共生離

却說金蓮到王婆家王婆安插他在裏間晚夕同他一處
睡他兒子王潮兒也長成一條大漢籠起頭去了還未有
妻室外間支着床睡這潘金蓮次日依舊打扮喬眉喬眼
在簾下看人仍復收到簾下何等筆力無事坐在炕上不是描眉畫眼
就是彈弄琵琶方是金蓮王婆不在就和王潮兒鬪葉兒下棋
方是金蓮那王婆自去掃麵喂養驢子不去管他朝來暮去又
把王潮兒刮剌上了晚間等的王婆子睡着了婦人推下
炕溺尿走出外間床上和王潮兒兩個幹搗的床子一片
响聲爽是十分滿足被王婆子醒來聽見問那裡响王潮兒道是
櫃底下貓捕老鼠响王婆子睡夢中喃喃吶吶口裡說道
只因有這些麩在屋裡引的這扎心的半夜三更耗爆
人不得睡一語透過武二之外良久又聽見動彈搖的床子格支支
响王婆又問那裡响王潮道是貓咬老鼠鑽在炕洞底下
嚼的响婆子側耳果然聽見貓在炕洞裏咬的响方纔不
言語了婦人和小厮幹完事依舊悄悄上炕睡去了有幾
句雙關說得這老鼠好

徒手下也有兩個清潔年小徒弟、同鋪歇臥、日久、絮繁、又是西門慶一生詩腳又是潘金蓮一生註腳今道如此作爲因見敬濟生的齒白唇紅、面如傅粉、清俊乖覺、眼裡說話、就纏他同房居住、晚夕和他吃半夜酒、把他灌醉了、在一鋪歇臥、初時兩頭睡、便嫌敬濟腳臭、叫過一個枕頭上睡、睡不多回、又說他口氣噴着、令他吊轉身子、屁股貼着肚子、那敬濟推睡着、不理他、他把那話弄得硬硬的、直竪一條棍、抹了些唾津在頭上、在他糞門裡只一頂、原來敬濟在冷鋪中、被花子飛天鬼侯林兒弄過的、眼子大了、那話不覺就進去了、備出又是伏後這般、敬濟口中不言、心內暗道、這廝合敗、他討得十方便宜多了、把我不知當做甚麼人兒、與他個甜頭兒、且叫他在我

內納些銀錢、一面故意声叫起來、這金宗明恐怕老道聽見、連忙掩住他口、說好兄弟、噤声、隨你要的、我都依你、敬濟道、你既要拘搭我、我不言語、須依我三件事、三章約後又三件事孽海洪波何時可息爲之一嘆。。。宗明道、好兄弟、休說三件、就是十件事我都依你、敬濟道、第一件、你既要我、不許你再和那兩個徒弟睡、儼然又是翡翠軒葡萄架之門戶矣。。第二件、大小房門上鑰匙我要執掌、儼然又是月娘之續矣第三件、隨我往那裡去、你休嗔我、此是金蓮華不能得之于西門者你都依了我、我方依你、此事金宗明道、這個不打緊、我都依你、當夜兩個顛來倒去、整狂了半夜、這陳敬濟自幼風月中撞、甚麼事不知道、當下被底山盟、枕邊海誓、淫声艷語、摳吮舔品。。。。四字乃金蓮一生作用不爲枯藁酒能作怪如此把

打抹春檯安排一分上品酒果下飯來擺着、使他下邊門粉頭去了、須臾只聽樓梯響、馮金寶上來、手中拏着個厮鑼、見了敬濟、深深道了萬福、常言情人見情人、不覺簇簇地兩行淚下、正是

数声嬌語如鶯囀、一串珍珠落線頭、

敬濟一見、便拉他一處坐、問道、姐姐你一向在那裡不不見你、（呆後生之呆語好看殺人）這馮金寶收淚道、自從縣中打斯出來、我媽着了驚諕、不久得病死了、把我賣在鄭五媽家、這兩日子弟稀少、不免又來在臨清馬頭上趕趁酒客、昨日聽見陳三兒說你在這裡開錢舖、要見你一見（開錢舖所以要見也[illegible]）（見卿則甚）不期今日會見一面、可不想殺我也、說畢又哭了一濟取袖中帕兒替他抹了眼淚、（呆後生呆事如此）說道、我的姐姐休要煩惱、我如今又好了、（呆語好看殺人）自從打出官司來、家業都沒了、投在這晏公廟做了道士、師父甚是托我、往後我常來看你、因問你如今在那裡安下、金寶便說、奴就在這橋西酒店家劉二那裡、（疾人劉二）有百十房子、四外衏衚窠子妓女都在那裡安下、白日裡倒來這各酒樓趕趁、說着、兩個挨身做一處飲酒、陳三兒盪酒上楼、拏過琵琶來、金寶弾唱了個曲兒、與敬濟下酒、名普天樂、

淚雙垂、垂雙淚、三盃別酒、別酒三盃、鸞鳳對拆開、拆開鸞鳳對、嶺外斜暉看看墜、看看墜嶺外斜暉、天昏地暗徘徊不捨、不捨徘徊、

金寶